

八原劔俠傳

(八)

# 八宗劍俠傳

(八集)

譚譚軒著

## 第一回

化敵成友綺雲宮二老渡  
同惡相濟靈癸穴一魔渡

却說第七集，寫到一葉大師，帶領十八子，進了綺雲宮，殺死三離尼師，及真合九宮此八魔女，死了四魔，四魔逃走。玉面比邱妙因，毗藍婆謝敏，五行真人綠靈癸淨于先，俱都逃走，只剩下海底八伯，一同迎敵，發出來的法寶飛劍，又被一葉大師用金斗，一同裝入斗內，八仙知道再用別的寶物，依然無濟於事，打算逃走又經自己，用法將山石海面封住，那禁地囚形大法，又非設壇不能收發，當時由甬路逃走，路口又被大師守住，眼看八魔七聖又回來來傷自己，這真可說是作法自斃，那一葉大師的一對玉晶球，眼看落將下來，十八子的法寶飛劍，也壓將下來，正在這一髮千鈞的時候，忽聽背後有人哈哈大笑，猛然一個焦雷，震散了八魔七聖，一片光華托住，法寶飛劍，現出一個小娃老頭來，雙手托定一葉大師的一對玉晶球，口中說道：「小弟給你老磕頭啦，大家不中。」

原來正是那多年不見的老朋友

，巡行化外，道貫中

說道，原來是你這個更

玉晶球敢說現在的劍仙，沒

連忙一躬到地，說道老師兄，

小弟這裏給你磕頭，第一算是賠禮，

家，恕我魯莽，並求饒過海底八童，說着破

星摻住，說道賢弟請起來

爲，二日，若定門法三日，不見輸盈，

官星，被上官星用太乙玄功將球托住，大師乘他運用玄功

，把上官星平空提起，二人正在不可開交的時候，可巧玄陰仙

路過龍岩，把二人叱開，從此二人倒成了莫逆之交，上官星本來

，所以大師隱在太行，二人數百年未曾相見，上官星自從救了靈猿道

了小童山，知道早晚綺雲宮必有一場爭鬥，鬥則必敗，當時如若告訴他們

世的積兒不怕虎，對自己反倒起了不滿之心，所以并未說明，等他們受了錯折

大師一瞧，不由的哈哈大笑

回玉晶球，說道我這對

種難堪只見那上官

兄一定見怪，

還請你老人

手將上

穴

再出頭維持，也去一去八仙的驕氣，這全是因爲大化禪師相託之情，所以自己再候羽化之期，不想他們也不打聽打聽，硬敢同一葉大師爲仇作對，知道他們不落個身敗名裂不止，於是自己時常暗中觀察，又見他們受了九宮山魏三姑的愚弄按說他們既已受戒，怎麼又墜入下流，本應從此不去管他，仔細又一調查，知道龍奇五華心地純正，又信譽一敗玉石俱焚，五華龍奇受了波及，所以特意趕來，給兩方排解，正趕上一鬚鬚的時候，纔用出太乙玄功，將大師的玉晶球托住，又怕大師面目難看，才趕緊請他行禮，這時候海底八仙過來給上官星磕頭。上官星說起來，一回頭對童靈燕說：「你們這種胡鬧究竟打算是什麼呢，童靈燕說弟子八人蒙老真人救護，惟真命星從，上官星說道，既然如此，你擺陣法，我們殿內去談，童靈燕一聽，連連答應，雙手一揚，口內喃喃誦起咒來，由兩個手心冒起九縷光華，頃刻雷聲一响，由九座山頂，飛入空際去了，那八魔七聖，早被上官星的神雷震散，那五形類，又被一葉破去，這時那禁地因形大法，也由八仙收了，這座綺雲宮內方，童靈燕同對一葉大師行禮，大師伸手相攔，又令十八子過來給八仙指引，童靈燕這一派，

還有太清，紅螺，鐵蓮，崑崙，以及上清，又仔細一看，一個個道氣迎人，英華內射，這才不由的十分佩服人家光明正大。此次相爭，純是官已偏執一見所致，大家見禮已畢，互相揖讓，進了綺雲大殿，請一葉大師同上官星，八仙又讓十八子坐下，自己八人主位相陪，童子獻上茶來，童靈燕令童子將，說得清楚，只聽上官星說道，現在這場事總算完了，我若晚來一步，大好的，解冰消不可，可惜你八個數百年道業，深得萬法旁通真傳，一旦毀於八魔七子之手，這純是童靈燕一念之差所致，這個罪不能不歸在童靈燕身上，想當初，人臨仙的時辰，合你們深居綺雲，爲的是成就你們一生道業，不想你們這樣偏左，沒有，到初我既非你們的業師，又非你們本門的尊長，爲什麼這門大言不慚呢，這童靈燕，這垢大師，了凡大師，全是多年老友，不忍你們陷入邪魔傷了性命，可以，頭維持，現在事情雖然完了，也得教你們八個人明白，我不是偏袒一方的，你們所受的魔道，盡感對你們說說，這個事的起源，雖然發於火成真身上。可也發於一，那和尚錯認屠龍長老，被洗心真人所害，所以他才立意報仇，他這種立心，他不應該，同火成真聯在一氣罷了，那火成真本是魔教中人，立意凶險，他本同九宮山是

不解之友，所以九宮山才給他畫策，叫火成真先同你們納交，在那個時候，你們就應該在他身上留意推測，方才不致受愚，不想你們糊糊突突，就同他連合一處，你們想，他既是魔教中人，自然同正教不能並立，他既然委屈求交，自然另有用意，所以他伏下神雷，繫鈴解鈴，才將你們愚住，你想那魔教毀壞正教，猶恐不及，他那能再來相救呢，由此可以見出他們的心思，況說第一次被梅萼刻薄了一頓，你們依然昧而不察，這是你們失於檢點的地方，也是你們入魔的源頭，莫非說你們就忘了，了凡大師遺柬，「謹防邪淫，浸潤肌膚，慎之戒之，惑入魔母，」這不是明明指給你們謹防九宮山嗎，你們也不細察，差一點就受了大害，再說到一葉大師，派人前來取露，你想那露本是羲皇上人所治，雖然你們看盡了辛苦，由慕道取出，但是這種東西，本是為救濟生靈所設，怎嗎你反倒據為己有呢，在一葉大師，自己不來的緣故，因為知道你們性情偏左，如若當時受了你們的拒絕，那怎麼辦呢，所以才派人持書取露，那時你們就該把露獻出，方合同道的義氣，就是不獻，也應好言答復，不想你們受了邪魔的浸潤，魔母的蠱惑，竟至置而不理，二次五華同龍奇靈於哲，三個人苦口勸解，你反倒把靈於哲逐出宮去，你們也仔細想想，怎麼脩道數百年，連邪正也分不清呢，若不是當時

子不許傷人，那二鳥的無形劍，不亞

真如禪師的迦葉誅魂，了道業，犧牲了性命，不傷性命，真要是爲替邪魔出力，自己損傷你們，你們能不傷心？一葉大師連衆門人，就是不用法寶來起來了，他們可就不管了。就是他們對你們有多大益處，就因爲他們是一羣邪魔就不管了。大悟，這才知道仍然是受了九宮山的暗算。想到這裏，衆弟子都大悟，這才知道枉脩了數百年道業，真是罪無可辭，又蒙你老人家大德，此謝謝你老人家大量寬宏，說着八個人，跪倒磕頭，大師一揮手，衆弟子不愧人稱八仙，真是光明正大，知錯認錯，這才稱得起心回離。衆弟子快將八仙摻起來，十八弟子，連忙向前將八仙摻起，童靈燕說道：一葉大師合各門師兄，不究既往，總算綺雲宮十分的造化，現有左宮出產的靈果，有幾種自治的仙露，恐意欲請老真人同大師稍待片刻，容愚兄弟略表微忱，以作賀禮。個改過的一個紀念，上官星一聽，連連點頭，大師也不推辭，童靈燕這才令童子，擺好酒果，請大家入座開懷暢飲，正在這個時候，只見一縷白光，由甬路飛進宮來，大家一

，正是飛大大聖養悟空，靈猿道長靈於哲，八仙連忙迎出綺雲大殿，控背躬身，童靈燕說道，小弟見事不明，有負老道兄盛意，老道兄不念舊惡，大駕光臨，愚兄弟特在道兄面前謝罪求責，靈於哲一聽說道，八位道友千萬不要如此，我今天前來，第一來給八位賀喜，從此斷了邪魔，第二還有要事相告，童靈燕一聽，說道道兄遠來賜教快請殿內詳談，於是一同走進了綺雲大殿，靈於哲上前參見了上官星，上官星又給他指引了一葉大師，靈於哲過來參見，被大師攔住，又同十八弟子各相見了，然後請靈於哲入座，上官星說道，靈道友前來不知有何大事，靈於哲說道，這是我半路途中遇上的，於是說出一段話來，原來靈石猴自從一賭氣離了綺雲宮，自己本打算從此同童靈燕等不通問，但是總記念着龍奇，惟恐怕綺雲一破，玉石俱焚，回到藏靈峪，總覺着心緒不寧，一直到了除夕，不由的用起靜中功夫，打算看一看綺雲宮的究竟，趕到一查，才知道一場戰爭，火成真同九宮山的四魔女死去，毗藍婆謝敏逃走，華山的妙因同武當山的淳子先，俱都慘敗，看看海底八仙，也要瓦解冰消，不想來了古劍仙上官星，神霄震化了七魔，救了海底八仙，雙方化敵為友，不由的十分歡喜，自從上官星在綺雲宮，已二百餘年，未從見面，今天我何防去到綺雲宮，見一見上官真人，再



一遭劍光奔綺雲宮飛來，只見由遠遠飛來了三縷光華，一條紅的，一條黑的，一條藍的，都是那一路的人物，連忙用掩光法，將自己遁光掩住，在後面，隱起身形，落將下來，掛着一塊鮮紅的火雲，第二個身高三尺，黑色的衣襟，手拿着一個骷髏頭的拂塵，多高的身材面如藍靛，赤髮紅鬚，手中擎着一個寶珠，藍光四射，聽那個骷髏形的說道，二位道友，今天不如我們暗暗進，常，爲什麼受了九宮山之聘，九宮山還因爲他們損去了四個，我們當面度牒，看看他有何話說，如若不講情理，索性給他毀去，一認三靈二鬼的利害，只聽那個藍臉的說道道友，依我說先在島下給他伏下，五鬼陷地大法，然後再去找八仙質問，如若他們不講情理，我們運起玄功，就座島連綺雲宮給他毀了，如若他們維持舊時的言語，我們無妨再將法術撤了，也不要那個穿黑說道，甚好甚好，道友你就預備吧，靈於暫聽到這裏，暗道這伙東西，真是陰毒

險此，一計不成，又生一計，這三靈魔二鬼，是不是三百年前那三靈二鬼呢，如若是他們，這座綺雲宮遠真是危險萬分。想到這裏不由的說道，我何不去到宮內，知會八仙，叫他們暗中預備，於是也不管他們怎麼舉動自己一催遁光向宮裏飛來，轉眼到了綺雲大殿，這纔將話對大家說明，大家一聽，童靈燕首先走到外面，雙手一揚，把兩座禹功碑移到殿內，對大家說道，請大師同老真人衆位師兄，看一看島上三個人的舉動，大家一聽，向碑上一看，上官星同一葉大師十九弟子，除了萬方呂秀陸氏姐妹不認識，其餘的可全認識，第一位正是滴血教主靈魔真人，那八仙同靈於哲可不認識，那一黑一藍兩個人，只有上官星同一葉大師認識，那個黑臉的，名叫玄衣大使白眉鬼，丁滔，那個藍臉的，名叫藍衣魔紅眉鬼左善，這兩個人在當初大家稱為二鬼。同靈魔，靈鼈，靈蛇，三個人有兩句成話，是「人仙遭劫日，二鬼混三靈，」他兩個自從靈魔同靈鼈靈蛇三靈，被大家一個拘在奧斯騰峯下，一個斬去了一個化身，那一個逃往百嶺山，俱都不在內地為害，二鬼可就人單勢孤了，所以他兩個也消聲斂跡，藏在賀蘭山靈葵穴不敢出頭，後來兩個人在靈葵穴得了一條千載石龍，他兩個一個得了一口石龍珠，一個得了一身龍皮甲，又脩煉了三百多年，脩的神通廣大，道術稀奇，這天他兩個人三

功立，忽見由正西上，飛來了一朵紅雲，急

如飛鳥，丁滔說賢弟，你這劍仙，乃是近世的劍仙，有了特別的事故，不然爲什麼這樣？……靈魔道友，我們多年未見，……道原來是你二位，怎麼這樣怔法，差一點將我們……人并不知是你，請你不要見怪，請到敝洞容我二人請茶……正在各處尋找你們，不想遇上，你二位在何處棲身，二鬼說道……道友何妨進去坐坐，你找我二人作什麼，你不是壓在冷嶺奧斯騰峯下了嗎，你怎麼出來了呢，靈魔說道，此話非一言可盡，我們且到洞中再談，於是三人一直下了岩頭，進了……癸穴，到了丹房坐下，丁滔說道，自從三百年前，三靈遇難之後，我二人因爲人單勢弱，也就隱在此處，不同內地相通，道友幾時由峯下出來，這是意欲何往，請你說個明白，靈魔說道，自從我被采薇燃葵兩個賊道士，壓在冷嶺，不多的日子，那靈骸也被空空那個賊

和尚同無量那個賊道，斬去了一個化身，嚇的他逃在紅風洞，不敢出頭，那個靈蛇也被虛明那個賊和尚壓在無音岩下，你二人不知去向，現在那靈蛇在內地得了一口先天六陰珠，復又煉成了三個元神，打算煉六十四首羅刹金幢，去找空空同無量的弟子楚南星報仇，不想被太清夫人把他趕走，把紅風洞也崩陷了，聽說他跑到百嶽山去了，二鬼說他往百嶽山作什麼去呢，靈魔說道，那七煞教主靈蛇真君，也破了虛明的封鎖，逃出無音岩來，現在百嶽山修煉，前些日子聽說他同華山長教，萬妙夫人相見，還送了萬妙夫人的丹藥，給華山四妙續骨按筋呢，大概靈蛇是找他商議報仇之策去了。我自從被困以來，在奧斯騰峯下地中得了一口火魂品，被我合入第二元神，所以破了封索，來到峯外，我得了一條琵琶蟒，那蟒腹內本有一口先天聖母靈珠，我打算用他煉作第三元神，不想被東靈子偷入鬼眼川，斬了琵琶蟒，我同他在鬼眼川鬥起法來，不想來了采薇那個賊道士的門人，拿着當初的乾坤鏡，我實在對此鏡沒有破法，所以我才逃走，那鬼眼川神踞島，全被他們毀了，我現在打算去到九宮山風雷洞，找九子魔母魏三姑，商議報仇之法，因為他曾立了一個羣仙逍遙大會，內中設下了落魂陣，陣內暗藏八寶，打算要鬥一鬥各派的羣仙，出名的主人，是魏三姑，脩羅尊者，陰風老祖，還有……

去九宮山預備。明年五月五日，要報那今昔之

仇，不想遇上你二位，不知你二位，能不能加入逍遙會，我們還取一致的行動，合力抵抗羣仙，起初我不知你二位在此處修煉，我要知道，早來請你們來了，二鬼一聽，三靈復又出世，不由的動了昔日同仇之心，說道可以可以，我們一定要加入此會，靈魔說，既然二位幫忙，今天就可以去九宮山走走，或者那裏還許請二位主持什麼事情，也未可知，本來二鬼當時同三靈同惡共濟，所以立刻答應，收拾好了法寶，封了靈癸穴，一直駕遁奔九宮山來了，到了九宮山風雷洞，同魏三姑一見，那魏三姑當初本同二鬼是慕名之友，此時一見真是喜上眉梢，知道二鬼三靈，全是當時劍仙的硬對，於是就請二人主持分壇，二人答應，可就住在風雷洞了，到了十二月二十八日，來了毗藍婆謝敏，淳于先同華山的妙因，原來四妙早經將臘續好，所以許瓊芝叫他前來拜年，二十九日下午，又接到也飛鴿二人的飛劍傳書，所以大家前去，不想沈飛燕，呂飛鴻，鄧飛鸞，江飛鸞，命喪綺雲宮，陸飛鵝則去一足，也飛鴿，同羅飛凰，趙飛鷲，三個人背着陸飛鵝，逃回九宮山，報告魏三姑，言說此次綺雲宮又是一場慘敗，當時靈魔同二鬼就打算前去救應，被魏三姑攔住，說先查一查他們的結果如何，再定辦法，不想默中一查，由上官星講和，綺雲宮同各派散仙，已經連成一黨了，這一來，把個魏三姑氣倒在風雷大殿之上，大家救起魏三姑，只見魏三姑

一聲長嘆，說道十指望將海底八仙拉到自己這一方面，好同各派劍仙作對，不想空費了許多力氣，還搭上了四個心愛的門人，火成真也命喪綺雲宮內，海底八仙反倒同中原各派結成一黨，這口怨氣，如何能消，這時靈魔可就說了，道友不必着急，我同了左二位道友，前往義皇島，趁勢再會一會，這個老不死的上官星，問問海底八仙如何反復無常，說罷辭了魏三姑，出了風雷洞，一直奔義皇島飛來，到了義皇島，打算用威挾的手段，出其不意伏下五鬼陷地大法，然後再同八仙答話，不想三個商量辦法，又被靈猿聽去，那八仙在靈猿未來之先，正然招待大家，並沒有在神禹碑上注意，現在一瞧，果然來了三個人。正在島上行法，只聽一葉大師說道，今天少不得又要同靈魔見個高下，但是自從三靈被制，二鬼藏形，不想他們又會到一處，可見是人仙遭劫的時期，現在他們既然埋伏五鬼陷地之法，我們必須趕緊對付，還不必讓他知道，暗中叫他們用不上力量就是了，八仙道友，以為如何，童靈燕說道，老師說的甚對，但不知得用何法對待他們，上官星說道，我這裏有一件安天奠地九靈牌，把他放出地中，童靈燕可用那金言錄中的安天奠地之法，將靈牌安放妥當，自然他那倒海崩山五鬼陷地之法，就可失了功用，等他們來到宮裏的時候，用這塊神牌，雖然捉不他們，也叫他三個吃一大嚇，說着由懷內取出神牌，交給童靈燕，童靈燕

將神牌放在地下，踏蓮步斗，行起那奠地安天大法，頃刻由那面小小的金牌上面，射出無量金光，轉瞬向四面飛去，再瞧那塊神牌，已經無影無形了，這時島上三個人，也將把法行完，隱起身形，由甬道之內，向宮裏飛來，靈靈燕說，他們現在將要來到宮中，我們得怎樣應付他們呢，上官星說道：先不必理他，等他來了再說，工夫不大，只見靈魔同二鬼一同隱身過了金霞大殿，略紅英一瞧，趕緊取出乾坤鏡來，正在這個時候，紀鶴也取出婆婆杖來，只聽上官星說道，靈魔二鬼，三位道友，何不顯出真形，我們多年未見，何必藏頭露尾呢，再說靈魔三個人，本打算出其不意要用威挾八仙，不想被上官星一口道破，不由的怒從心起，收了隱形術，一聲大喝說道，你這個老不死的怪物，到處同老祖作對，今天你休想逃生，上官星說道，可不是，我正活的煩了，勞你的駕，我謝謝你，你快的將我殺了就完了，只見靈魔同二鬼一聽怪笑，陡然失了踪跡，殿前飛起了三團烟雲，一紅，一藍，一黑，直奔殿上飛來，那略紅英一瞧，用乾坤鏡對着靈魔劈面一搥，只見百丈金霞，把那一團紅雲冲散，靈魔立刻現出身來，靈魔知道今天又遇過星，不由的一聲怪笑，化成一朵紅雲鑽入地中去了，那二鬼一見，靈魔遁入地內，不由的一聽怪吼，由藍黑兩團烟雲之內，現出兩個化身，在那藍雲之中，立着一個赤體的魔鬼，一身藍肉，胸前懸

着一颗石龍珠，光華四射，那片黑雲之內，現出兩隻黑色的大手，上面套着一層龍鱗，這一座宮內，立刻被黑藍兩種光華，映成黑藍兩種顏色，只見那左善幻化的魔鬼，同那丁滔幻出的兩隻大手，黑雲藍霧，一直飛向殿上來捉敵人，不想後面惱了二龍二鳥，齊齊的雙手一伸，兩團雷火，一直奔了左善，十口無形劍奔了丁滔，那神雷一聲大震，將左善的藍雲擊散，那左善自從出世以來，也沒有逢過這麼一個對手，所以一聲怪吼，立刻化成十片藍雲，那雲中隱着十個魔鬼，依然齊殿上飛來，二龍不住手的運用神雷，險些把座綺雲大殿震的陷入地底，但是那左善運起那顆石龍珠，藍光四射，那藍雲隨消隨長，越來越多，那邊的丁滔幻出的一片黑雲，內藏兩條大手，那二鳥的十口無形劍，靈氣飄動，中在手上，如同未中一樣，這個時候，一葉大師，早將用三塗金斗收來八仙的寶貝，遞了八仙，童靈燕一瞧，二鳥的無形劍傷不了丁滔，這纔將夾靈金剪祭起，一片光華將丁滔的黑雲罩住，那金剪交頭交尾，直罩下來，一聲响亮，將丁滔的一雙大手齊齊的夾住，丁滔因為身穿石龍甲，所以那金剪不能傷他，但是他被金剪夾住化身，他的元神依然沒有拘束，一聲長笑，平地又飛起了一片黑雲，雲中依然藏着兩條大手飛上殿來，紀鶴一看，這才一舉婆娑杖，飛起萬朵金蓮，將丁滔擋住，那邊二龍的正乙神雷，擋不在左善的玄功幻化，略紅英靄



坤鏡一舉，百丈光華，照散了藍雲，左善一瞧，自己被鏡光射住，立刻化散身形，由四面  
 八方向當中襲來，謝紅菱一瞧，取出索靈椿，向空中一拋，一聲响亮，將左善的原身索住  
 ，大家法寶齊施，不想將到了左善頭頂之上，只見由那顆石龍珠上，飛起無量光華，將衆  
 門人的法寶擋住，耿乾一看，一伸手取出璇璣圖來，一片金光來收石龍珠，左善認的這是  
 九天之寶，一聲怪笑，脫了索靈椿，收起化身，無影無形了那邊了溜一看，左善隱去身形  
 ，自己也怕時間一大，受了剋制，也一聲怪笑，脫了夾靈翦，收了化身，隱形去了，大家  
 正要在禹功碑上查看他三人的踪跡，忽見由大殿之後，突然飛起一朵紅雲，足有二十丈方  
 圓，向殿基之上衆人當頭壓來，那一葉大師，早知道靈魔一定要暗下毒手，一見紅雲飛起  
 ，雙手一揚，一對玉晶球，寒光四射，飛起空中，將紅雲架住，那紅雲真也利害，玉晶球  
 一起，只見他向四面一散，化成一片火幕由四外包來，這時平地上又飛起了黑藍兩團烟霧  
 ，那黑雲中一隻大手，向衆人抓來，藍雲中擁着一座萬刃風車，颼輪急轉，由衆人立脚之  
 處，直轉上來，大家正要敵擋，只聽上官星一聲大笑，說道我瞧你三個魔鬼，還往那裏跑  
 ，一聲雷响，立刻天朗氣清，只見一面三丈大小的金牌，懸在頂上，金光下罩，將藍魔同  
 二鬼罩在當中，那藍魔雙手上托，將金牌托住，原來靈魔自從一入宮，到了降雲殿下，就

瞧見路紅英，手持乾坤鏡，耿乾手持婆婆杖，自己就知道今天無法取勝，所以一照面，就隱去身形，想在暗中下手，一瞧二鬼用玄功幻化，同大家對敵，工夫不大，二鬼也受了剋制，隱了身形，三人暗中計議，合力來攻，那上官星早對一葉大師說妥，請大師應付他三個有形的侵襲，自己默運玄功，發動那安天奠地九靈牌，將他三個人壓住，雖然不能傷他的性命，但是也殺一殺他三個的威勢，他三個在暗處一露面，那上官星可就將一面金牌運在空中，用手一扯一葉大師，大師一抬手，將玉晶球收起，上官星左手一放，一個焦雷，將三個人壓在金牌下面，靈魔同二鬼一看，被金光罩住，於是發動那裂海崩山五鬼陷地大法，誰知運用了半天毫無功用。方才明白暗中被人家已經破了，他那知道是被金牌鎮的失了功用呢，於是運起玄功，將金牌托住一聲怪笑，說道上官星同一葉，你二人雖然將我三個人壓住，我瞧你們有何方法，來傷我們的元神，上官星哈哈大笑，說道你三個魔鬼，我今天雖然不能傷你三個，但是你三個反正不能逃出金牌之下，靈魔一聽十分大怒，默運玄功將一塊火魂晶，向上沖去，一聲响亮，同金牌撞到一處，頃刻真火紛紛，燒將起來，他打算用火去剋金精，不防一葉大師，將那對玉晶球，飛將起來，那球本是萬年寒水之精所聚，所以那對玉晶球，將一沖入金光之內，立刻一片水氣，將火迫住，正在這個時候，只

聽一聲大震，好似地陷天崩，大家一怔神，那靈魔二鬼，覺着減了壓力，身形向下一縮，鑽入地中，順着地脈，飛回九宮山去了，那上官星說道，只爲我們一失神，鬆了禁法，被他三個由地中逃走，但不知這個大响，從那裏發出來的，原來魏三姑自從靈魔三人走後，自己十分記念，於是取出一個陰火神雷，對賽鳩盤天魔道長賀一禽說道，道友現在元神已固，靈魔真人同丁左二位，去赴羲皇島，不見的就能操勝算，道友同大覺禪師，持着這個神雷，趕緊到羲皇島上，用移形替影之法，把這個雷下在島上，用法勾動地中真火，把羲皇島同綺雲宮毀去就完了，好在他三位傷不了身體，一定能平安回來，賀一禽同大覺和尚，自從死了四個魔女，他二人就要報仇雪恨，一聽差遣，立刻滿心歡喜，擊了神雷，出了風雷洞，直奔羲皇島飛來，工夫不大，到了羲皇島，二人不敢進宮，就將陰火神雷伏在島上，也是八仙衆人一意對付三魔，未加小心，他二人隱起身形，兩隻神鷗也未看見方才平平安安的將雷下妥，那天魔道長用起魔法，把地心之火勾將上來，二人深恐受了株連，准知道，神雷一响，這方圓二百里之內，連那座綺雲宮一定要陷入地肺，所以二人騰身起在空中，不想那雷一聲爆炸，震動天地，只震的海水飛起了數十丈高，立刻起了海風，實指望這座島就要陸沉，不想人家早用安天奠地九靈牌，將一座島同水府鎮住，那神雷空自响

了一聲，連塊山石也沒有崩掉，雖然沒有毀去了綺雲宮同義皇島，可無形中救了二鬼同靈魔，二人一看，知道人家有了預備，所以片刻也沒敢停留，一直飛回九宮山去了，裨宮內衆人，查明了之後，二人已經去遠了，上官星說道，大師兄你瞧，這伙子邪魔，有多麼很毒，明襲暗襲，兩路夾攻，這要不是早有預備，大家豈不同歸於盡，一回頭又對八仙說道，你八位大概也能推算將來，你瞧九宮山利害不利害，現在他們既然時時刻刻暗中計劃，這座仙宮福地，我索性將這個神牌送你八位，放在宮中，保護水府，你們可將清音玉露，取將出來，交給大師，我可就要告辭了，明年咱們九宮山風雷洞逍遙會上再見，八仙尙欲有言，不想上官星身形一隱，立刻無影無形了童靈燕一瞧，連忙叫謝紅菱去到香虹閣，去取仙露，這時紀鶴也將一指天龍劍取出，仍然還了梅萼，工夫不大，謝紅菱將露取來，交與童靈燕，童靈燕這才雙手奉與大師，說道弟子年幼無知，爲此物險些受了大害，今將此物交你老人家收存，還望你老人家不念舊惡才好，大師說道，道友何必多心，今天之事，我們不過是遊戲性質，以後千萬不要再受邪魔之感就是了，現在諸事已了，我也要告辭，說着收了仙露，帶領羣弟子，立起身來，童靈燕還欲相留，大師說道，我們既然化敵爲友，何必在這一時呢，五月五日端陽節，我們在九宮山相見就是了，說着一同走出宮來，八

仗一直送到甬路之外，迎仙閣上，這才拱手作別，那靈猿道長也要作別回山，被龍奇留住，一同仍回綺雲宮不題，這座綺雲宮這才算告一段落，再說一葉大師。帶着羣小同神鷗駕起遁光，直奔太行山來，到了萬松庵外，落下遁光，一同走入庵內，到了禪房坐下，取出清音磬，對東方鉞說道，你同程鳳將此篋帶回靈岩，交與你師父，然後你可去鐵蓮島，見神針居士，再求易骨金丹，取到之後，再救常鐵二子，此露用完，可送到崑崙存在松陰洞內，你二人就此去吧，又對駱紅英說道，現在諸事已了，你可去到下清，神聚申聞道分咐，因為你同朋飛，還有一段姻緣未了，駱紅英答應，同東方鉞程鳳告辭，出了萬松庵，東方鉞程鳳二人駕遁直奔靈岩，駱紅英駕遁奔了鹿鳴溝，由靈蟹洞取了自己的那疋驢兒，直奔上清去了，再說二龍二鳥同劉瓊仙，也向一葉大師告辭，瓊仙直奔紅螺，二鳥二龍帶着神鷗，回了積石，這時大師又對耿乾紀鶴說道，你二人也須回到鐵蓮，稟告你們的經過，二人答應，也回鐵蓮去了，一葉大師又叫萬方，呂秀，陸硯，陸蘭芳，分道回山，告訴南宮琪同一目，務須於五月四日，在萬松庵會齊，四個人答應，出了萬松庵，萬呂二人回溫風岩，陸氏姐妹回冷豔山，這時庵中只剩下如冰若玉，同象劍象銀，那象氏兄弟，本來是來投一葉大師，所以就住在庵內，表過不題，再說東方鉞同程鳳，一路回了靈岩，到了

靈岩洞，見了三位師尊，稟告一切，呈上清音玉露，虛無叟說，你現在不要停留，再去鐵蓮走走，見了鐵蓮真人，求他將易骨丹賜兩粒即可，大概這個時候，耿乾紀鶴已經回到鐵蓮了，東方鉞一聲答應，由靈岩起身，一直奔鐵蓮飛來，工夫不大，到了鐵蓮，來到飛流洞外，只見洞口上立着一對白鸕鷀，還有一隻七八尺高的白猿，東方鉞說道，神猿勞你通稟洞主，就說靈岩弟子東方鉞奉命來叩拜真人，那白猿說道，請你時候，一轉身向洞內去了，東方鉞暗道，真是玉府勅封之仙，不同尋常，一個守洞的靈獸，全能口吐人言，工夫不大，只見耿乾迎將出來，說道東方師兄，怎麼來這麼慢呢，請進來吧，東方鉞一聽，連忙說道，小弟奉命來參祖師，不知老人家，可在洞內，耿乾說家父正在恭候呢，於是一同進了飛流洞，到了臥雲仙室，神釵夫婦，迎出門來，紀氏兄妹立在一旁，東方鉞上前叩拜，真人說道，乾兒快扶起來，請入室內談話，東方鉞跟着進了臥雲仙室，鐵蓮真人讓東方鉞坐下說道，方才乾鶴二子回來，已經稟過一切，我這裏預備出了兩粒金丹，拏回去用仙露調服，一個時辰即可回原反本，東方鉞連連答應，接過丹藥，真人說道，回去見了三仙，替我問候，東方鉞連聲答應，謝過了居士夫婦，起身告辭，耿乾紀鶴送出洞來，執手分別，東方鉞回到靈岩，呈上丹藥，虛無叟給二子依法調服，不到一個時辰，二人立刻回原

反本，虛無叟令二子暫且住在洞內用功，不題，再說賂紅英，到了鹿鳴溝取了驢兒，一直順着終南山脈，向山東走來，因為沒有緊事，所以走的可就慢了，這天到了澗池縣，渡過黃河一直奔了彰德府，走到城西一個大鎮店，名叫萬林鎮，這個莊子足有七八百戶人家，五條大街，十分的熱鬧，這是彰德府附近的頭一個鎮店，自己下了驢兒，由當中這條街西口，向東走來，只見在路北了有一座酒樓，匾上寫的是太平樓，門前一路二十餘顆拴馬的樁子，伙紀們在門口上照應買賣，讓客人，一看紅英說道，姑娘吃飯吧，裏面豁亮，樓上乾淨，酒菜價儉公道，煎炒烹炸整桌的酒席俱全，紅英把嚼子往驢背上一搭，由驢上摘下寶劍，伙計接過驢來，向裏面喊道，瞧客人，裏面立刻出來了一個伙計，說道姑娘樓上請吧，紅英隨着伙計，一直走上樓來，這個時候，因為午飯已過，沒有多少飯座，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，

## 第二回

萬林鎮金睛酒樓逢四寇  
索家莊女張仙飛彈射神燈

却說賂紅英，來到萬林鎮上了太平樓，檢了一個坐位，坐下要了幾樣菜蔬，正在吃飯，只聽樓下一陣登登亂响，只見由樓下來了四個人，頭一個是個矮胖子，穿黑掛皂，四尺來高

的身材，獅鼻闊口，四十來歲的年齡，右手內拿着一對大鐵球，足有小茶盃大小，嘩啦啦的亂响，第二個是一個長條身子，穿着一身青紗的長衫，細眉圓眼，一臉的奸詐神氣，手裏擎着一把翎扇，一步三搖，後面那兩個人，全是歪戴着帽子，凶眉惡眼，看神氣，也不是個良善之輩，四個人一到樓上，向各處觀瞧，那樓上看座的伙紀，一瞧這四個人一上樓，連忙滿臉陪笑，口中說道，徐老爺，藍老爺，五爺七爺，怎麼這幾天沒往這裏來呢，只聽那個矮胖子說道，因為我們這幾天太忙，所以沒有照顧你，說着在對面一張桌子坐下，伙紀過來揸抹桌子，一回頭斟過了四盃茶來，說道四位爺，今天是便飯，還是請客，只聽那位七爺說道，我們是隨便吃飯，你可將你們現在時新擎手的菜，作八個來，擎四斤花雕，飯菜另要，只要作的好，不怕多花錢，伙紀一聽，連忙答應，說道是，於是左手叉腰，在樓門上啣喝下去，只聽下面刀杓亂响，工夫不大，伙紀用油盤把酒菜一同端來擺好，拿起酒壺，滿滿斟了四大盃酒，每人面前一盃，說道四位爺吃酒吧，再說略紅英一瞧，這四個人一上樓，就透着格別，因為這個時候，正在正月底的天氣，還十分的寒冷，怎麼這小子穿紗衣服，拿翎扇呢，再說這四個人的神氣，也十分的不正，不由的暗暗留神，聽他們說些什麼，那知道四個人，也對紅英留上神了，因為一上樓，就看見紅英了，一身青紗



子衣服，眉清目秀，桌上放着一口黑鯊魚皮殼的寶劍，一看就知是個久創江湖之輩，但是獨自一個少女，沒有半個人跟着，未免透着奇特，所以不住的掣眼直向這邊觀瞧，只聽伙紀說道，徐老爺莊上又有了什麼事情，你們老四位這樣忙法，只聽那個矮胖子說道，這幾天因為莊子上來了老祖師爺的兩個朋友，每天得陪着他練練工夫，所以就將我們佔住了，伙紀一聽說道，聽說老祖師爺道術利害的很，能夠拘神遣鬼，撒豆成兵，呼風喚雨，不是真呢，那個矮胖子說，怎麼不真呢，他老人在辰州一帶，人稱活神仙，能在百里之外，飛劍殺人，有一天試驗法力，給我們瞧，莊主門首不是有三顆合抱粗的大槐樹嗎，他老人家用手一指，一條黃光，將那顆槐樹齊齊的削斷，據他老人家說，這就叫飛劍，還有一次，在本莊上有一個人，他并不信服老祖師，在外面放散謠言，說老祖師妖言惑衆，被老祖師知道了，當着大衆燒了一張靈符，把那個人由家中立刻拘到教堂之內，在地下一滾，變了一口很大的肥豬，教主叫大家把他牽出去宰了，本來人命關天，誰敢去宰呢，這個時候，他父母妻子一家全都來了，跪在老祖師跟前，苦苦的哀求，後來老祖師，才說你們回去罷，你兒子在你們後院中，槐樹底下睡覺呢，這隻豬，是莊主家中圈裏的，他父母還不信，說是分明瞧見一個金甲天神，將他兒子抓來，沒見回去，怎麼會跑到後院槐樹底下去

了呢，老祖師說，你回去瞧瞧，就明白了，以後告訴他，不許再胡說亂道，這一次我是同他玩笑，他若不改，我可要取他的性命了，叫大家把豬仍然送到圈裏去，趕他們一家回到家中一看，他兒子可不是在後院睡的正香，於是叫起他兒子來一問，他說瞧見那個金甲神一抓他，他就嚇糊突了，不知怎嗎會睡在這裏，他父母這才把方才的話，對他一說，他這才跪到老祖師跟前，跪倒謝恩，從此可就沒有人再敢不信了，又有一天，老祖師對莊主說，今夜莊上一定鬧賊，到時你們不必管，看個熱鬧就是了，於是叫差人在外面取了六十四塊磚瓦，老祖師在教堂裏面，佈了一座陣式，說是諸葛亮當初留下的八陣圖。到了晚上可不是，來了兩個綠林人，這兩個人的工夫，還真不錯，飛簷走壁十分的靈巧，一下房，進了八陣圖，可就出不來了，直在裏面，轉了一夜，到了第二天，兩個人可就倒在陣中了，老祖師收了陣法，將兩個人叫醒，兩個人一瞧，上房要跑，被老祖師用定身法定住，一問才知道是南莊上打發來的，老祖師也沒有難爲他，就將兩個人放了，這還要多神奇呢，他一面說着，一而用眼直看紅英。工夫不大，四個人吃完了飯，漱口吃茶，叫伙紀算賬，四個人會了飯賬，一同下樓去了，臨走還向紅英瞧了一眼，伙計將四個人送下樓去，轉身上來，對紅英說道，姑娘不知還要什麼不要，紅英說不要了，伙紀說，既然你老吃好了，小

子我說這個話，你老可別在意，是趕路要緊，紅英說：爲甚麼呢，伙紀說，方才你老瞧見那四個人了沒有，紅英說瞧見了，伙紀說那四個人全不是正人，拿着害人如同兒戲一樣，大概全是江洋大盜，因爲他方才向我打聽，你老的來縱去跡，我說不知道，他四個可就走了，所以我說你老趁早離了這個是非之地，紅英說，他們是作甚麼的，伙紀由樓門向下望了一望，說道姑娘要問，現在也沒有買賣，不妨對姑娘你老說說，可是千萬離了這裏才好，紅英說你說說我聽，如若非走不可，我一定離開這裏，伙紀這才把手指頭一伸，說出一片話來，原來在這座萬林鎮南邊十里地遠近，有一個莊村，名叫索家莊，莊上有一位莊主，姓索名叫索洪，三十多歲，這位莊主可稱的起家財萬貫，良田千頃，甲第連雲，一生不喜正道，只好飛鷹走狗，結交官長，走動衙門，搶男霸女，無所不作，家中盡打手，就是二百多名，時常還住着些江洋大盜，說真了就是坐地分贓的賊頭，身上還練了一身驚人的武術，因爲好色貪花，所以在江湖上落了一個外號，叫做千里尋花銀面鬼，方才來的那四個小子，那個矮胖子名叫徐信，江湖有個外號，人稱獅子抱金球，按武術說，倒有幾年的苦工夫，那個拿翎扇的，姓藍名叫藍天玉，江湖上也有個外號，叫作鐵骨先生，因爲他打扮的同書生一樣，一身鐵布衫，寒暑不侵的工夫，後面那兩個，一個叫賽燕青陳五，一

個叫神掌黃七，全是一身好工夫，是索洪護院的教師，由去年從湖南辰州來了一個老道，名叫神燈祖師，姓紀道號通玄，他本是無形教下的二十七世弟子，自從文樸歸正，把些個法術高深的弟子，用無形劍殺了一個干干淨淨，但是那些煉而未成的，可說遍滿四方，因為他們道法太淺，所以不能對生民公然為害，那道法高深的，雖說是誅戮已盡，但是那能毫無遺漏呢，所以得了真傳，不被殺害的，尚有一個人，名叫胡道與他一看本門有道業的，全被教主殺死，他可就藏在辰州，隱姓埋名了，等到文樸改正之後，在辰州留下了一脈真傳，就是因為這個胡道與，隱在辰州的緣故，這個紀通玄，就是胡道與的長門弟子，他自從煉成了左道魔法，在辰州那一帶，大收門人，他總想着在北方來傳佈，那無形教的妙用，所以他離了辰州，來到河南，到處用魔法幻化，聚歛錢財，廣佈邪教，這天在索家莊施展幻術，被索洪瞧見，一直請到家中，拜為老師，要跟着紀通玄脩煉魔法，在自己後園之內，脩了一所很富麗的教堂，專為紀通玄居住，紀通玄又在堂內，佈下了無形妙化神壇，在這一處，大收門人，不論是男是女，一體全收，這四個教師，當然也列在徒弟之內，那南莊上，派人來探索家莊，又是怎麼回事呢，原來在索家莊迤南，十餘里遠近，有一個村莊，名叫作候家集，也是一個小小的鎮店，在這座候家集內，隱着一個俠客，名叫侯得

印，江湖上有個外號，人稱神拳無敵翻天手，無髮俠，這位老俠客，年過七旬，一身童子功，住在候家集，跟前有一個姪女，兩個徒弟，是親兄弟兩個，一個名叫鑽天燕飛腿喬元化，一個叫過天星神行喬景春，他姪女名叫候慕蘭，在江湖上也有個外號，人稱神彈子女張仙，老俠客教着這二徒一女，每日無拘無束，可也知道這位千里尋花銀面鬼索洪，索莊主的行爲，但是自己第一年歲太大了，不愿再出頭多管閒事，第二這個索洪也因為付近住着這麼一位俠客，不敢明目張胆爲害鄉民，凡有那搶掠男女的舉動，全往遠方去作，并且每年三節，豐盛預備三份禮物，派人送來，這就是一方恭維着老頭子，一方躲避着老頭子，惟恐他出頭干涉，但是這位候老俠客的心思，只要你不附近一帶作案，我何必多管閒事呢，落得雙方全有面子，這是那位索洪自從自己出世以來，這十餘年時候老俠的經過，不想到了去年，把這位紀通玄請到家內，小子總以爲有了護身的牌照，他對於候家集的候得印，可就不這樣恭維了，第一對於這一年三節的禮物免了不說，對於欺壓鄉民，他也毫無顧忌，這一來候老俠這個徒弟，喬氏兄弟，可就不愿意了，時常對老頭子說，索洪這小子，自從拜了一個妖道作師父，可就提高了身份，不把咱們爺們放在眼裏了，禮物免了還不說，他這種行爲，我們若再不去管，恐怕江湖上對於我們，可就要說不夠俠客的

身份了，老頭子一聽，微微含笑，說道你兩個說的不過是我們面子上不好看，你們想想，在當初他們那種行爲，我們并不是不知道，我們不去管他，現在人家不給我們送禮了，我們就去同人家過不去，你想我們既稱俠客，真要因爲這點小事，就翻了面皮，江湖上莫非就不恥笑我們了嗎，好在他們還沒有做出多大不道德的事來，等他們幾時作出十分的大惡，當然我有一定的辦法，你們現在沉住了氣，就完了，喬氏兄弟一聽，不敢再說，偏趕的這一天，村中出了一件特別的事情，傳到老頭子耳內，老頭子到沒往心裏去，喬氏兄弟夜晚暗入索家莊，原來自從紀通玄在索洪家內設壇立教，畫符治病，施藥救人，這一來四鄉的鄉民，來入教的可就多了，他這個教堂，共分四部落，一個童子部，一個婦人部，一個女子部，凡來入教的，必須先佈施下一筆金銀，拘多少，然後來教堂內輪值三日，就算是教中人了，然後再由紀通玄，揀選傳授道法，那童子部，凡被選的俱都是由十歲至十五歲爲合格，還要面目清秀，那婦人部全要二十歲，至二十五歲，而面秀麗，體態風流，那女子以十五歲至十八歲爲合宜，凡選中的，全都在教堂中派有執事，不到半年工夫，這一帶的村莊，入教的就有十之八九，有執事的童男女合青年的婦人，就有二百來人，那侯家集的鄉民，自然入教的也有十之六七，內中就有一家，名叫侯樂世，六十來歲的

年紀老妻早故，膝下一子一女，兒子名叫侯尙英，二十八歲，娶妻劉氏，二十二歲，女兒名叫侯玉英，一十八歲，許給鄰村，這姑嫂兩個，全都生的冰神玉骨，體態輕盈，也去入教，被教主可就派了執事，這一來劉氏還不要緊，這位侯玉英他的婆家，來了信打算退婚，侯樂世一聽，趕緊去找媒人，問問爲什麼退婚，那媒人說，我也說不清，不過人家非退不可，後來說了一句，是問問姑娘就知道了，若要從此不再往教堂裏去，這個親還可以維持，如若一定非去不可，那才可請你替姑娘另選家。

樂世說道，你先別忙，明天聽我的回話，到了家中，晚上女兒回來，侯樂世把這

問姑娘，姑娘說我不知道，不過我既然入了無形教，蒙祖師派了執事，還打算傳授道法，若教我不去了，那是萬難，再說我若不去了，那教主一定要對我們一家不高興，恐怕對我們發生特別的情形，這不是人家要同我們離婚嗎，那才可聽他自便，反正要打算不教我往教堂去，那不用打算，索性明大我就不回家來了，老頭子一聽，也不知是怎麼回事，也沒有辦法，明天止可回復了媒人，那侯玉英真就由這天起，住在索家莊教堂裏面了，他嫂嫂劉氏，也不知怎麼回事，也住在教堂不再回家了，這一來把侯樂世爺兒兩個可矇住了，也不敢往教堂內去叫兒媳同姑娘回來，第一怕得罪老祖師，第二又惹不起索莊主索洪，幾天的工夫，這個消息可就傳到侯得

印侯老俠客耳朵裏面去了，老俠客心裏明鏡一樣，如何不懂，不過這個事情，原是婦女們自己樂意，同勉強不一樣，再說還不知道內中這位教主的邪法如何。倘若自己的辦法，制他不住，豈不是化虎不成反類狗嗎？若打算將他們根本消除非請幾位朋友不可，老頭子正在自己盤算，不想夜中兩個門人，往探案家莊，到了那裏，一直在人家鬧了一夜，也沒有探出踪跡，倒叫人家給拿住了，那紀通玄一問，才知道是翻天手，無髮俠侯得印的兩個門人，當時紀通玄也沒有同二人爲難，他因爲知道近世的武俠，差不多全同峨嵋派的劍客有勾結，如若將這兩個人一殺，或是一送官府，那老俠客侯得印，如若真同峨嵋派的劍客認識，請來許多的劍客，同自己爲難，自己這個將一萌芽的無形教，恐怕無形解散，所以才對喬氏兄弟反倒安慰了幾句，說你們千萬不要聽外人傳言，我這個教，本是以救濟世人爲目的，並沒有別的用意，你們若不信，可以仔細調查，回去見了老劍客，替我問候就是了，兩個人當時也沒有說什麼，辭了紀通玄，回到侯家集，見了侯得印一說，侯得印將兩個徒弟，說了一頓，說他們不該輕自生事，這一來反教他們作了防備，喬氏兄弟一聽，也沒敢言語，又待了兩天，老俠客寫了一封信，叫喬景春送到鄭州金刀俠單順那裏去，喬景春走了二十多天，這個時候可就是駱紅英，遇見那四位教師的時候，因爲紀通玄自從由喬氏



兄弟，夜探索家莊之後，恐怕還有旁處的武俠，來同自己作對，所以告訴大家在外面，如若遇見形跡可疑的人回來報告，好作防備。他四個一見紅英，所以才多看了幾眼。臨走一問太平樓的伙紀，紅英由何處來，往何處去，伙紀答言不知，上了樓又對紅英一說，無形教的始來，可就被這位好事的姑娘聽了個明白，紅英知道這個無形教，是文氏二鳥派下的遺傳，魔法利害，暗道我不知道，也就罷了，如今既然知道了，豈能容妖人陷害民衆呢，今天我何防去到索家莊，暗暗查一查，如若能得手將他們除了，固然甚好，若是不能敵擋，我何不去到積石，請文氏兄弟，來替自己收場呢，這本是他們自己派下的門人，就應該由他們自己，來清理門戶，想到這裏說道伙紀，大概你也入了教了吧，伙紀說我沒有入教，因為我總瞧這個無形教，是一派謠言呢，不獨我沒有入教，連我們這座萬林鎮，入教的也不過三二十家，略紅英說，這就是了，你知道這個索家莊在什麼地方嗎，伙紀說由這裏往正南，十來里地就是，那莊主的房屋就在那個莊子的正當中，非常的高大，那一片連花園，足有一頃地大小，你老問到沒有關係，千萬不要再去做多事，紅英說我并不是打算多事，我是打算去入教呢，伙紀一聽，一樂說道，你老要去準成，還一準得派了執事，紅英一聽，說道那更好了，說着叫伙紀算賬，還了飯錢，自己下樓，由伙紀手內，接過驢來，一直向

正東行走，走了不遠，在路北有一座大店，字號是鴻福棧，於是牽着驢走進店來，伙紀一瞧，來了客人，連忙過來接驢。說道你老人家住店還是打間，紅英說住店，伙紀立刻向櫃房叫道，有客人，只見由櫃房內，又出來了兩個伙紀，一個接驢，一個說道姑娘，你老住店，在西跨院有正房三間，你老瞧瞧準合適。紅英說房倒不拘倒正清靜就好。說着跟了伙紀一直走到西跨院，進了上房，是兩明一暗的三間。倒甚乾淨，紅英叫伙紀，在驢上掙下了褥套，把驢喂上，這才泡茶打臉水，伙紀說你老吃飯嗎，店裏渾素全有，同外邊一樣，價錢也很便宜。紅英說，我吃過飯了你就是對我的牲口多留點心就是了，伙紀連連答應，說道用什麼請你招呼一聲，說着退將出去，紅英自己坐在屋中休息，轉眼天氣黑暗，伙紀掌上燈來，紅英說，你再給我拿一壺開水就得了，不叫你也不用往我這裏來，你可留神喂牲口，伙紀答應，工夫不大，把開水送來，等伙紀走了，紅英掩上房門，這才上床，盤膝打座，將一迷糊，只聽外面更鼓齊敲，已到了二更時分，紅英連忙跳下床來，收拾好了衣服，背上洪盧寶劍，慢慢出了屋門，聽了聽各屋呼聲震耳，這才關好了門戶，翻身上房，一條黃光直奔索家莊飛來，再說神拳無敵翻天手無髮俠侯得印，自從派徒弟過天星神行喬景春，去給鄭州火裏栽花金刀俠單順送信，轉眼過了二十來天，這天正在屋中閑坐，給徒

弟鑽天燕飛腿喬元化，同姪女神彈子女張袖俠慕蘭講解拳術，忽見喬景春身背小包袱，由外面進來，後面跟定火裏栽花金刀俠單順，爺兒三個一瞧，連忙起身迎接，老頭子說道，師弟久違了，不想因為這麼一點小事，又勞動你一趟，單順連忙向前行禮，說道師兄一向可好，小弟早就想着前來給哥哥請安，因為每天瞎忙，總沒有時間，年前十月裏去了一趟湖北，孝感縣，趕到了回來，就到了十一月底了，緊接着過年，說着老哥兩個，對面坐下了，喬元化同侯慕蘭過來給師叔行禮，喬景春也給老師磕頭，起來這才打臉水泡茶，單順擦了臉坐下吃茶，這時候，喬景春出去在館子裏叫了飯來，單順也不謙讓，爺兒五個坐下飲酒談心，侯得印說道賢弟，你去年十月往湖北孝感縣，幹什麼去了，單順說原來師兄不知道，於是就把連環港如何立播，仔細說了一遍，無髮俠說，那麼這一趟，賢弟你認識的劍客大概不少吧，現在因為有這麼一點小事，所以我用信把你請來，同你商議商議，你有什么辦法沒有，你若能替我代勞請幾位會劍術的朋友，咱們把這伙子妖邪消滅了，也算替這一方人民除去一個大害，於是就把索洪的始末，仔細說了一遍，單順一聽，說道這個事，要按說早就應該暗中把這個索洪除了才對，因為我們既然人稱俠客，類乎這種好色貪淫的盜寇，若叫他在我們眼皮子底下混下去，我們這個俠客可不名譽了，現在他既然作出這種

不道德的事來，開創邪教，今天夜中待我前去，瞧瞧他們的底細，回來再想辦法，反正得把這夥子東西除了爲止，無髮俠說賢弟，既然今天要去夜探索家莊，我預備下了一點東西，你同你姪女帶着，一同前去，如若遇上邪術，再行施展，說着在桌子底下，取了兩個半尺多高的白磁瓶子，說道這是兩瓶子黑狗血，還是前天南鄰殺了一條黑狗，我將狗血要了來，用筷子打開，裝入瓶內，遇見邪術你可用這個東西破他，你若是不來，我打算自己去，也是用這東西破他的邪術，如若破不了他，賢弟你回來，咱再想法子，聘請劍客，單順一聽說道可以，這一招還真是得預備，說說談談吃了酒飯，漱口吃茶，眼看天可就黑了，單順略微把衣服掖了掖，背上金背刀，這時候慕蘭姑娘，也札束停當，背插寶劍，肩跨彈弓，肋下佩上彈囊，爺兩個每人帶了一瓶子狗血，辭了無髮俠到了院中，擰身上房，出了侯家集，一直順着大路，奔索家莊而來，到了索家莊，將將也就是二鼓時候，聽了莊內沒了人聲，於是二人躡房越脊，直奔索洪家內而來，工夫不大，到了索洪宅內，在房上向下一看，這一片足有好幾百間房屋，可以分數十個院落，在北面一帶是個花園，宅中園內各處燈光明亮，來來往往巡更走夜的，往來不絕，爺兩個知道那個教堂，脩在花園裏面，於是躡房越脊，直奔花園而來，工夫不大，來到園內，爺兩個跳上一株大樹，用目觀瞧，

只見在花園正當中，有一所大房屋，是個正圓形的院落，裏面也有百十間房屋，正當中一所大殿，在這一所院落之內，燈光閃閃，如同白晝一樣，各屋之內，全有燈光，在大殿之內，時時的鐘聲響亮。爺兩個一看，知道這一定是無形教堂了，正打算跳下樹來，去到教堂之內，忽見由正北上飛來了一縷黃光，落在園內，一閃就不見了，單順因為在連環港見過了飛劍，知道這是劍光，止不過分不出邪正罷了，二人跳下樹來，向前行走，忽覺着眼前一亮，四面顯出了許多的燈籠火把，立刻把爺兩個圍住，二人向四外一看，足有四五十個人，爲首的是四個人，全是短衣襟手持兵器，爺兩個一看，躲是不能躲了，只可迎將上來，原來自從那獅子抱金球徐信，還有鐵骨先生藍天玉，他們四個人，由萬林鎮太平樓回來，當時就去參見老祖師，紀通玄，這時紀通玄正在丹房，陪着來的兩個朋友談話，你道那兩個朋友是誰，頭一個是武當山八怪中的五行真人，綠面吼淳于先，他同紀通玄原本認識，自從在綺雲宮失了寶劍同翠燐帕，逃出羲皇島，沒面目回武當山，所以在各處遊行，打算請朋友報仇雪恨，聽人傳說，在索家莊新出了個無形教，教主神通廣大，自己連忙來到索家莊，打算同這位教主連合，來到了一看，才知道是舊日的朋友紀通玄。因爲自己無處可去，紀通玄叫他住在此處，慢慢想法子雪恨復仇，那一位是誰呢，就是百療島七煞教主

，靈蛇真君的徒弟，金眼神魔鄧芳，因為紅嵐洞的青燐教主靈骸。自從被太清夫人逐走，一直逃往百瘴島，找靈蛇真君商議復仇之策，那靈蛇真君說打算報仇，非同內地各派連合不可，但是要連合內地各派，必須仍然移往內地居住，你還開創你的青燐教，我還開創我的七煞教，教靈魔還開創他的滴血教，我們三靈先連合在一處，再打聽了滔同左善，他在甚麼地方，然後將他二人請出來，我們二鬼三靈，先同他們門一門，看看那近世各派長教如何，我前些日子，聽華山教主萬妙夫人說，九宮山九子魔母魏三姑，五月五日在子母風雷洞，擺設逍遙大會，聘請中原海外羣仙，要同各派門法，我們此次可以先不加入，等他們過去這一次，我們在鬼門嶺鬼母洞中，也擺設一個逍遙大會，敬請各路散仙，同中原各派，仍然請他們前來赴會，那時道友你的剎羅金幢，大概也煉好了，我們的主義，就是慶賀我們的滴血教，同七煞教，青燐教，三教的成立，我們這一次過去大概陰風山陰風老祖的綠烟壇也就接上了，綠烟壇過去，我們再想法子，把海底五雲宮萬靈教祖拉出來，他比我們的神通只在以上，我們用盡了萬法，在這三十年中，反正不教他們安生脩道，我們三教可也立好了，他們各派的人數，自然也消磨的很多，他們再想來干涉我們，可也就干涉不來了，靈骸一聽哈哈大笑，說道還是這友慮遠謀深，那麼咱們幾時往內地鬼門嶺選

移呢，靈蛇說道，咱們明天就搬，這裏叫徒弟們看守，到了次日，果然他兩個帶了徒弟，移往鬼門嶺鬼母洞中，又加了一番仔細的脩飾，把一座鬼母洞脩的煥然一新，這才令一衆門徒，下山往中原各處，連合各派，預備二次再立逍遙大會。那金眼神魔鄧芳，就是靈蛇的弟子之一，那靈蛇依然在鬼母洞設下剎羅金壇，繼續煉那剎羅金幢不表，再說金眼魔鄧芳，奉了靈蛇之命，去到內地各處遊行，一來連合各派，二來物色根基深厚的青年男女，收入門下，第三宣佈那七煞教，他一人內地，在各處遊行，這天來到了河南，聽說彰德府又出來了一個無形教，他知道這個無形教，是當初無形妙化尊者文樸所立，後來文樸被長臂老佛真如禪師渡入靈源，無形教從此消滅，怎麼現在又出了一個無形教呢，於是他跑到彰德，一直來到索家莊，拜望無形教主，同紀通玄一見面，這才知道紀通玄是文樸的二十七世弟子，得了無形教的真傳，魔法十分利害，所以他請紀通玄，加入二次逍遙大會，他的意思對紀通玄倒不十分注意，他不過是打算在這夥子門人裏面，物色男女人材，緊接着武當派的淳于先也來了，所以他們倒其爲投契，每日紀通玄十分招待，這一天跑到藍天玉四人報告，說有一個女子，在萬林鎮太平樓上吃飯，形跡十分可疑，紀通玄一問那女子的打扮，四個人又仔細一說，這時淳于先可就說了：我聽你們說的這個意思，恐怕是現在新出世

的劍客，我的眼裏頭倒是見過這麼一個人，名叫鑽雲金睛鶴，駱紅英，是祁連山斬雲劍下的，棲霞大師的門人，劍術精奇，也通玄功，可不知是他不是，如若是他，我們這裏必須預備，因為他們新出世的這夥子劍客，盡在各處找事，拿着殺害異己，叫作積脩外功，準要是他，他是非來不可，但是此人在羲皇島，跟隨一葉老尼，莫非說羲皇島又被一葉破了嗎，這時只聽紀通玄說道，不管是他不是，反正我們提防着就是了，於是吩咐四個教師，帶領教徒，同莊丁，在教堂四面加意巡邏，那金刀俠回候慕蘭一進莊，就叫人家暗中瞧見了，所以知會大家暗暗的由四面將爺兩個圍住，借着燈光一瞧，一個五十來歲的老頭兒，一個十八九歲的姑娘，俱都英氣勃勃，那老頭兒背插一口金刀，那姑娘背插一口寶劍，左手擊着一張金背彈弓，左邊跨着彈囊，仔細一瞧，并不是白天遇上的那個女子，賽燕青陳五說道，來者何人，因何夜間攪鬧教堂，莫非說不想活了嗎，單順尙未答言，只聽慕蘭姑娘說道，好一羣無知的教匪，平白無故，創立邪教，愚弄鄉民，今天姑娘來到你們教堂，要替此地的衆鄉民除害，小子你就接着罷，說着左手向外一翻，啪的一聲，賽燕青陳五臉上，早中了一個彈子，只聽賽燕青哎呀一聲，眉攢裏起了一個核桃大小的紫泡，這幸虧離的遠一點，不然這一彈子，就許把小子廢了，陳五一受傷，那徐信可就火了，將朴刀向面門上



一閃，三躡兩蹤，來到近前，說道：小輩不要暗器傷人，趕緊過來通名受死。這個時候，金刀俠單順一回手，亮出金背折鐮刀，在懷中一拖，說道：姑娘你留神後面，說着一個翦步來到徐信近前，說道：小子你要問，姓單名順，人稱火裏栽花金刀俠，的便是，小輩你也通個名兒，徐信一聽，暗說不好，怎嗎他們這伙俠客會來了。於是用手一指，說道：你要問教師爺，姓徐名信，人稱獅子抱金球的便是，你是鄭州的俠客，我們在彰德受徒，一無冤，二無恨，可謂風馬牛各不相及，你夜間來攪鬧無形教堂，是何道理，單順說道，因為你們妖言惑衆，毀壞青年的婦女，所以我前來取你們的頂上人頭，替大家除害，依我相勸，趁早收了這座教堂，散去了教徒，不然頂上餐刀，悔之晚矣，徐信一聽，心中暗想，就憑你小小一個俠客，也敢前來攪鬧無形教堂，今天既然相遇，我先瞧瞧你這個金刀俠的刀法如何，想能左手對着金刀俠面門一掄，右手刀連肩帶背，向下劈來，口中說道，單順接刀，話到刀到，金刀俠一看，小子口到手到，於是一上右步，用了個裏剪腕，掄刀向徐信的腕子就剝，徐信一瞧，右步向回一撤，右手的刀，刀走下盤，直向單順雙腿掃來，單順一瞧，小子變了招數，緊跟着雙腿一飄，閃開徐信的刀，自己的刀，順水推舟，直奔徐信的脖子，徐信縮頂藏頭，一伏身形，才將這一刀閃開，緊跟着身形向外一蹤，一回手嘩唧一聲一個鐵球直

奔單順面門打來，單順一瞧徐信逃走，將要進步去追，耳鳴嘩唧一聲，一道寒光直奔面門，於是身形一騰，左手向上一舉，鏗的一聲，把一個鐵球按住，緊跟着第二個鐵球已經來到面前，好一個金刀俠客，身形一轉，左手向外一推，耳內只聽噹的一聲，兩隻鐵球一齊落在地下，身形一蹤，來到徐信背後，金刀一舉，說道徐信我瞧你往那裏走，金刀將要向下一落，耳聽後面有金刀劈風的聲音，嗖的一聲，直奔脊背劈來，當時要回身，來不及了，口中說了一聲着，向旁邊一蹤，一回頭，後面那個人，也將兵器收住，原來正是鐵骨先生藍天玉，手中一條五尺長的鐵拐，一聽單順叫了一聲着，以為是有甚麼暗器，一怔神，單順已經蹣出圈外，藍天玉說道，原來金刀俠聞名不如見，那個面字還沒有說出來，只聽弓弦响處，咱的一聲，藍天玉後腦海中了一個彈子，幸虧藍天玉有鐵布衫護身，不然這一彈子就許打個腦漿崩裂，藍天玉不由的說道，好丫頭，你敢暗器傷人，一回頭，响的面門上又中了一彈，將要說話，第三個彈子又到了，這一彈子正打在藍天玉的鼻梁子上，這個地方鐵布衫練不到，因為骨頭太薄太脆，只聽响的一聲，藍天玉掩面逃走，原來慕蘭姑娘一瞧，藍天玉暗算單順，於是一伸手取出幾個彈子，照定藍天玉後腦海就是一彈，滿打算這一彈子把藍天玉給廢了，不想他有鐵布衫的工夫，沒有打動，姑娘本會一手連珠彈法，

於是咱咱咱一連又是三彈，第一個正趕上小子閃頭，打在臉上，又沒打動，第二個可就打在鼻子上，小子覺着鼻子一酸，眼淚可就出來了，於是掩面逃走，第三個彈子嘸的一聲，又打在脖子上，金刀俠這個時候，正要向前，只聽那許多人說道，教主爺來了，只見大家向兩旁一閃，由教堂大門之內，出來了八個童子，手舉八個紗燈，童子出來分在左右一站，又出來八個女子，也手舉八個蓮花燈，那蓮花全是用五色綾子作成，足有斗大，當中點着蠟燭，燈燄足有半尺多高，照的十分明亮，在女童後面，出來了一個羽衣星冠的道士，看年歲三十來歲，十分清秀，後面跟定兩個童子，手捧寶劍，童子背後還有兩個人，一個是一身綠色的道袍，面如碧玉，一個是一身黑道袍，面似硃砂，俱都手執蠅刷，身後背劍，只聽那個先出來的道士說道，何人大胆。來攪鬧福地震壇，這時單順同慕蘭已經站在一處，單順正要答話，慕蘭說道，那有那些閒話同他說，說着咱咱咱，一連就是三粒彈子，直奔那道士面門打去，原來那個羽衣道士，就是紀通玄，那個綠臉的就是淳子先，那個黑臉的就是金眼魔鄒芳，他三個人正在丹房，每人兩個青年女子陪着取樂，忽聽外面童子進來說道，外面進來了兩個奸細，紀通玄說道，四個教師呢，童子說已經同他們動上手了，工夫不大，又進來一個童子說，四個教師不是來人對手，請教主出去瞧瞧，紀通玄對淳子

先鄧芳說道，二位道友暫先候一候，我到外面瞧瞧，淳于先說道，我們何不一同前去呢，紀通玄說道，既然二位回去，那麼二位就辛苦一趟，三人說着，穿好了衣服，吩咐男女童子，點上法燈，一同來到教堂外面，只見對面三五丈遠，立定一個五十來歲的老者，手捧金背折鐵刀，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子，手持彈弓，背插寶劍，眉清目秀，十分的俊美。他這才開口相問，不想對面并不答言，那女子就扯開彈弓，啪啪啪，三粒彈子，連珠飛至，紀通玄暗暗笑道，你這個玩藝兒，同我施展還不是白來嗎，眼看彈丸飛至，左手一指，嗖的飛起一片烟雲，來擋彈子，不想那烟雲一見彈子，立刻四散，再擋也來不及了，啪啪啪這三個彈子，完全打在紀通玄面門之上，這幸虧紀通玄週身用靈氣護體，不然這三粒鐵彈，就得喪了性命，就因為這種護身的靈氣，并非正法，所以只覺着面上火熱般的疼痛，原來慕蘭一聽教主出來了，就知道是紀通玄來了，暗道他邪法既然利害，我何不給他個先下手為強呢，又怕彈子秒邪法擋住，於是一伸手，在彈囊內，擰開狗血瓶子，把狗血倒在鐵彈上一點，復又把瓶子塞上，用手在囊中一攪，差不多一百幾十個彈子，全沾上狗血，自己手上也弄上了不少的狗血，當時不管賊淨，立刻拿出了三粒彈子，扣在弦上，所以一照面，就向紀通玄打來，那紀通玄作夢也沒想到彈子叫狗血浸了，於是用妖法去擋鐵彈，那知

那彈子反倒趕散了妖法，還打在自己臉上，只覺着臉上火一般的疼痛，用手一摸。摸了一手的狗血，自己還以為是教彈子把自己面上打破了呢。不由的勃然大怒，打算用妖法來制二人，不想一念咒，那咒語全不靈了呢。不由的一聞手上，這才明白，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三回

四子魔助  
夜探索家莊

却說神燈祖師紀通玄，一聞手上的鮮血，腥臭刺鼻，知道是彈染上了鷄狗血之類，所以咒語失了功用，正想着叫徒弟去取溼手巾，不想那侯慕蘭的彈子，如飄風驟雨，飛將過來，只打的紀通玄頭上身上，盡是狗血，這一來紀通玄更不能施展邪術了，於是對淳于先同鄧芳說道，二位道友，留神他這是狗血彈，我的法體叫他給污了，請二位用劍術擋他們一下，非把他擊住用神燈炙死他們不可，說着回身就走，這時候淳于先一聲大喝，將自己煉的飛劍，飛將出來，化成一片綠色的光幕，才將這一路彈子擋住，再說單順自從慕蘭一路彈子打退了紀通玄，看見平地上飛起了一片綠光，將彈子擋住，似乎就應該知道人家利害，自己就應該抽冷子同慕蘭逃走才對，不想爺兩個心還不死，非要看個水盡山窮不可，於是

立在對方用目觀看轉眼的工夫，由教室内出來了紀通玄，洗去狗血換了衣服帶着法寶，走出教堂，一言不發，一伸手放出兩條飛劍，黃光天矯直奔單順同慕蘭而來，眼看落到頭上，二人這纔想起，這是邪法，慕蘭一翻手，三粒彈子回黃光打去，那知飛劍本是精氣神所煉，非邪術可比，所以一近光華，沙的一聲，被飛劍削了個粉碎，那兩條光華，向下一罩，眼看將二人罩在光華之中，你別看金刀俠單順刀法精奇，女張仙彈術高妙，若同飛劍比上，那就同大人鬥小孩一樣，所以劍光一罩，二人目下就要損傷性命，可是二人再想走也來不及了，侯慕蘭不通劍術，也沒瞧見過劍術，所以還在發怔，那單順在連環港已經見過了法術飛劍，所以知道今天必有性命之憂，但是事到如今，可也就說不上了，於是雙目一閉，正在這一髮千鈞之際，猛見由教堂側面，飛來了一縷黃光，將這兩條光華一觸，立刻三條光華擰到一處，猛聽吶吶一聲，那兩條光華被黃光削成寸斷，化作一片星雨落將下來，再瞧那條黃光好似黃龍戲水，直奔三個道士飛去，紀通玄一瞧，知道這枝飛劍利害，正想運用魔法去擋黃光，那淳于先早將那一片綠色的光幕，一指化成一條綠光向黃光迎去，誰知方一接觸，立刻綠光收斂，眼看就要不敵，那淳于先這纔一張口，噴出一片方圓丈餘大小的小的綠氣，向黃光迎來，那金眼魔鄧芳也一揚手，飛起了七枝七煞劍，七條黑氣，仍然向

慕蘭二人歷來，只見平空由二人面前，現出一個黑衣女子，一揚手三條紅光，飛起空中，一聲雷响，將七枝七煞劍，震斷了一口。這時那淳于先的一團綠氣，同一條綠光，擋住一條黃光，六條黑氣擋住三條紅光，雷聲隱隱，光華四射，這個時候那些莊丁，同四個教師，這邊的單順慕蘭，全忘了身在戰場，仰面觀看，再說神燈祖師，一瞧淳于先同鄧芳，一時不能取勝，於是口中暗暗誦起咒來，一聲响亮，那八個女童手內捧的八個蓮花燈，燈光一閃，一齊飛起空中，向三個人當頭壓來，距頭上不到五尺高下，忽的一聲化成一片大火，向三人燒來，原來那黑衣女子，正是駱紅英，他一到園內，隱起身形，暗中觀看，只見單順同慕蘭與四個教師動手，被慕蘭一陣彈子，將四個教師打的不敢前進，後來紀通玄三個人一露面，不想紀通玄又受了彈傷，自己一瞧以為是慕蘭二人用的法術，後來一看飛劍到來，二人瞑目待死，這才知道兩個不通法術，連忙飛起滿盧將紀通玄的飛劍斬斷，那淳于先的飛劍本非當初那口轉魄可比，所以一照面就感不支，淳于先才放出一口綠氣，將滿盧擋住，一看那鄧芳又飛起了七條黑氣，自己才將十八口念球一搖，飛起了三口風雷劍，震斷了一口七煞劍，同那六條黑氣繞到一處，今見紀通玄飛起了八盞蓮花燈，化成一片大火，知道這是無形教中的八卦消魂燈，甚是利害，比旁的魔火利害百倍，自己當時聽

見二鳥說過，如若被他的火光照住，頃刻魄散魂消，於是一伸手取出乾坤鏡來，對着大火劈面一掣，只見百丈金霞，將那一片大火，立刻沖的四散飛揚，那八個蓮花燈，被金霞沖的滿空飛舞，頃刻火滅烟消，落在地下，那紀通玄一瞧，一伸手由懷內取出那盞神燈，向上一舉，只聽一聲雷响，半空中顯出了一座五尺高的金燈，燈燄足有三尺多大，照的天地全都變了顏色，紅英一瞧，知道這是魔教之寶，於是乾坤鏡一舉，一片金霞，直射上去，不想那燈光一閃，頃刻化出了一百零八盞金燈，向四面一落，把三人圍在燈光之內，紅英用鏡光去照，被照的那一盞燈火立刻就滅，可是鏡光一移，那已經滅了的金燈，被別的燈光一引，立刻復又着了，紅英只可用鏡光四面亂照，但是那燈燄旋滅旋生，而且火光越來越大，距三個人足有十丈遠近，就覺着身上奇熱難禁，但是那乾坤鏡止能顧了一方，難顧四面，紅英一瞧，知道燈火利害，於是對單順說道，你二位每人運起氣功，雙手用力扯住我的雙肩，我帶你二位出去，不然恐怕你二位性命難保，二人一聽，連忙答應，趕緊收起了金刀彈弓，伸手將紅英兩肩扯住，紅英一手指揮四口寶劍，一手持定乾坤鏡，說了一聲走，只見一條紅光，雷聲响亮，起到空中，一吸氣，收回湛盧，同那三口風雷劍，用乾坤鏡向下一視，立刻將淳于先的綠氣照散，這時那一百零八盞神燈，火光已長了有三丈長



一聲劍遁，帶定單侯二人，向正南飛來，頃刻出去了二十餘里，落將下來，單順同慕蘭這才說道：「二位且慢，剪惡安良本是我輩份內之事，再說這區區微勞，也不算甚麼恩德，何必行此大禮呢，你這位老英雄，貴姓高名，因何來同邪教作對？」單順說：「姑娘要問，老夫姓單名順，原籍鄭州人氏，江湖上有個小小的外號，火裏栽花金刀俠的便是，不知姑娘貴姓高名，緣何前來相救？」紅英一聽，說道：「原來是單叔父，姪女不知多有罪，單順說姑娘，因何如此稱呼？」紅英說：「你老人家可認識九江大俠，多臂金雕海天俠略謙如？」單順說：「那是我認識的大哥，姑娘如何認識？」紅英說：「那是先父，單順說姑娘，莫非是紅英小姐？」紅英說：「正是姪女，單順說，我那老恩兄一向可好？」紅英說：「故去了十餘年了，單順說我們二十餘年未見，不想我那老恩兄他先故去了，回想當初，豈不令人難過，說着聲音悽慘，落下淚來，一回頭說慕蘭，你過來見見你姐姐，慕蘭過來對紅英萬福，紅英說單叔父，這是何人？」單順說：「也不是外人，題起來你也知道，他伯父同你父親也是莫逆之交，姓侯雙名得印，人稱神拳無敵翻天手，無髮俠，紅英說知道，那是我侯伯父，當初你老同侯伯父，在我家住的時候，」

，我已經十餘歲了，怎會不知道呢，單順說這就是你侯伯父的姪女，名叫侯慕蘭，人稱神彈子女張仙，現在天已不早，姑娘可與去到你侯伯父家住下，我還要問你這幾年的經過呢，紅英說我的東西牲口，全在萬林鎮店內，不知我這回萬林鎮，侯伯父現在甚麼地方，明天我往甚麼地方去找，不然恐怕店內空蕩，單順說你侯伯父，就住在索家莊正南十餘里，侯家集，你到那裏一間全知道，既然如此，咱們明天再見，我們在家候着你，還有要事相商呢，紅英說明天上午，姪女一定準去，就是了，說着單順侯二人，舉手告辭，一條黃光，向萬林鎮飛去，再說單順侯、蘭，一回到侯家集，工夫不大，到了侯家集，越牆進去，一瞧無髮俠，正在屋內坐着同喬氏兄弟說話，一見二人進來，喬氏兄弟起身讓坐，斟過茶來，單順坐下吃茶，無髮俠道賢弟，索家莊之事如何，單順咳了一聲，說道好險，差一點喪了性命，於是將探索家莊的經過，如何遇見賂紅英，仔細說了一遍，侯得印一聽，說道這個賂紅英是誰呢，單順說是九江多管金雕海天校賂謙如的女兒，侯得印一聽，呵了一聲，說道原來是故人之女，你可知道她現在何處居住呢，單順說他現在萬林鎮店內住着，前天他還往這裏來呢，侯得印說怎麼明天他來了再說吧，賢弟雖然夜逢大險，但是遇見紅英，他既會劍術，當然對劍客認識，何防等他來了，請他找幾位能人，來幫我們除

去這個無形教，他也算作一件功德，豈不是一舉兩得，單順一線連連點頭，老哥兩個商議好了，這才休息，一宿無話，到了次日清晨，略紅英由萬林鎮騎着驢來到侯家集，一問侯得印，沒有不知道的，有人指給門首，略紅英來到近前一打門，裏面喬元化出來開門，一問將紅英請到裏面，紅英拜見了侯得印同輩順，又同喬元化喬景春侯慕蘭見了，然後纔對大家將自己的經過，仔細說了一遍，并且說自此此次是奉命回山東大茅山上清宮，拜見上清教主，同朋飛完婚，侯得印說朋飛是誰呢，紅英說是我師兄，這個媒還是先師棲霞大師遺東撮合的呢，侯得印說姑娘，現在這個案家怎麼樣呢，紅英說姪女打算回到上清，見了上清教主聞真人，稟明了一切，聽聽他老人家有何辦法，因為那個妖道的神燈，十分利害，我的乾坤鏡，本是采薇祖師三寶之一，只能照顧一面，所以當時無法同他對敵，再不然我見過教主之後，我就往積石山去一次，稟明雲真人，請二鳥前來自已收場，因為這個無形教，是當年無形妙化尊者文樸所立，那老尊者改邪歸正之後，把那道法高深的弟子，俱都殺死，這個紀通玄大概就是那個遺傳，文氏二鳥本是老尊者的兩個兒子，神通廣大，現在太清門下，人稱終南二鳥，侯單二位俠客一聽，十分歡喜，於是說道，那麼我們侯姑娘你的消息就是了，紅英於是吃過午飯，辭了二俠，騎驢奔山東去了，不一日這天到了上清

宮、神聚叟一瞧，說你回來了甚好，綺雲宮怎麼樣了，紅英就把由去年冬天如何去破龍骨寺，如何又去破綺雲宮，仔細稟過了，直說道奉命回來，參見祖師，神聚叟說道，前天飛由外面回來，我算你三兩天必到，我打算在四月二十二日，給你兩個完成了終身的嫁娶，在這個時候，我傳出幾份帖去，知會大家，在五月五日，一同去赴逍遙大會，大概雪山，峨嵋，崑崙，太行，太清，紅螺，鐵蓮，黃山，九華，長樂，百靈潭，八公山，靈岩洞，各處全都接到了請帖，我打算拔一個適中的地點，第一給你二人完婚，第二就近去赴九宮山逍遙大會，所以這個地點總想不好，紅英說，因為弟子此次回山，路過城南彰德府，萬林鎮遇見了這麼一件事情，於是仔細將無形教的始末，對神聚叟一說，并說這個事情在祖師應該怎麼辦呢，神聚叟說，現在我叫朋飛去到伏牛山，將洗塵叫來，同你去到侯家集，先把紀通玄他們這個無形教給他驅除了，然後再往九宮山，紅英說此次弟子去到索家莊，不獨一個紀通玄，還有武當的人怪，在內參加，另有一個紅臉的道士，不認的是誰，看情形大是化外的樣子，神聚叟說既有外派參加，你暫休息，我慢慢替你打算一下，紅英這才退出丹房，由童子領着一直往後面鶴軒之內走來，一進鶴軒，朋飛正在裏面坐着，一見紅英進來，說道師妹幾時回來的，紅英說才到，朋飛說見過祖師了嗎，紅英說見過了，說

着坐下二人這才長談經過不題，神聚叟自己坐在丹房，用起默中功夫，仔細一查，原來索家莊此次還有靈蛇的弟子參加，恐怕流塵一人不是他們的敵手，再說還恐怕他們要勾結別人，想到這裏於是拿起筆來，寫了三個字柬，一個給黃山怪叟古南山，一個給靈岩虛無叟，一個給積石山太清居士，寫完了字柬，用飛劍傳書，立刻送去，待了有三個時辰，只見外面紫氣一閃，張琳走進丹房，叩見神聚叟，說道弟子的老師，接到祖師飛劍傳書，命弟子來聽吩咐，神聚叟說甚好，你先往後面同紅英相見，正說着，東方鉞走進丹房，叩見神聚叟，說道家師接到祖師的飛劍傳書，命弟子前來候命，神聚叟說甚好，你二人往後面休息去吧，二人一出丹房，只見面前一棍，現出三個人來，正是文氏二鳥同德助，二人一看，連忙說道，原來是三位小師兄，二鳥說祖師可在丹房，張琳說正在丹房相候，於是二人領着二鳥一龍，復又回到丹房之內，二鳥一龍上前參見神聚叟，神聚叟連忙立起身來，說道三位道友，行此大禮，貧道如何敢當呢，文鶴說弟子三人，因家父接到祖師的飛劍傳書，告訴弟子二人，有當初無形教的遺孽，在彰德府陷害愚民，令弟子三人前來聽候指使，神聚叟說要按說這點小事，不值的去勞動各位道友，但是這內中還參加上了，當初三靈中他蛇的弟子，那靈蛇本來逃到海外百療山金霓洞，現在又移往鬼門嶺鬼母洞中，打算連合

三盞。開創青燐七煞滴血三教，我因為怕這幾個孩子，不是他們的敵手，所以特請衆位道友前來相助，於是對東方鉞張琳說道，你二人可以陪三位少居士，一同往後面合紅英朋飛相見，我再寫一個字柬，將洗塵叫來，叫他與你們大家一同前去，東方鉞答應，同張琳領着二鳥一龍，一直往後面走來，再說神聚叟，一瞧二鳥一龍同東方鉞張琳出去，自己才又寫了一個字柬，用飛劍送往伏牛山，工夫不大，洗塵大師隨東而至。神聚叟這才將朋飛紅英東方鉞張琳二鳥一龍，一同叫出來相見，令洗塵帶着他七個人，去到侯家集，幫着無髮俠將索家莊的無形教除去，但是那紀通玄他有一盞神燈，他這盞燈，當初廢過了多少心血，得到手內，這盞燈當初是一個古劍仙，名叫皇甫明心的一件寶貝，能夠消魂化魄，只要被燈光罩住，那是無法逃脫性命，大家可千萬小心，那武當八怪中的第八怪，因為有東方鉞的五形針，是他的尅星，這到不足為慮，但是七煞教的門人鄧芳，一同加入，恐由他又勾來了鬼門嶺的羣魔，你們千萬不可大意，現在你可以帶着他們大家，去往侯家集相機行事，我有吩咐自然用飛劍傳書，知會你們，如若事情不好辦，千萬稟我知道，我再打算辦法，洗塵連連答應，帶着七個人，辭了神聚叟，一直駕遁奔侯家集來了，暫且不表，再說紀通玄，自從夜中用神燈迫走了駱紅英，三個人帶着許多弟子，回到教堂之內，淳于先說

道，二位道友可曾看見，那個黑衣女子，正是駱紅英，他那個鏡子名叫旋轉乾坤鏡，是當初采薇道人三寶之一，十分利害，他這一走，若明天還來，到不見的有多大煩惱，如若他再夠結各派來同我們爲仇，我們可要十分隄防才好，不然恐怕敵擋不住那伙子仙俠，那駱紅英既然來到這裏，當然那綺雲宮是解決了，大概是敗多勝少，就憑海底八仙，何等的道業，何等的神通，又加上了十二分的防備，大概又被他們給攪了，依我之見，我們還是請幾位朋友前來相助，或者還有點把握，不然恐怕駱紅英，勾來別人，我們人數太單，豈不受了他的大制，紀通玄說道友，說的固然甚好，但是我們可往那裏去請能人呢，只聽鄧芳說二位道友，我明天回鬼母洞瞧瞧，就近稟告教主，聽聽教主有甚麼法子沒有，紀通玄一聽，說道也好，但是我總想，那些仙俠雖然利害，也難禁我這神燈一照，大概就憑神燈就能將這一羣劍仙擋住，淳于先說道，怎麼這盞神燈就這樣利害呢，紀通玄說道，我這盞神燈，想當初是九微真人丹元子，皇甫明心之物，變化通玄，能消魂滅魄，無論釋道兩家，多大道行，一被燈光罩住，立刻魄散魂消，淳于先說道，怨不的那駱紅英的乾坤鏡，全失了功用，但是這盞神燈，由何處得來，是不是當初無形教下傳來之物，紀通玄說，當初得這件神燈，我也煞費苦心，才將這件寶物得到手內，當初我在湖南辰州創教的時候，在辰

州北門外有一天平地陷下了一個萬丈深穴，方圓大有三四丈，那個穴內每日子午二時，冒出無量的黑烟，黑烟散盡，飛起一團烈火，烈火一散，飛出滿天的瑞靄祥雲，內中雜着一種異香，我當時可沒有在辰州城內。我在乾州傳教，這時候我門下弟子，去到乾州向我報告，我當時聽到這種消息，連忙趕回辰州，趕到了北門外一瞧，那裏真是人山人海，原來在這幾天內，那個地穴內又出了新聞，這些人每天全是來看新聞的，差不多週圍百十里的地方，全都來到這裏瞧看，同廟會一樣，作買賣真是商賈如雲，那辰州的地方官一瞧，恐怕鬧出亂子，每天派許多的官人，在那裏彈壓，你道又出了甚麼新奇的故事呢，原來在每日子午二時冒出烟火，烟火一散，又飛出滿天的瑞靄祥雲，內中雜着一種異香，在起初是這個樣子，現在又不好了，異香一散，由穴內飛起一路鮮紅的火球，那火球一直飛入天空之內，或上下一貫，或雁字橫排，或幻成一個圈兒，或變成一個三角形勢，一直待有半個時辰，這才爆散開來，化成一天星雨，一直落入穴中，在白天還不十分好看，一到每日子時，那火球現出各色顏色，十分好看，真是千古未有的奇觀，還不止這個樣子，每到火球一落之後，穴內發出異樣的聲音，時如八音齊奏，時如鸞鳳和鳴，時如萬馬奔騰，時如瀟瀟雨，聽的人時而眉飛色舞，如聽白雲陽春，時而股慄難禁，如臨戰場之上，只聽的人



心神搖，是這個樣子又待了好幾天，不在響聲一止，裏面復又冒出五色烟雲、烟雲一散，現出許多的樓台亭榭，並開飛橋，山石樹木，珍禽異獸，瑤草琪花，看的人神迷目眩，好似置身三島十洲一樣，因為這個樣子，所以來看的人，越聚越多，真在那裏搭上席棚，作爲遊觀休息之所，無晝無夜，把辰州城裏，連四方的買賣，引的十之八九，全都往這裏來搭地灘，我回到辰州之後，立刻晚上由徒弟們領我，去到穴口觀瞧，我一看知道裏面必有事故，所以立刻回了教堂，要在默中查一查此事的究竟，趕到一查，才知道辰州當初有一座神妙觀，觀內住持複姓皇甫道號明心，人稱九微真人丹元子，這位真人平生全憑一盞神燈得道，這盞神燈千變萬化，等這位丹元子皇甫明心道成之後，自己在神妙觀內大殿之中，作了一個墓道，這個墓道是有百丈餘深，下面開了數十丈方圓的一片石室，趕到墓道開好，自己也到了飛昇之期，於是將墓道封起，自己可就將遺骸封在墓道之內，那盞神燈也放在自己的遺骸旁邊，那神燈每晝夜在地內大放光明，照的如同日光之下，不想驚動了一個二千多年的九音獨角獸，這個妖蜃，本住在雪峯山下，地脈之中，他知道這裏發現了寶物，他所以穿通地脈，一直來到辰州，待了足有數年，這才把那盞神燈，燈燄用靈本身的先天水氣息滅，把燈得到手中，他就住在丹元子的墓道之內，他本有二千餘年的

遺業，自從得了神燈，他又借神燈的靈氣脩道數百年，神通益發廣大，他自己推算若要脫體飛昇，非聚三百六十個童男女的陰魂，付在自己身上，纔能化去自己肉身，因為他本是一種輟體動物，非借童子的陰靈之氣，不能脫了自己的肉身，他所以用了一個陷地的神功，把平地陷下一個百丈深穴，他每日用許多的幻術，來引誘四鄉的愚民，他的元神暗中，推倒尋找，那童男童女，幾時夠了那三百六十個的數目，他再用幻術，向穴裏吸收，我查明之後，就暗中告訴教中的門人，令他們暗暗通知四方來的男女，教他們凡有小孩之家，無論是男是女，一概不許在此處停留，趕緊回家，因為這是一種妖氣，并非奇觀，恐怕男女兒童有損無益，好在來的這些四方之人，十有八九，盡是我教下的門人，一聽我的吩咐，不消兩天，凡帶孩子來的，全都漸漸散了，凡在那裏看的，盡是些壯年及老年的男婦，我一看所有的童男女全部散去，知道他一定心還不死，要用別的法子來引誘愚民。我可就打算法子，第一除了這個妖蜃，第二要收他這個神燈，知道這個水中的各動物，最喜的是燕肉，但是這普通的燕肉，那能將他引出來呢，於是想起在嶽麓山後山，積雪岩下，出一種雪燕，這種雪燕，其大如鷄，要把這東西取個三五隻來，一定可以把這個妖蜃由穴中引將出來，於是我親自去了一趟嶽麓山，足待了有一個月的工夫，纔得了三隻雪燕，回到辰

州又費了四十九天的時間，在丹爐裏面，煉了三枝縛龍勾，於是將這三個雪燕，去了翎毛同腸胙，令人穴邊上，支上了三口大鍋，內中滿注香油，我把這三個縛龍勾下在三隻雪燕之內，燕肉上用了迷靈之法，我在穴上擺上了香案，行起法來，叫人在鍋下生起炭火，頃刻三鍋油，清烟繚繞，沸騰起來，令人趕緊把三隻雪燕，分投在三隻油鍋之內，這個時候，真是香氣觸鼻，我立刻用迫氣之法，將那許多香氣，一直迫入地穴之內，令大家手持鐵帚，蘸着香油，向穴內飛洒，原來那妖蜃正在地穴之內，噴那許多的幻法，忽覺着一股子奇香透入鼻孔，不由的揚起頭來，向上面吸收，豈知越來越香，還不時飛下許多油來，那油滴到口，立刻氣爽神清，不由的饒吻大動，他這纔懷中抱定神燈，駕起一朵溼雲向上飛來，不想越向上來香氣越濃，頃刻到了穴口，只見穴口上空，平空懸着三個焦黑的東西，那個香氣就由上面飛出來的，而且上面直向自己口邊滴下許多油珠，第一是這個東西却數臨頭，第二也是他安心不正，所以遇上暗中的尅星，畢竟異類雖然得道多年，仍是知識淺薄，所以他不管好歹，張開大口，一直向那三個東西吞去，那知將將吞到口中，尙未曾咽下肚去，那紀通玄劍訣一撤，一聲雷响，平空吊着一個水缸粗細，十丈長短的白盤，被那三支縛龍勾，兩枝勾住兩腮，一支勾住上脛，不獨如此，那三支勾子一經掛在肉中，

立刻神氣昏迷，被三隻縛龍勾釣上穴來，釣起了有十丈高下，這時候看熱鬧的，真有數萬人衆，不由的同聲喝了一個彩，這一聲真不亞如天崩地陷，震的人耳聾目眩，那妖蜃神氣一迷，立刻抱不住神燈，那神燈一縷光華，直向穴底落去，紀通玄一蹶身形，落下穴去，直如流星趕月一樣，這才把神燈接在手中，駕遁飛上穴來，到了香案之前，撤了法壇，把妖蜃慢慢移在陸地之上，用法把他懸在一株古樹上，叫大家退在四面，相距半里之外，自己這纔雙手一伸，只見兩條魔火，向妖蜃身上一撞，立刻一個焦雷，把妖蜃燒成一堆灰燼，復又用了個復原大法，那個百丈地穴，這才復舊如初，於是將衆人散去，回了教堂，從這一來，可就喧傳開了，所以湖南辰州這一帶，全同紀通玄叫活神仙，那入教的，一天比一天更多了，今天淳于先一問，他才大略一說，只聽鄧芳說道，道友雖然神燈利害，依我的主意，我還是回山稟明了我們掌教，多請一兩個幫手，方算萬全，紀通玄說道友，既然如此說，幫手多那不更好啦嗎，那麼就請你回轉仙山，去稟教主，鄧芳這才辭了紀通玄，同淳于先一縷黑氣飛回鬼門嶺去了，轉眼來到鬼門嶺，落下遁光，走入鬼母洞中，一看靈蛇正同靈燄在一處談話，趕緊向前參見，靈蛇說你回來幹什麼來了，鄧芳說弟子自從奉命外出，前往各處傳教，到了辰州，同無形教中二十七世教主，紀通玄相見，於是就把經過，

對靈蛇一說，靈蛇說這逆真得隄防他們，我再派三個徒弟，同你前往，你可將我這桃花燈魂精帶去，告訴紀通玄，叫在他那無形教堂之內，佈下一座神燈陣，你把這桃花燈魂精，懸在神燈陣內，到時我再派人前去助你，或者也許我自己去走一遭，總之將他們這夥子劍仙，同他們的門下，消磨一個，他們就少一個幫手，於是叫過火眼神魔郭秀，鐵臂神魔林淵，追魂侍者西門彥同金眼神魔郭芳，這是靈蛇的四個掌門弟子，各有玄功，四個人辭了師父，帶起了桃花燈魂精，一同出了鬼母洞，直奔彰德府飛來，工夫不大，到了索家莊，走進莊來，莊上的鄉民，一看平空來了四個異服的道人，神頭鬼臉，十分駭怕，後來瞧見他們四個，一直走入莊主宅中，這才知道是教主來的朋友，再說紀通玄正同淳子先在丹房閒坐，忽見童子進來報告，鄧真人同定幾個面生的人，一同走進教堂，紀通玄一聽，連忙同淳子先迎出丹房，將四個人接入丹房之內，互相一指引，大家分賓主坐下。鄧芳這才把靈蛇的言語，對紀通玄一說，那紀通玄一聽，十分歡喜，久聞靈蛇神通廣大，真要到時他來相助，就是八宗掌教前來也不怕他，想到這裏，說道道友，爲這個事情大費心神，又蒙貴教主概然相助，貧道我先謝謝，鄧芳說道友何必如此的客氣呢，既然站在一條路上，豈能還分你我，到了夜間，紀通玄在無形教堂之內，施展魔法，佈下了一個神燈陣。主陣

正是紀通玄同鄧芳，那淳于先同火眼神魔郭秀，鐵臂神魔林淵，追魂侍者西門彥，四個人分守四方，淳于先守西方，郭秀守北方，林淵守東方，西門彥守南方，不題索家莊預備，再說洗塵帶定七小，一直由上清宮飛向侯家集，找了個無人的地方落下道光，一直奔村內走來，這幾個人一進村，大家可就注上意了，本來是不倫不類，服制格別，洗塵是個烏衣老尼，朋飛東方鉞張琳全是武士打扮，那駱紅英也還不甚出奇，最惹人注目的，是二鳥一龍，那二鳥一身豹皮渾吞，毛兒向外，十二三歲的年紀，雙臂露肘，雙足齊膝，赤足芒鞋，手足之上全套着金鐲，頭梳雙髻，眉清目秀，那龍助頭梳冲天杵的小辮，前髮齊眉後髮蓋頂，面似桃花，紅中透潤，一身紅錦襖，虎皮披肩虎皮戰裙，也是上身齊着兩肘，下身齊着雙膝，赤足芒鞋，雙手帶着金鐲，胸前跨着一個豹皮囊，你想這些人，跟着一個老尼姑，有個不惹人注目嗎，他們在前面走，後面跟着許多人觀看，工夫不大，一直來到侯得印門首，紅英上前叩門，只聽裏面問道是誰，紅英脫道是我，雙門一開正是那鑽天燕飛腿喬元化，一見紅英說道，妹妹回來了，紅英說回來了，喬元化說全請裏面坐吧，於是大家一同進門，後面那些人，這才知道這些人，是往老俠客家內來的，大家一哄而散，再說喬元化，領着大家一同進了上房，那侯得印同單順，正在屋中坐着，聽見外面一片脚步

聲音，掀簾子一看，正是紅英同大家進來，二老迎出門來，請大家進裏間，紅英一指引，二老才知道這七個人，全是劍仙，別看那三個童子年幼，可全都二百多歲了，二老這才令徒弟把後面的五間把式房，收拾清楚，請七位在後邊居住，因為那裏清靜，這時候侯慕蘭也來到前邊，同大家相見，洗塵一瞧慕蘭姑娘，神清氣爽，頗是道中之人，於是一問慕蘭的年歲同武功，慕蘭對洗塵仔細稟明，洗塵才對侯老俠客說，我看姑娘神清氣爽，對紅塵的福份，半點皆無。若令他身入玄門，不消十年，我可以保他成一有名的劍客，若再加意脩持，成一個地仙，十分的容易，侯慕蘭一聽，心中歡喜，打算就要求洗塵大師收列門牆，但是用目一瞧，自己的伯父，那無髮儼，本也愿意，但是因為自己一生無子，止有這麼一個姪女，自己這麼大的年歲，真真要把他認在劍仙門下，一意脩道，見面可謂無期，自己膝前連一個承歡之人全沒有，想到這裏，不由的低頭不語，侯慕蘭一瞧，伯父不言語，自己也沒有答言，可是心中早存下了一個念頭，他這個念頭這一存，纔有後文一段侯慕蘭誤走毒峯峽，洗塵大師三上熊耳山，這全在本書的中集，鹿海仙踪裏面說明，放下不表，再說洗塵大師，一瞧無髮俠低頭不語，侯慕蘭也欲言不言，自己也就不往下說，這個時候單順已經令喬氏兄弟，將後面

五間廳房，指揮家人收拾齊整，進來報告，無髮俠一聽，對洗塵說道，老仙師現在後面收拾了幾間清靜房屋，比這裏略微乾淨一點，我的意思，因為這前面太亂，所以請你老人家同各位仙俠，同往後面休息，不知你老意下如何，洗塵說，這又教老俠客費心，說着令喬氏兄弟在前面帶路，無髮俠同單順在後面相陪，洗塵帶着大家，一直向後面走來，工夫不大，來到靜室裏面坐下，這時已由無髮俠派人在外面買來了一桌酒果，喬元化擺好了桌子，請大家入座飲酒閒談，洗塵一看，候得印十分的誠懇，於是也不推辭，令大家一同入座，侯單二俠在主位相陪，這時候無髮俠可就說了，今天既蒙各位劍仙光臨舍下，這不獨是老夫合家的大幸，連這一帶的鄉民，全都感德莫銘，因為在鄰村出了這種胡行的教匪，若單獨請幾個俠客，那是萬難成功，還許受了大害，也是這一帶的百姓福德深厚，所以正趕上紅英姪女，由此經過，纔將衆位請出來，這一來一定可以滅除了邪教，給這一方便民造福，老夫這裏先替大家謝謝衆位，說着立起身來，就要行禮，洗塵連忙令東方鉞張琳二人將無髮俠扶住，說道貧僧受上清教主差遣，帶着幾個師弟來此除妖，第一是師尊之命，第二除暴安良也是我們份內之事，何敢勞老俠客多禮呢，還請坐下長談，不知近來索家莊那裏，可有什麼動靜沒有，無髮俠說，老夫近幾天，也時常派人去索家莊打探消息



，就是前幾天，由莊外來了四個面生的道人，打扮十分的奇異。除此以外，並沒有什麼事情了，洗塵一聽，說道：「俠客，可曾打聽明白那幾個人是作什麼的嗎，無髮俠說也會派入暗中探聽過，雖然不知姓名，但是准知道同無形教是一黨。洗塵說這就是了，今天夜中我們先去探一探無形教的舉動，然後再定方針，大家談了工夫不大，天已到了上燈的時候，洗塵說二位文賢弟，同龍賢弟，你三位可以先去探一探索家莊，回來我們大家再為分配，如能一舉將他消滅了最好，不然打草驚蛇，難免漏網。文鶴一聽答應，說道：「謹遵師兄吩咐，說着二鳥一龍起身離座，說了一聲走，立刻一股清風無影無形了，侯單二俠，同喬氏兄弟慕蘭小姐，十分稱羨不翅，再說二鳥一龍，無形這一塊來到索家莊，用目一看，在村莊當中有一所極大的宅院，在宅院後面有一所花園，園內燈光明亮，鐘聲盈耳，在半空之中，隱隱顯出一股妖邪之氣，只見妖雲密布，邪霧氤氳，隱隱還有一股子腥臭之氣，在雲霧之內隱着一所教堂，教堂四面，分五行列八卦，顯出一百零八個豆大的藍火珠兒，在正當中隱着一座繚絡垂珠的寶蓋，蓋下面隱約好似一個斗大明珠，但是珠光暗淡，費盡目力，看不明白，請勸着了半晌，對二鳥說道，二哥哥現在我們可以下去瞧一瞧嗎，二鳥當初本是無形教的鼻祖，一看就知道這是無形教中的真傳實授，八卦消魂神燈陣，那週圍的一百零八顆

藍火珠兒，大概就是那紀通玄得來的那九微真人丹元子皇甫明心那盞神燈所化，但是當那個寶蓋，可不知是個什麼東西，正然心內尋思，忽聽龍助要下地去看，文鶴說八弟聽我告訴你，看下面這個鋪張，好似一座陣圖，乃是當初我們無形教所創，名叫八卦消魂神燈陣，明白這個陣法的各大弟子，全都被老尊者用無形劍殺了，不知道這個紀通玄，怎麼得來的這個傳授，我們今天既然前來，當然要看看這個神燈陣，他們的運用如何，但是我們要小心那一百零八盞神燈，同當中那個寶蓋，至於陣法，那倒不成問題，龍助說哥哥，我們是顯形下去，還是隱形下去呢，文鶴說，還是隱形爲是，因爲我們是暗探的性質，探明以後，再明張旗鼓同他爲敵，我們三個人，千萬不要分開，龍助答應，三個人一按遁光，一股清風投入陣中來了，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，

## 第四回

神燈陣毒瘴連天三仙被困  
侯家集妖氛匝地一鬼施威

却說二鳥同龍助，三個人按落遁光，一直落在神燈陣內一看，只見那一百零八盞神燈，猛烈大放光明，燈光暴長，頃刻的工夫，燈焰長了足有丈餘高下，同時由上面那縷絡寶蓋之下，發出萬道紅霞，化成一天花雨，直向下面罩來，原來那神燈同桃花瘴魂精，自具一種

能力，二鳥一龍雖然隱形消陣，那主陣的人，尙未發覺，這兩種異寶可就自己起了變化，再說紀通玄同鄧芳，正在陣中打坐，忽見燈籠暴長，那桃花燈魂精，發出萬道紅霞，就知道有人入陣，那紀通玄連忙用傳音之法，知會四面守陣的三魔。同淳于先，然自己運起當中的主燈，要將來人的隱術破去，那知連連玄功，燈籠四合，頃刻鑄成一片烈火，那寶蓋下的桃花燈魂精，化出一天花雨，紛紛下落，紀通玄准知道來人一定困入陣中，頃刻就有魄散魂消之危，魂魄一散，自然現出形來，待了足有半個時辰，紀通玄同鄧芳向四面一看，那陣中燈燄亂舞，毒瘴齊飛，休說人形，連半點踪跡也沒有，不由的十分納悶，再說二鳥一龍，自從一入神燈陣，一見燈燄暴長，那桃花燈紛紛下落，三個人知道這個毒瘴專毀脩道人的法體，如若再被燈光罩住，頃刻就要魄散魂消，所以三個人運起無形法，一直飛出神燈陣外，再瞧那紀通玄，已經運起神功，三個人不由的暗笑，圍着這座陣，在外面足轉了兩個週圍，只見一團烈火，充滿了神燈陣口，其餘任什麼也瞧不明白，這陣中的人位全被火光遮住，驚勛說二哥哥，我們竟在外圍往來，陣中我們一點也不明白，這怎麼辦呢，依我說，我們既然前來，還是冒險一陣，到了瞧瞧這門紀通玄，同靈蛇門人，有多大道力，二鳥說八弟，如若打算進陣去瞧，這時他們瞧不見我們的踪跡，一定把燈燄

收去，乘勢我們飛入陣中，試一試這個桃花燻同神燈的力量如何，三個人商量好了，單等紀通玄收起燈燄不表，再說紀通玄同鄧芳，一直煉了足有一個時辰，依然不見形跡，紀通玄說道道友，沒非說敵人沒有進陣嗎，怎麼這半天的工夫，連個影子也沒有呢。我們先收了燈燄，看個究竟，說着雙手一揮，一陣清風，立刻烟消火滅，露出這一百零八盞神燈，佈成東西南北四洞門戶，空中懸着一座寶蓋，罩定那一粒萬年桃花燻魂精，二人將神燈收起，只見清風過處，無形妙化境前，現出三個人來，紀通玄同鄧芳不由的一怔，正要張口相問，不想兩個穿豹皮的童子，齊齊的雙手一張，向二人照來，那紀通玄真不愧二十七世無形教主，畢竟道法精奇，一瞧二人伸手，連忙將神燈向上一舉，一片金光將十口無形劍擋住，金光一動，立刻四面燈燄飛將起來，頃刻將一座神燈陣復又鑄成一片大火，紀通玄手托神燈向下問道來者何人，為什麼夜晚擲亂神燈陣，二鳥說道，家住終南山，翠林岩，潛凝洞內，人稱終南二鳥的便是，你可是無形教的二十七世門人，紀通玄一聽，知道不好，這個二鳥，本是無形教祖的兒子，他二人前來，深恐這座神燈陣有些難保，想到這裏，說道二位原是前輩上仙，弟子不知，多有得罪，但是三位上仙，夜晚前來不知有何吩咐，文鶴一聽，說道紀通玄，你既是無形教下門人，就應該尊守當初無形教祖的教規，怎

麼你竟破壞教律，塗炭生民，你可知道當初三十六大弟子，因為不守教規，全被教祖用無形劍殺死，既然你們得全性命，就應該力改前非才是，現在因為你仍然惡習不改，所以我三個來到此處，第一清理門戶，第二要替生民除害造福，你若識時務，趁早收了神燈陣，散了教徒，改了前惡，找一個深山古洞，閉戶潛修，將來還可不失仙體，如若不然，恐怕目下你有戮魄誅魂之慘，你休仗你的那一盞神燈利害，你可知道，青海龍骨寺，紅教教主那是何等神通，還落了個冰消瓦解，何況你那微末的道業，豈能保全，因為你今天還能不昧根源，尊敬長上，所以我用善言相導，那紀通玄一聽尚未答言，旁邊惱了金眼神魔那芳，他本來身居化外，不懂什麼叫作道理，他一聽文鶴這種言語，不由的心頭火起，一聲怪叫，說道好你三個無知小子，無故夜晚前來攪鬧神燈陣，被困陣內還不認罪服輸，還敢巧言花語，大縱今天你三個可算劫數臨頭，說着用手向上一指，只見那桃花燈，化成一片紅霞，落將下來，龍助一瞧，連忙展動金光縮影，將三個人的身體護住，再瞧那一百零八盞神燈，燈燄復又聚在一處，在那大火當中，現出方丈大的一片金光，圍着三個童子，那桃花燈同燈燄一絲也侵不進金光之內，紀通玄一看，燈燄制不住來人，於是運起神功，把一盞主燈，運在當中，直向金光之上壓來，二鳥一龍，在金光之內覺着，平空添上了數十

這一响，震動了桃花瘴連那中纓絡垂珠的寶蓋，也壓將下來，這時那四方的一百零八盞神燈，也漸漸向當中聚攏，頃刻把一座無形妙化神壇，團團圍住，一座寶蓋一盞神燈，雙雙壓在金光之上，這時的二鳥一龍，打算移動金光，飛出陣去，但是金光被上面的壓力壓的一絲也不能動轉，若打算出陣，非收了金光解化形體不可，但是若收了金光難免被燈燄罩住，或是沾了桃花瘴，也甚危險，這一來把個神通廣大的一龍二鳥，困在陣內，這個時候四方的火眼神魔郭秀，鐵臂神魔林淵，追魂侍者西門彥，同五行真人綠面狃淳于先，也一同隨着神燈移到中央，顯出身形，一瞧二鳥一龍被困陣內，於是各施法力，催動燈燄，齊往當中攏來，紀通玄一瞧，雖然神燈同毒瘴制不倒一龍二鳥，但是那二鳥一龍打算出陣，也不容易，於是知會四魔，同淳于先，按方向坐下，各運玄功，打算三日夜把金光煉化，將二鳥一龍煉的神形消滅，再說文鶴一瞧，知道出陣甚難，若不先將他這神燈，或是毒瘴破去，這得被他困到幾時，自己猛然靈機一動，暗道我這金頭玉尾如意紫雲針，能破各種毒瘴，這個桃花瘴也是毒瘴之一，不過道業甚深絕了，我何不試上一試，想到這裏，告訴

龍助一面催動金光用力抵抗，自己同文鴛二人每人取出一條紫雲針，一揚手向上飛去，這兩團紫雲，穿透金光，直向桃花瘴撞去，真是一物自有一物妙用，不過那桃花瘴道業太深，所以這兩排紫雲針除不了他，但是向上一攪，那桃花瘴也立刻成了散力，被針光撞的漸漸向上升起。頃刻的工夫，被針光托的升起了數丈高，那高道紅霞，也被紫雲團圍包住，鄧芳一瞧，桃花瘴被人家趕住，連忙將一身的精力，完全運到毒瘴之上，向下壓來，可是費盡氣力，一絲也不肯下降，這個毒瘴，龍助交鴛可就覺着上面的壓力減輕了許多，龍助又一揚手，退下了一隻子母鸞為錫，向上飛去，這毒瘴本認消滅後天的水火風雷，前文已經表過，所以一出手，那金錫立刻化成一片金錫的光網，直奔左燈發來，立刻將神燈的燈燄圍住。雖然將燈燄圍住，但是那神燈本是先天之火，被金錫束的，不過稍稍減了威力，四面那一百零八盞神燈的燈燄，可就被金光隔斷了，二鳥一龍這才在神燈陣，內得了自由，但是仍然出不了神燈燄之內，因為那燈燄本是先天之火，變化萬端，被金光在內一攪，又加上紀通玄同四層淳子先，各運神功，那燈燄由無質變成了有質，平空將衆人鑄在裏面。二鳥一看，雖然紫雲針托起桃花瘴，鴛鴦錫束住神燈，但是仍然出不了一神燈陣，不由的十分着急，暗道他這燈燄如此利害，大約是先天火氣所化，所以這鴛鴦錫也失了功

用，我們的無形劍，也是先大過氣爲用，雖然破不了燈籠，我不會冷不防去傷他們主陣之人嗎，陣主傷了去了主持，神燈自然失了功用，想到這裏，默運玄功，左手一伸，一縷罡風穿過金鏡，奔火眼神魔郭秀射去，那郭秀正在主持神燈，只見火光亂滾，如同浪轉波翻，猛覺着一陣寒風透體，不由的哎呀一聲，無形妙化神劍，穿透前胸，傷了元神，死在神燈陣外，這時無紀通玄同三魔淳于先，正然操持陣法，猛聽郭秀哎呀一聲，死在地下，知道受了人家的暗算，紀通玄明白這一定是受了二鳥的無形劍，那無形劍本是無形教不傳之秘，專傷人的元神，郭秀既然受傷身死，我們四個必須十分留意提防，想到這裏，連忙知會三魔同淳于先，用一防備，尙未告訴完了，那追魂使者西門彥，又哎呀一聲，倒在地下，原來文鶴一瞧無形劍斬了郭秀，緊跟着文鶴也一伸手，用無形劍斬了西門彥。這時神燈陣去了兩面門主掌，那燈籠可就活動了，二鳥對龍助說道，此時燈籠變動，再不出陣，更待何時，就着金錫金光隔住燈火，紫雲針托住毒瘴，我們收了金光縮影，出了神燈陣，再想辦法，龍助答應，乘着紀通玄同二魔四個人，一怔神的工夫，收了金光，浩風一掙，飛到神燈陣外，一招手收了金錫同紫雲針，那神燈同桃花瘴向下一落，一聲响亮，冒起了千丈烈火，激起了萬點紅霞，映的半空之內，化出一天雲錦，再說紀通玄，正然告訴大衆



預備留神，不想西門彥復又被傷身死，不由的一怔，再瞧陣內困住的二鳥一龍，已經踪跡皆無了，將要說敵人逃走，還沒有說出來，那神燈同桃花瘴已經落在地下，自己連忙一招手，收回主燈，收了神燈陣，將鄧芳林淵淳子先招呼到無形妙化壇前，將要說話，清風過處，壇前依一顯出三個童子。原來二鳥一龍，落在陣外，一看紀通玄收了神燈陣，將三個人招上無形妙化神壇，文鶴說我們再同他們分個上下，所以未等他四人說話，立刻現出身來，正要運動無形劍，只見半天之內，猛然降下萬丈黑烟，由黑烟之內飛出一天紫色的花雨，將二鳥一龍圍在裏面，那黑烟一散，由空中落下八個異服的道人，後面仙樂齊鳴，十餘個女童，各持樂器，圍定一座九龍沉香盤，兩個大力魔鬼，前拽後推，盤上坐着一個怪形蛇首人身的瘦小道人，一抬手，先將桃花瘴收在手內，原來這正是那鬼門嶺，鬼母洞的洞主七煞教主靈蛇真君，那靈蛇真君打發四魔帶着桃花瘴走後，自己甚不放心，一摸過了二十餘日，不見回報，這天正同青燐教主，靈燐真人商量如何開創青燐教同七煞教，忽覺心神一動，連忙默運玄功，這才知道二弟子火眼神魔郭秀，四弟子追魂侍者西門彥，在神燈陣內死在無形劍下。大弟子同三弟子雖未受傷，自己若再不去，恐怕也難免有喪身之禍，不由的一聲大吼，氣死我了，靈燐說道道友，合誰生氣呢，靈蛇說道道友不知，

聽我告訴你。前天不是我那大弟子鄧芳回來。我又派了三個弟子。助紀通玄去擺神燈陣嗎。不想終南山的二鳥，同積石山的一龍，去探神燈陣，無形劍殺死郭秀同西門彥，我若再不前  
 去相救，恐他幾個人也難免有喪身之災，靈燄說道道友如何知道，靈蛇說當初我令鄧芳帶  
 桃花瘴去的意思，就是那桃花瘴已經同我心息相通，如有了大勝或大敗，我自然心有所感  
 。不然那鄧芳對桃花瘴的運用，本不十分明瞭，我何必教他帶這麼一種無用的寶貝，作甚  
 麼去呢，靈燄說道，既然如此，道友還是快去爲對，靈蛇說那是當然，於是傳齊了八大弟  
 子，託靈燄照應鬼母洞，自己帶着一部女樂，駕起沉香椅，一直奔索家莊飛來，工夫不大  
 來到索家莊，遠遠一看，就瞧見起了一天雲錦，將將來無形教堂上空，只見妙化壇上  
 站着四個人，壇下現出三個童子，仔細一看正是二鳥一龍，雖不認識，也聽人說過，他們  
 的打扮，於是左手一指，紫豔瘴落將下去，實指望用紫豔瘴將三人捉住，好報那殺徒之仇  
 ，所以紫豔瘴一落，自己帶着門人落在壇上，那紀通玄同鄧芳林淵淳于先一瞧，鄧芳說道  
 教主來了，說着同林淵向前參見，靈蛇說道我晚來了一步，以致傷了兩個門人，那紀通玄  
 同淳于先，這才知道來的是七煞教主靈蛇真君，二人過來對靈蛇行禮，靈蛇連忙伸手相摻  
 ，說道我同二位道友，并無統屬，何必行此大禮，二人說道，教主本是前輩上仙，弟子二

人馬敢分庭禮，靈蛇連連擺手，說二位千萬不要客氣，我還要將擒住的，這三位小孽障，處治一番，以報我師爺徒之恨，說着雙手一搖，只見壇下那一片黑烟，立刻四散，那靈蛇本打算冷不防，一定可以將三小用紫雲罩住，如今撥開黑烟一看，原來壇下空無所有，那三小童早已踪跡皆無了，不由的呵呀一聲，說道原來三個孽障，化形走了，這不過讓你三個多活三兩日，少不得逐個偷來，正說到這裏，只聽身後有人哈哈大笑，說道好輕巧的話兒，靈蛇一回頭，原來二鳥一龍，立在身後，相距四五丈遠，那靈蛇一聲怪笑說道：好孽障，竟敢耍笑祖師，說着雙手一張，一紫一紅兩片光華，向三人射去，三人將要撒擋，忽覺身後有了破空的聲音，一回頭，身後也有一個靈蛇，發出兩道光華，向自己射來，再瞧左右，也現出兩個靈蛇，三人一看，說了聲走，立刻清風過處，失了踪跡，那靈蛇原本用的身外化身，四面用桃花瘥同紫豔瘥將三個人圍住，打算一舉將三個人捉住，再說二鳥一龍自從瞧見黑氣一落，三個人恐怕又被人家困住，所以不約而同的解化形體飛出圈外，暗中觀瞧，這才知道來的是當年，三靈二鬼中七煞教主靈蛇真君，二鳥對龍助說道，久聞這個魔鬼，在當年神通廣大，他有三十六種分身變化，所以當年旃檀佛無法把他的元神消除，止將他壓在無音岩下，因為我們出世年淺，所以未曾同他會過，今天相遇，

不可不分個高下，也教他瞧瞧後輩人材，不是無能之輩，三人議妥，正趕上靈蛇收了紫瞳療，說了幾句遮羞的言語，二鳥一龍這才現出身形，同靈蛇答話，不想靈蛇一照面，就分出四個分身。來捉三人，三人才變化形體飛上太虛。那桃花療同紫瞳療，雖有萬年道業，也因不佞散則成氣之仙，但是靈蛇早預備下了導氣求踪之法，所以三人雖然飛身太虛，但是回頭，只見每人身後，緊緊跟定一個靈蛇，指揮着兩條光華，你走到那裏，他跟到那裏，只要你精神一聚，那兩條毒療立刻沖到身上，那靈蛇的化身，本不知三人在什麼地方，他這道氣求踪之法十分利害，你逃到甚麼地方，他自然隨着你的氣體跟到甚麼地方，這是利用對方的一種道引之法，三個人頃刻飛出了數百里遠近，一回頭那靈蛇依然跟在後面，氣的個龍助一回首，就是一個焦毒，對靈蛇射去，一聲大震，也是靈蛇未加提防，所以一個跟頭落下道光，這時的二鳥，也雙手一伸，發出無涯神劍，那劍本是靈氣爲用，所以那兩個化身，也被劍氣迫的落下遁去，三個人將要散形聚體，不想那三個靈蛇，依然跟踪追將上來，惱的個龍助，氣沖牛斗，那正乙神雷，如同爆豆一樣，一個跟着一個，這才把靈蛇的三個分身擊退，三個人這才說道：「不想這個靈蛇如此的利害，比靈魔靈饑還差以上，我們現在已然探明了他們的虛實，我們就不便再去索家莊了，我們回到侯家集，同洗塵師兄

商議商議，再定辦法，於是三個人仍然駕遁飛向侯家集來，頃刻來到無髮俠家內，落下遁來，一瞧洗塵大家，正在屋中等候，這時候已經東方將曉，月落星稀了，洗塵一看三個人回來，說道三位夜探索家莊，消息如何，文鶴這才把索家莊，如何設下了八卦消魂神燈陣，三個人如何困在陣內，斬了靈蛇兩個門人，這才出了神燈陣，本打算將紀通玄他幾個一同殺死，不想那鬼門嶺鬼母洞中的七煞教主靈蛇真君來到，鬥法不勝，這才回來，仔仔細細說了一遍，洗塵一聽，不由的雙眉緊皺，說道不想七煞教主又加在這裏面，此事恐怕非你我幾個後輩所能解決，必須稟過師尊，方可以根本打算，於是請無髮俠取來了文房四寶，洗塵脩好書信，用飛劍送往上清，這天神聚叟正在丹房默運元神，猛然接到洗塵的飛劍傳書，打開一看，才知道靈蛇到了索家莊，自知若憑幾個門人，萬難取勝，自己若打算出頭，恐怕仍然難勝靈蛇，想到這裏，於是修了一封書信，用飛劍送往靈岩，請虛無叟想個解決之法，自己復又寫了一封書信，答復洗塵，令洗塵小心隄防，靈蛇暗中用法傷人，那虛無叟自從打發東方鉞走後，甚不放心，正打算默察來因，忽接到上清飛劍傳書，打開一看，知道靈蛇下山，衆門人恐怕要受毒瘴之害，這個事必須自己偕同神聚叟，一同往索家莊去走一遭，想到這裏，才對如意仙同紫髯公二人說明，將書信交給二人觀看，谷昭說大

原  
书  
缺  
页

原  
书  
缺  
页

，不想亂子還是出在那個莊上，靈蛇說道，可見這個侯家集對你這個無形教，并不十分信服了那麼我先給他們一個報應，你這個無形教往後就容易宣揚了，這也是殺一警百的辦法，等將這幾個劍客消滅以後，我也要留鄧芳在裏開創七煞教，紀通玄一聽，十分歡喜，說教主打算給他們一個報應，但是怎麼個辦法呢，靈蛇說道這極容易，我先用這兩個毒瘴，祭在侯家集上空，我再用玄功一催，那本莊上的民衆，自然身有感應，或是神識昏迷，或是乍冷乍熱，如若他們心向吾教，立刻就免去了疾苦，如若永不回心，立刻就能身死，那幾個劍客不過是些肉體凡夫，有幾年道業，大約他們也不能爲力，再說我這兩個毒瘴，沾在脩道人身上，立刻損去道業，沾在平人身上，立刻病倒床頭，這不是一舉兩得嗎，再說這兩種東西，受我心血熬煉，已同我心息相通，或聚或散，無微不至，可說變化萬端，只要被他罩上，就無法逃脫，我再暗中去到侯家集，看看那裏還有何人，紀通玄一聽，說道既然如此，就請教主大顯神通，也叫近世各派劍仙瞧一瞧七煞教，果然神通廣大，不敢輕起靈端，如若那一方人民，到底不悟，弟子再加上這一盞神燈，索性將那些無知的愚民，全將他們化成灰燼，靈蛇一聽，也甚歡喜，這一伙子邪魔，只顧快一己的私憤，他也不想天地好生，豈能容一班邪魔任意塗炭生民，所以後來這一些邪魔，全難免誅魂戮魄之苦



，這是後話，再說靈蛇商量妥當，紀通玄同淳子先，帶着一衆門人，二次上了無形妙化壇，用日向侯家集那帶一看，靈蛇首先呵了一聲，說道原來他們早有預備，用雲霧把村莊封住，但是你雖然用雲霧封鎖莊村，豈能教你們脫了這毒瘴之災，於是雙手一伸，一團紫氣，一片紅雲，直向侯家集飛去，眼看到了侯家集上空，立刻停在空中，略一折轉，化出萬丈黑烟，把一片封鎖的雲霧罩住，那一片紅雲同那一團紫氣，立刻爆散開來，化成無數的紅雲紫霧，紛紛向黑烟之內，落將下去，這兩顆萬年毒瘴，向下一落，第一行法的道業深遠，非鄧芳可比，第二那兩顆毒瘴之精，又經靈蛇煉的同他心靈相通，所以那洗塵同二鳥的護村雲霧，可就有點禁受不了了，再說洗塵正然同二鳥施展神功，忽見漫天黑氣，罩將下來，頃刻天地晦暝，如同墨染。伸手不辨五指，洗塵知道這是靈蛇作怪，幸虧早先知會了全村民衆，不然天地這一黑暗，立刻合村就得鼎沸起來，洗塵一看，連忙令紅英取出乾坤鏡來，保護村莊，紅英一聽，連忙將乾坤鏡取出來，去了鏡袱，向空中一掬，立刻由鏡上射出萬丈金霞，化成一天彩霧，這一來真不亞如一輪旭日東升，立刻空中如同日光下射，復原了回來的景像，洗塵仔細一瞧，鏡光止能將封鎖村莊雲霧相近的黑氣照散，對外層的黑烟，同紫霧紅雲，止能托住，可是不過能托一部份，那鏡光不到的地方，那黑烟仍然向

下直落，眼看那黑烟壓將下來，洗塵這才對大衆說道，你們可以小心預備迎敵，那靈蛇難免不乘機侵入，待我先托住他這毒瘴，保住這合村的生靈，龍弟用金光縮影，遊行四外，大衆加意隄防，等候教主前來救應；我將他這毒瘴架住，紅英鳥收起乾坤鏡相助大家預備，說完自己盤膝坐在院內，由懷內取出燬煉將成的菖芝仙劍，托在掌上，自己真氣內斂，一聲响亮，沖開泥丸，由頭上飛起了一顆明珠舍利，立刻大地變成一片青光，又加上那一株菖芝，紅光四射，綠葉上面發出無量綠色光華，頃刻將合村映成琉璃世界那一顆舍利復又垂下許多光絲，將洗塵的身體護住，這才將上面那黑氣同紫霧紅雲，完全架住，大家一瞧，這才將心放下，將將隄防好了，忽聽地下隱隱發出雷鳴，在院的當中，平地冒出一縷黑氣，略紅英一瞧，連忙用乾坤鏡向黑氣一視，立刻那黑氣四散飛揚，黑氣一散，由地下鑽出一個斗大的蛇頭，那蛇頭被鏡光照，立刻二目難睜，縮將回去，但是這裏縮下去，旁處又鑽出來，紅英止可用鏡光去照，不想四面八方，一齊鑽起二三十個頭來，那二鳥一看運動那十口無形劍，各處連揮，那蛇頭隨斷隨續，東方弢祭起五枝五行針，一枝紫霞梭，張琳運起兩條吳勾，龍助運動鴛鴦錫，這幾件寶貝，一上一下各處亂打亂削，可是那蛇頭，忽隱忽現，忽聚忽散，忽多忽少，內中他除了躲着乾坤鏡，別的寶貝打上，就散成一

片黑煙，轉瞬又聚在一處，圍的大家全都手忙腳亂，猛的一聲雷響，那靈蛇現出身形，一張口吐出兩顆明珠，一紅一紫，光華一散，立刻將大家所有寶貝，完全托住，紅英用乾坤鏡對他一視，他立刻失了踪跡，又在旁處顯出真形，頃刻的工夫，在這方圓二十丈大小的地方，顯出三十餘個靈蛇，但是一經鏡光，立刻隱去，鏡光一動，復又顯形，氣的紅英，各處亂照，但是此隱彼現，此現彼隱，足有半個時辰，那靈蛇依然毫髮無傷，只聽靈蛇哈哈笑道，你們這夥子無知的孽障，大胆妄爲，今天祖師到來，少不得將你們完全捉住，教你們認認七煞教的利害，大概現在你們沒有辦法了，我可要，這個要字將一出口，猛的眼前金光一閃，現出一個人來，說道你要怎麼樣，靈蛇一看，這個人五短身材，瘦小枯乾，形如乞丐，靈蛇不認識，說道來者何人，教主好送你往陰司掛號，只聽那個人說道，脩道靈岩，姓谷名昭，你知道有個海南三劍嗎，我身居第三，因爲你來在內地興妖作怪，無故陷害生靈，今天特來會你，靈蛇一聽哈哈大笑，說道晚生後輩，也敢人前顯耀，米粒之珠，也來大放光明，將身一抖，立刻收回分身，聚成一個靈蛇，一抬手空中那兩顆紅紫的明珠，捨了上面空中各寶，一直向谷昭頭上落將下來，谷昭一看，知道這是那兩塊毒瘴的精魂，不由的說道，你這兩塊毒瘴，雖有萬年道業，豈能傷我，但是我若不秤一秤，你這兩

塊毒瘴的斤兩，豈不空會一次，說着一張口，一團白氣，飛將上去，那白氣立刻化成一片白雲，雲中現出斗大的一朵蓮花，整整的將紅紫兩顆明珠托住。這時那東方鉞的五行針，同紫霞梭、張琳的一對吳勾，龍助的一隻鴛鴦鐲，一脫了阻礙，立刻向靈蛇頭上落將下來，一聲响亮，將靈蛇震的化成一地黑烟，緊跟着龍助一揚手，一縷金光，嘩喇一聲，一個焦雷，向黑烟震去，不想那黑烟一散，又化成數個靈蛇，每個靈蛇一震二臂，平空伸出數丈遠近，兩隻大手長有數尺，一直向大家迎面抓來，龍助一瞧，連忙施展金光縮影之法，將大家護住，那大手一近金光，立刻縮將回去，轉眼的工夫，復又聚成一個靈蛇，紅英川乾坤鏡對着靈蛇劈面一搥，那靈蛇身形一閃，復又失了踪跡，這時谷昭，運起玄功，那一朵白蓮，往一處一合，將那紅紫兩顆明珠，包在白蓮之內，谷昭一伸手，打算將兩塊毒瘴的精魂收住，那白蓮向下一落，只聽沙的一聲，由白蓮之內，冒出萬道紅紫二色的遊絲，一轉眼，復又聚成兩顆明珠，仍然向谷昭頭上壓來，谷昭一瞧，第一次沒有將毒瘴收住，那靈蛇又隱了身形，那兩塊毒瘴，依然奔自己落下，用目向各處一看，洗塵護住金莊，衆門人又被龍助護住，知道大家沒了危險，心中暗道，今天若勝不了靈蛇，豈不失了崑崙山面目，想到這裏，一伸手由懷內取出在當初桃源縣，得的那部玉府真言中一個鎮書的圈子，

名叫先天搜神鎖，這乃是先天之寶，就是谷昭在五行鳥八宗門劍的時候，全沒有用過，今天一瞧，靈蛇這個樣子，連旋轉乾坤鏡全制不住他，若不用先天之寶，恐怕無法取勝，勝不了靈蛇，豈能驅除了無形邪教，這個時候，那紅紫兩個毒瘴的精魂，看看落到頭上，他一張手將白蓮收將回來，左手一揚，那先天搜神鎖，飛將上去，這個先天鎖一出手，只聽雷聲隱隱，頃刻化成方圓一里大的，一片金光，平空向上托去，轉眼的工夫，連那半天之內，所有的紫霧紅雲，同那無量黑烟，還有那紅紫兩顆明珠，一同托在金光之上，谷昭叫了一聲收，只見那金光向一處一斂，一聲雷响，立刻雲靜天空，在地上現出一個方圓丈餘大小金色環子，高有八尺，裏外透明，在金環裏面，圍定七煞教主靈蛇真君，左手托定桃花瘴，右手托定紫豔瘴，口中說道，谷昭你雖然將我鎖在裏面，也是我一時大意，我看你還有什麼法子，谷昭一聽，正要答言，這時候空中落下虛無叟，同神聚叟來，那龍助已經收了金光縮影，洗塵收了舍利同苞芝仙草，一同過來，向三老見禮，三老對二鳥一龍說道，三位小道友，這個事情，該當如何，文鶴說，還是三位教主作主方是，我們年紀太幼，不過是聽候指揮，虛無叟說既如此，老朽可就不恭了，一回面對谷昭說道，賢弟你仔細聽聽，千萬不要受了靈蛇的愚弄，一句未完 只聽後面哈哈大笑，說道海南三劍，總有先天

異寶，其奈我何，咱們明天再會，我要失陪了，大家一回頭，只見靈蛇立在後面，向搜神鎖一招手，鎖內那個靈蛇立刻無影無形了，谷昭一伸手，收了金鎖，就要去追，盧無叟說賢弟且慢，我們還要從常計較，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，

## 第五回

紫瘴紅雲靈蛇妖重佈神燈檮  
金光白霧上官星再運定神陣

却說靈蛇真君，因為瞧見侯家集祭起仙雲，將村莊封鎖，自己將兩顆毒瘴，飛到侯家集上空，打算將這一莊生靈強迫他入了無形教，後來一瞧莊內飛起了百丈金霞，同青紅綠三色神光，光中現出一團舍利，將兩塊毒瘴托住，這才知道莊中還不止二鳥一龍，還有佛門脩道的弟子，於是對大家說道，你們小心守住神壇，我往侯家集瞧一瞧，這伙子劍仙俠客，得手將他們廢了性命，說罷一縷黑烟，飛入瘴氣之內，用法術隱起身形，向下一看，只見這一個村中，家家關門閉戶，連一個雞犬之聲全沒有，街道上就得說斷絕行人，惟有一所大莊院，在一個大院之內發出青紅綠三種光華，護住全村，將村中映的變成琉璃世界，那兩塊萬年毒瘴，一絲也壓不下來，真可說是佛法無邊，在一旁還有七八個青年的男女，自己一看，這才遁入地內，打算試一試他們有何能為，不想一出頭，遇上乾坤鏡，認識這是

采薇之寶，仗着自己有三十六個分身變化，所以才幻出許多身形，後來一看這幾個童子的寶貝，全是稀世奇珍，如若硬抗，就得吃虧，所以用起玄功，一離地就用毒瘴精魂，將各寶托住，將要對大家說話，由地內鑽出海南三劍中的紫髯公來，差一點被他將自己的奇珍收去，自己這纔把身體化入毒瘴之內，打算先將谷昭壓住，沒想到谷昭首先發出先天之寶，來擒自己，自己連忙將一個分身作替，元神可就飛上天空去了，他的元神一走，被空中的二老看了個十分明白，所以也沒有相攔，因為攔住，也不能將他捉住，就是捉住他，也沒有辦法，當初的旃檀佛，用波羅蜜定神椿，將他擒住，為什麼用菩提索將他拘在無音岩下呢，那不過也就是因為他的變化通神，無法將他的元神消滅，所以二老也沒有相攔，現在一看谷昭要追，才將三爺攔住，仔細一說，請三爺不必心急，明天我們去到紫雲莊，先瞧一瞧這個神燈陣，然後再對付靈蛇，如若實在勝不了他，我叫二弟去到紫霞宮，問一問長教老師，用什麼方法方能將他除去，至於這個無形教，那倒不成問題，只二鳥道友，就可以將他消滅，那個神燈倒是個稀世之寶，等逐走了靈蛇，再想辦法，谷昭一聽，連連點頭，這時無髮俠同單順還有喬氏兄弟，同侯慕蘭全都過來，對三老相謝，洗塵告訴無髮俠傳知大家，不必再驚疑了，現在彗星已過，沒有事了，無髮俠答應，令徒弟傳知大家，本

來大家也看見了，無故的天地晦暝了半晌的工夫，這才被許多的光華將黑氣逐散，所以家家全都念佛上供不題。再說靈蛇回到神燈陣內，上了無形妙化壇。大家前來參見，一問經過，靈蛇說，原來海南三劍也來了，我非同他們見個高低不可，你們先去休息，大約明天他們一定前來，紀道友你還佈好了神燈陣，叫我這十個弟子，守住四方，咱兩個站在壇上，看一看海南三劍有什麼法力，紀通玄答應，這纔又在壇前佈下陣式。那靈蛇的十大弟子，同淳于先分守四方，暫且不表，再說海南三劍的虛無叟，同谷昭，上清教主，神聚叟一子鬥人，打算去破神燈陣，就勢同靈蛇分個輸贏，於是對張琳說道，你曾在鹿鳴講學會了借物潛形之法，你可以在陣的四方，同那靈蛇的各門人鬥法，擾亂他們的精神，東方鉞由地中時隱時現，使他們無所措手，洗塵同二鳥道友，還有龍道友，一同入陣，朋飛、紅英你二人立在空中，用乾坤鏡向下晃動他的燈籠，我三個專一對付靈蛇，明日午時，我們一同前去，衆門人紛紛答應，各人入座運用玄功，一宿已過，到了第二天，虛無叟對無髮俠說道，老俠客你同單老俠客，可以在家中等候，千萬不可輕去索家莊，我們前去看一看，他那神燈陣，不久還要回來，無髮俠一聽，連連答應，眼看天交已正，虛無叟這才帶着大家，借遁直向索家莊飛來，侯家集離索家莊，本來相隔十餘里遠近，所以轉瞬到了索家



莊，憑空下視，只見無形教堂內，魔火飛揚，燈光閃耀，紅紫光華，紛紛亂滾，虛無叟說道，你們大家各按預定的計劃，前去行事，衆門人答應，張琳東方鉞首先落下地來，那洗塵同二鳥一龍，也一齊落在神燈陣外，再說靈蛇真君，帶着衆弟子同紀通玄淳于先，一同看守神燈陣，一抬頭忽見半天之內，光華亂閃，靈蛇知道是海南三劍，同上清教主前來破陣，於是告訴大家，小心預個，再說張琳一按遁光，落在陣外，一瞧正是神燈陣的正北方，那北方乃是淳于先，同靈蛇的兩個弟子，一個叫黃眉侍者司馬新，一個叫三眼魔王鐵智，三個人一同把守，一瞧空中落下一個人來，還是個二十上下的少年童子，那淳于先首先問道，來者何人，快快通名受死，張琳說道，脩道黃山，無名洞內，姓張名琳，人稱水晶童子，十目仙的便是，你三個人何姓何名，說出來好在劍下領死，淳于先說，原來是怪叟的門人，晚生後輩，也敢在人前顯耀，貧道脩道武當山中，拜在無極門下，武當八怪淳于先是也，張琳一聽，呵了一聲，想起殺父之仇，不由的火高千丈，說道好一個武當八怪，我同你三江二地恨，五湖四海仇，今日相逢，豈能輕輕放過，於是也不再問那二人的名姓，一張口，紫電飛出，一條紫氣，向淳于先飛來，那淳于先一看這條紫氣，十分純正，不敢用自己飛劍抵抗，一伸手飛起了一團綠氣，向紫電迎來，那紫電本是一口多年的古劍，

又經怪叟點化，張琳的煅煉，早已通靈，不過張琳道業太薄，所以那淳于先的一口綠氣，方能勉強抵住，略一盤旋，那綠氣被紫光迫的漸漸飛揚，淳于先一看，自己知道人家的劍術利害，自己的飛劍又怕敵擋不住，那碧火翠燐帕，同轉魄劍，又在綺雲宮中失去。於是一提氣，將自己多年煉成的一顆內丹，一張口向張琳劈面打來，那張琳正在指點飛劍，一抬頭迎面飛來了一團綠氣，自己一抬手，用紫電來迎，那知那綠氣同紫電一觸，那紫電劍，立刻感覺不支劍光一弱，那團綠氣，飛到近前，再擋也來不及了，咱的一聲，正正打在臉上，那張琳一聲也沒言語，就死在地下，淳于先一瞧，哈哈大笑，說道原來黃山的門人，這樣不濟，一縱身形，來到張琳近前，一下腰，伸手去捉張琳，只見金光一閃，哎呀一聲，淳于先身體被吳勾削為兩斷，一聲响亮，天靈迸裂，元神飛出，一直回武當找無極老祖報告去了，原來張琳一瞧綠光利害，無法躲避，這才一退身形，足下正有一片小小的石塊，於是用起借物潛形之法，向那塊小石一口真氣噴去，自己向旁邊一閃，那淳于先的內丹，正正打在張琳的替身之上，淳于先一下腰，張琳在暗中一指，吳勾一閃，將淳于先揮為兩斷，再說司馬新同鐵智，一瞧淳于先內丹打死張琳，心中甚喜，不想一轉眼，那淳于先反倒喪了性命，將要說話，只見紫電一掣，又向二人飛來，那司馬新一伸手，飛起了兩口

七煞劍，向紫電迎去，那鐵智也飛起了兩口七煞劍，一同向紫電進攻，那紫電經這四口七煞劍一攔，立刻顯出不敵的形勢，這時張琳已經現出身形，二魔這才知道張琳用的是借物潛形之法，出其不意斬了淳于先，不由的十分惱怒，一見張琳顯出身形，那黃眉侍者一張口，飛起了兩口黃眉珠，向張琳劈面打來，張琳一看，紫電不敵，神珠又迎面飛來，雙肩一搥，吳勾出鞘，兩條金光直向黃眉珠撞來，只聽吶吶吶連聲响亮，那黃眉珠頃刻被吳勾觸成粉碎。兩條金光如同電閃，直奔二魔當頭飛來，司馬新一瞧金光利害，傷了自己的兩口黃眉珠，不願的再用七煞劍去迎紫電，一揚手又飛起了三口七煞劍，擋住吳勾，那四口七煞劍，仍然迎住紫電，鐵智也飛起了三口七煞劍，擋住一條吳勾，這十二弟子本來每人煉成七口七煞劍，所以二人又用最後兩口劍，四條黑氣來取張琳，張琳一看，正要用借物潛形之法躲避，眼前紅光一亮，一聲雷响，十四口七煞劍，斷了七條，緊跟着克吶克吶連聲一响，兩條吳勾，復又把七煞劍削斷了三條，一條紅光兩支吳勾，會同那一口紫電，復又將那四口七煞劍絞住，二魔一看，平空飛來一條紅光，雷聲隱隱，毀去了自己的神劍，只是不見人形，那張琳可看明了，這是東方鉞的太乙霹靂劍，所以越發運動那兩條金光，一條紫電，會同那一條紅光，來消滅那四條黑氣，二魔用盡氣力來收，只是收不回來。

，不由的鋼牙一錯，捨了飛劍，雙臂一振，立刻幻成兩團烏雲，在烏雲之內，平空伸下數丈長的兩條毛手，來捉張琳，張琳一看，認識這是大擒拏法，知道自己道力有限，無法迎敵，於是向後一退，隱去了身形，暗運玄功，一聲响亮，又將那四條黑氣斬斷，二魔一看，兩手抓空，再要二次去捉張琳，不想張琳失了踪跡，七煞劍一斷，那紅紫兩條光華，同兩條金光，條的也不見了，不由的一怔，只聽咱的一聲，二人覺着背上奇熱，心內發燒，立刻現了真形，駕不住遁光，落在地下，昏了過去，再說東方鉞，由地中用霹靂劍助着張琳，毀了二魔的十四口七煞劍，一瞧二魔用出擒拏大法，張琳隱了身形，自己正想用五行針去傷二魔，不想二魔落下地來，昏了過去，自己不知究竟，准知道張琳絕對沒有這種玄功，於是飛出地來，那張琳一瞧東方鉞現形，自己也收了隱形術，二人相對發怔，不知二魔究被何人所傷，東方鉞說道，張賢弟你可瞧見了，這一定暗中有高人相助，我們也不必在此久待，再往別處瞧瞧，張琳說甚好，於是二人携手，直向東方飛來，那東方本是靈蛇的三弟子鐵臂神魔林淵，同大力侍者赫連池、六手魔王黃焜，一同把守，接到靈蛇的通告，正在用意防守，只見陣內同北方，同時起了燈燄，知道有人進陣，但是陣中雖然燈燄亂動，內中隱隱飛起許多光華，那北方陣外，也飛起光華，工夫不大，光華收斂，只見一

紅一紫兩道長虹，如飛雲逐電向自己的汛地飛來，知道來了敵人，那六手魔王黃焜，一抖身形顯出一個幻像，一團黑雲之內，隱着一個頭生雙角，虎頭熊身的怪物，六條數丈長的長臂，向東方鉞張琳迎來，要用擒拏大法，來捉這紅紫兩條光華，東方鉞同張琳，正要用法迎敵，不想一聲响亮，那六手魔王，無故的由空中落在地下昏了過去，那林淵同赫連池正在觀看，忽見黃焜無故的昏在地下，知道受了人家的暗算，但是不知道暗算的人是個什麼人物，連一點形跡也看不出來，二人於是用起玄功，迎將上來，還未等東方鉞同張琳來到，只聽啪啪兩聲，二人同時落在地下，幸而二人各有防備，不至於昏在地下，但是也覺着背上火一般的疼，知道難以敵擋，於是一幌身形，飛進陣去，再說東方鉞同張琳，一見三魔敗走，只不知暗中是何人相助，於是也不管黃焜的死活，二人復又向南方飛來，那南方本是靈蛇的大弟子金眼神魔鄧芳，神烟侍者尉遲元，焦面侍者公羊平，三個人把守，一看陣內進去敵人，東北二門，光華連閃，正要去看，忽見遠遠飛來了兩條光華，三個人一同迎將上來，正要運用玄功，忽覺着自己四面如同生了四堵牆壁，將自己圍住，在方圓三丈大的地方，用盡玄功，止能在那一塊地方亂轉，打算往別處去，真是比登天還難，只急的三魔在這一片地方，破口大罵，這一罵可了不得了，只聽啪嗒啪嗒連聲響亮，每人臉上一

連中了許多的巴掌，打的三魔昏頭悶腦，那東方鉞同張琳同看戲法一樣，立定身形，這個時候，三魔的臉上，仍然不斷的被打，逃又逃不了，又瞧不見人形，知道暗中有有人耍笑，但是憑三魔的能力，連一點形跡也瞧不出來，這個暗中施法的人，就可想而知了，三魔被人家打的不敢再罵，可是他不要罵了，人家也不打了，猛聽無形中有人哈哈大笑，三魔這就如同遇了赦旨的一樣，飛往陣內去了，張琳同東方鉞走了三處，到處有人暗中相幫，可是始終也沒有看清是誰，不過這半刻的工夫，止聽見了一聲大笑，二人無法，復又直奔西方那西方是追雲神魔樊玉，同縛虎神魔白苗把守，東方鉞同張琳來到一看，原來二人已竟被人斬了，死尸橫在陣外，二人一看，暗道這是被何人所殺呢，二人正在納悶，猛的一黑團氣，當頭罩來，四面現出八個靈蛇，將二人圍住，二人知道難以敵擋，東方鉞一聲長笑，鑽入地中去了，那張林正要用法潛形，忽覺着背後被人抓住，一直提將起來，穿出黑烟之外，可是始終也沒瞧見人形，再聽東方鉞，也由地中鑽出來，二人相對發怔，這時那團黑烟，沒有罩住二人，也直追過來，可也作怪，那黑烟尚未走了多遠，立刻停住不動了，看神氣，好似被什麼力量阻住一樣，二人不明就裏，原來那靈蛇正在主持陣法，忽見洗塵同二鳥一龍，落在神燈陣外，正是本陣的西方，那樊玉同白苗，正要上前迎擋，不防二鳥運

起無形劍，二魔雙雙喪了性命；靈蛇正要前去擒人，只見洗塵四個人，那洗塵運起佛光，護住身體，那二鳥一龍也用金光縮影之法，一直飛進陣來，靈蛇一看，一張手將兩塊毒瘴，發將出來，壓在那兩團光華之上，立刻四個人被壓的停住身形，那紀通玄一瞧，暗道上次被你們走了，此次大概你們難以逃遁，於是運起主燈，來燒四個人，靈蛇一瞧將四個人圍住，再瞧正北上兩個弟子，正然同人家鬥法，無故的昏在地下，連忙用了個移神之法，把二魔提到陣內，仔細一瞧，原來每人背上被人家打了一掌，這一掌用的是金剛大方法打的，所以當時將二人震昏，靈蛇立刻給了二人兩粒丹藥，吃下肚去，再瞧那兩個童子，又到了東方，還沒有交手，黃焜又被人家震落，林淵赫連池，也每人中了一掌，逃進陣來，靈蛇又用移神之法，將黃焜移入陣內，給了丹藥，一問林淵，才知道全是中了人家的暗算，這時那兩個童子復又到了南方，還沒有飛離切近，那鄧芳三個人就被人家用遁法遁住了，還被人家打了個不亦樂乎，自己這才用化氣神符，破了遁法，放了三個人，三人逃入陣內，靈蛇以為是那兩個童子用的玄功妙法，所以他二人將到了西方，靈蛇就用了八個分訊身去捉二人，不想一個由地中走了，一個撞透黑烟，飛將出去，自己二次移動神烟去捉，子，覺着被一種無形潛力抵住，自己這才明白，并非二子暗用玄功，原來暗中另有高人相

助，本打算同來人分個高低，不想人家隱形暗中，並不露面，費盡了神光，也瞧不出來人所在，知道這個人的玄功十分高明，於是并不再行動手，一直退回陣中來了，打算另用神功，將陣中四個人捉住，不想由空中猛然飛下一幢白雲，一直落入陣內，向那一盞主燈一罩，立刻陣中燈燄消滅，那白光裏定神燈，飛入空中，向東南去了，紀通玄一瞧，神燈被人家收去，雙足一登，追將上來，將離了地，約有十餘丈高，只聽啵的一聲，那紀通玄只覺頭上一陣奇疼，眼前金星直冒，立刻頭重腳輕撲的一聲落在地下，緊跟着一聲雷响，向紀通玄擊去，猛的一條金光，將焦雷擋住，平空伸出一隻大手，將紀通玄提上無形妙化神壇，這個時候，神燈一去，那神燈陣立刻失了功用，當時點火全無，其陣已破，由空中落下五個人來，正是虛無叟神聚叟紫髯公三個人，帶着紅英朋飛，一直落在無形妙化壇下，那洗塵同二鳥一龍，也由洗塵用蒼芝仙草，二鳥用紫雲針，架住毒瘴直向壇前走來，那張琳同東方鉞一瞧神燈陣已破，大家齊集在神壇下面，兩塊毒瘴，又被洗塵二鳥托住，於是二人也駕遁飛來，再說靈蛇真君，一瞧神燈失去，十二弟子死了四個，淳于先元神逃走，下餘的連紀通玄也身帶重傷，不由的十分惱怒，再瞧自己的兩塊毒瘴，又被洗塵同二鳥架住，眼看人家齊集在無形妙化壇前，那海南三劍同上清教主，也一齊落在壇下，自己原本打



算將他們困住，不想倒叫人家圍住自己，於是一聲怪叫，身形一抖，立刻收了兩塊毒瘴的精魂，一片黑烟過處，現出三十六個分身，將衆人圍住，那三十六個分身，每人手中持着兩塊毒瘴，那紅紫兩條光華，紛紛四起，向一處聚來，眼看將天空迷住，那谷昭仍然打算用先天搜神鎖去捉靈蛇，不想一抬頭，只見那許多的毒瘴，聚在天空，一絲一縷的無形消滅，自從那神燈無故飛去，大家全心內不明，現在一瞧這瘴氣，好似有人在暗中收去一般，不獨洗塵衆人不明，連那三老全都看不明白，於是索性束手靜觀，看一看是什麼緣故，再行動手。再說靈蛇一看，那毒瘴隨聚隨消，知道暗中遇上對手，但是自己瞧不見敵人，這如何是好呢，不由的暗暗想道，我何不用導氣求踪之法，查明敵人的踪跡，然後用擒擊之術，將他擒來，想到這裏，默運玄功，雙手向各分身一招，那許多靈蛇，立刻一同起到空中，向當中聚來，靈蛇一瞧，知道那敵人被三十六個分身圍住，一聲大喝，那三十六個分身，各各用起擒擊大法，向當中抓來，那許多大手尙未來到當中，只聽一聲大笑，紅光一閃，在中央顯出一個矮老頭來，當時衆人一瞧，內中除了洗塵朋飛張琳三人不認識，下餘的人位，連三老全都明白，原來來的這個人，正是那個綺雲宮二老渡八仙的那個遊行化外，道貫中原不壞金仙，七魔頭的報應，上官星，你道他從那裏來，自從綺雲宮回了小童山，自

已打算參加逍遙大會，後來一想，我何不往中原各處瞧一瞧舊日的老友，看看他們到時有人參加大會，於是由小童山動身，先到了白石山彭祖石室一瞧，空空老和尚正在禪房靜坐，老和尚一瞧上官星進來，說道那一陣風將上官施主送到敝洞，恕老衲未曾遠迎，上官星說你這個老和尚，怎麼這麼些麻煩話呢，故人相見，連一點正話不談，先說上這麼一篇廢話，真是令人生厭，空空和尚說道，你這個怪物，我們多年未見，我以為你改了惡習，不想你依然如故，真是江山容易改，稟性最難移，說罷哈哈大笑，二仙分賓主坐下，上官星說師兄，可知道今年五月五日，九宮山作逍遙大會嗎，空空和尚說，前幾天聽人說過，但是我已成歸隱之人，所以我也不去管他，自有他們小一輩出頭應付也就是了，上官星一聽，說道師兄，打算脫離煩惱，不涉是非之場，固然甚好，但是你可知道三靈混世，二鬼成災，現在那青燐教主靈燄真人，已經煉成羅利金幢，要找你報那當年誅心之恨，現在他已同七煞教祖靈蛇真君，住在鬼母洞內，你雖然不打算重履塵世，你准知道那三靈不前來找你尋仇嗎，所以我打算知會你們大家，請你們預備一點，千萬不要受了他們的暗算才好，空空和尚一聽，說道彌陀佛，這個事老衲也耳有所聞，只可到時再說，盡防備也防備不了許多，不過臨時瞧他們的舉動罷了，上官星在彭祖石室，一覘住了三四天，才告辭出了

白石山，一想往那裏去呢，不如到五夷山翠雲宮瞧瞧采薇祖師，再往天目山看一看燃藜道人，再往黃山看一看一牒禪師，然後去大雪山看一看旃檀佛，再往鹿鳴溝蟹爪道人那裏去，住上幾天，大概也就到了五月五日了，到那時，再往九宮山瞧瞧，參加的是些什麼人物，想到這裏，駕遁奔五夷飛來，到了翠雲宮一瞧，采薇祖師正在宮中給幾個童子講解那無生大法，上官星一進門，說道你這個老道士，倒十分的自在，多年不見的老友登門拜訪，怎麼你連個座也不讓呢，采薇祖師正在深談玄理，一瞧上官星進來，連忙起身說道，原來是老道兄，可真是多年不見了，快請坐了談話，上官星一聽，哈哈大笑，說道現在人仙遭劫的時候已到，真難為你還有心腸高談玄理，采薇說道我這不過是消磨歲月而已，上官星說道原來如此，你可知道，當年被你壓在奧斯騰峯下的骷髏老祖，滴血教主靈魔真人，現在得了一塊萬年火魂晶，煉成第二元神，已經由峯下逃將出來，時時的要找你報仇血恨，采薇祖師說道，我如何不知，不過三靈二鬼的劫運尙未臨頭，所以現在先教他大作惡孽，等他惡貫滿盈，少不得我們一齊用力，將一夥子邪魔完全消滅，那時天地可就洗掃一清了，上官星說此次五月五日，九宮山擺設逍遙大會，聘請天下羣仙赴會，借機同中原各派爲難，你可曾聽見消息，采薇說這個事，我早就知道，但是我已是歸隱之人，豈能因此再履

塵世呢，此事到時，或者燃藜道友許出頭應付，上官星說原來你們全有打算，那麼我去到天目山瞧瞧，燃藜道人有什麼預備，說着告辭，采薇祖師說道，道兄何不住下盤還幾日，上官星說，我本來好動，又加上現在的時期，所以鬧的我一發不能安靜了，采薇一笑，說道這可算是自尋煩惱，說着一直將上官星，送到翠雲宮外，上官星別了采薇，一直奔天目山飛來，工夫不大，落在紫霞宮外，守宮童子說道，何處上仙，弟子好通知我家祖師出洞來迎，上官星說道，你去對你們祖師去說，上官星來訪，童子答應，進去工夫不大，只聽裏面哈哈大笑，說道原來是上官賢弟，快快請進宮來，你我一攬足有數百年未曾相見，如何現在這樣清閑呢，上官星一看，由裏面出來了一位道長，手持竹杖，迎出門來，上官星說道，這些年你這個老道士，始終沒有這樣謙和過，看你今天這個樣子，如此謙恭和藹，大概一定有事相求，我還是別找麻煩，見你不見，也沒什麼要緊，說着轉身要走，燃藜說道，你這大年紀，不想還是這樣頑皮，真是生來的怪僻，你先不要頑笑，進來我有話對你說，上官星說怎麼樣，我說有事不是，但是你既說出來了，我再走了，顯着你這個老臉，無處安放，說不的要到你這宮內坐坐，二老一路說笑，進了紫霞宮來到丹房坐下，童子獻上茶來，燃藜說道，賢弟你可知道，現在到了三靈混世的時候，上官星說知道，燃藜

說你既知道，可就好說了，現在三靈復又出世，二鬼也乘勢出頭，那靈魔邀請二鬼加入九宮山，同立逍遙大會，賢弟你可有意參加。上官星說，我原打算參加，所以我才找空空和尚，同采薇老道，還有你，還有旃檀佛，問一問你們可曾接到了他的請帖，不想那空空和尚，同采薇老道，總拿着已經歸隱爲詞，不願再惹紅塵，你今天說到這裏了，倒是你打算怎麼樣呢，燃黎說我到時或者也要去一趟，不過這還在其次，最近靈蛇同靈燄會到一處，由百療山遷往內地，鬼母洞中，復又開創青燐七煞二教，他若在蠻荒之外，開創邪教，原不算事，不想他打發徒弟，復又來到內地，到處爲災，在河南彰德府，同當初無形教的二十七世弟子，神燈祖帥紀通玄，勾結在一起，在那一方陷害無知的青年男女，恰遇見略紅英綺雲事畢，奉一葉大師之命，回轉上清，同朋飛完婚，走到萬林鎮，遇上索家莊的教師，一打聽飯舖子的伙紀，才知道此處出了邪教，他夜入索家莊，遇見侯家集的無髮俠，打發金刀俠去探無形教，他們被八卦消魂燈迫退，略紅英回轉上清，請示問道，問道用飛劍傳書，招去了東方鉞，張琳，終南二鳥，積石一龍，令洗塵帶着去除邪教，不想靈蛇又派了掌門的四個魔王，幫助紀通玄去擁神燈陣，洗塵打發二鳥一龍，去探索家莊，被困陣中，二鳥無形劍傷了二魔，靈蛇由鬼母洞飛到了索家莊，二鳥同一龍逃出陣外，用飛劍傳書，

往上請求救，聞道去問邱楠，邱楠才同谷昭聞道，同往侯家集，去會靈蛇，正當靈蛇用桃花瘴同紫豔毒，去消滅那一處的生靈，大家合力才將靈蛇逐走，回到索家莊，又擺下神燈大陣，我想這個紀通玄，提倡邪教，靈蛇怪意很心毒，可惜丹元子那一盞神燈，被他得去，幸而他不通用法，所以那神燈沒有生出多大的効力，我現在又不能出頭，我打算求賢弟，擊我的靈威紫霞幢，再去到大雪山寒桃峪，找旃檀佛借他的波羅蜜定神椿，帶這兩件寶貝，去一趟索家莊，先用靈威紫霞幢收了神燈，再用定神椿，將靈蛇逐走，第一省的誤了我們五月五日去赴逍遙大會，第二也省的誤了四月二十二日，賂紅英同朋飛完婚之期，不知賢弟你意下如何，上官星一聽哈哈大笑，說道是不是，說來說去還得令我替你去做開路的先鋒，燃黎說道，并不是有意來勞動賢弟，第一我現在不能露頭出頭，恐他們作了準備，第二賢弟也沒有事情，所以我才請你替我代勞，莫非說賢弟你還能推辭不管嗎，等逍遙會完了之後，還有個二次逍遙會，是三靈二鬼所設，那時我們還要請賢弟作一個本事的柱石，你想這個事你若不管，到時我們還怎麼相求呢，上官星一聽，連連搖頭，說道不希望你來相求，你也別捧我，我可禁不住你捧，燃黎說你這個人歷來是這個毛病，越求你越擊塘，真叫哥哥難過，就欠一葉大師對你那種辦法，同你不完不了，上官星說得了得了，

不必再說了，我若準不去你就得熬死，擊你那現世寶來吧，我還得去寒桃峪，去找虛明那個賊和尚。借他那定神椿，那和尚之平者也，很難說話，我真沒法子對付你們，這伙子和尚道士就完了，燃黎一聽，取出紫霞幢，交給上官星，說道賢弟，你還是立刻動身才好，上官星說你候着吧，說着取了靈威紫霞幢，辭了燃黎，一路遁光向大雪山飛來，工夫不大，到了寒桃峪落下遁光，只見洞門外站着一個童子，上官星說小孩子，趕緊去到洞內告訴虛明那個禿驢，就說我老人家來了，童子一聽，說你老人家貴姓，上官星說，我叫報應，快去說去，小童一聽不敢怠慢，跑進洞內，對旃檀佛虛明長老說道，外面來了一個禿老頭，自稱報應，還稱我老人家，虛明禪師一聽，說道知道了，心中暗想，這個報應是誰呢，莫非說上官星來了，想到這裏走出洞來一瞧，說道我算着就是你這個怪物，你是夜貓子進宅，無事不來，這好幾百年，一晌未見，今天什麼事前來找我，上官星說你這個禿和尚，怎麼這麼不通情理，故人相見，怎麼說出這樣的話來，莫非說沒有事就不許我往這裏來嗎，虛明禪師說道，你既然前來爲什麼不直接進洞，又是報應啦，又是我老人家啦，莫非說還叫我迎接你嗎，上官星說道，我若不這麼說，你有個出來嗎，二人玩笑了幾句，一同走進洞來坐下，虛明禪師說道，賢弟我知道你賦性好動，沒有事一定無暇來看故人，你此次

前來，倒是爲了回事，請你直言相告，上官星說道，不想禿大哥你真能猜，一猜就猜着了，於是就把靈蛇現已破了封鎖，由無音岩逃出來，隱在百瘴島，直說到現在又往內地前來生事。燃藜大哥教我前來見你，借你那波羅蜜定神椿，前往索家莊，第一收回八卦消魂燈，第二將靈蛇逐出境外，以免他在內地塗炭生靈，不知禿大哥你的定神椿借不借。虛明禪師說，我以爲是什麼不得了的事情，原來是借定神椿，你何不早說，現在靈椿在此，請賢弟你拏去就是了，說着取出定神椿，交給上官星，說道賢弟可知此椿的用法。上官星說我知道，但是九宮山五月五日擺設逍遙大會，你參加不參加呢，虛明禪師說此次我可以不必參加，等二次逍遙會，不獨我參加，賢弟你也脫不了重大的責任，上官星一聽，哈哈大笑，說你這個禿和尚，歷來十分難以說話，不想今天你十分開通，真沒有駁了我的老面子，我也不便久坐，還趕緊去索家莊走走，虛明禪師並不十分相留，送上官星到了洞外，上官星說了一聲再見，雙足一頓，直奔索家莊飛來，工夫不大，到了索家莊，一瞧只見半天之內，立着海南三劍，同上清教主，下面燈籠籠罩，陣內進去的是洗塵同一龍二鳥，東方鉞張琳二人在北方力鬥二魔，他才隱起身形，用金剛大力重手法，打傷了二魔，又在東方打傷了三魔，在南方用道甲遁住了三魔，後來一瞧，何必同他這麼油門，於是一伸手，將



那靈威紫電幢放下去，只見那神幢化成一片白雲，將神燈吸住，一直向天目山飛去了，那紀通玄向上一追，自己上面給了他一掌，將他打下遁光，緊跟着又給了他一個五雷雷，不想那雷被靈蛇擋住，又把紀通玄救了，這時三老同衆門人，一同將靈蛇圍住，靈蛇用出分身大法，要用毒瘴來困衆人，自己取出當年大化禪師送自己那隻萬應毓靈壺，向掌上一托，只聽嗖嗖的聲音，那許多毒瘴之氣，好似靈蛇入洞，一直向壺內投來，後來靈蛇知道暗中有人同自己作對，所以用那導氣尋踪之法，上官星這才顯出身來，說道好一個歷不死的靈鬼，無故的來到內地興妖作怪，我瞧你往那裏走，左手一舉，那波羅蜜定神椿，飛起空中，這靈椿本是佛家之寶，迎風化出萬丈金霞，化成方圓數里大的一片光幕，罩將下來，那靈椿一出手，靈蛇就知道是雪山之寶，當年吃過大虧，打算敵擋也來不及了，於是收了分身，帶定受傷的弟子，同紀通玄一片黑雲飛回鬼門嶺去了，上官星一瞧靈蛇逃走，於是收了靈椿，同大家相見，虛無叟帶着大家，過來給上官星行禮，上官星說我現在無暇同你們細說，你們可以趕緊回去，預備五月五日去赴逍遙大會，我要走了，一片光華失了踪跡，虛無叟一看，這才帶着大家一直飛向侯家集來，到了侯家集，告訴無髮俠同單順，務須暗中將索家莊的餘孽掃盡，告訴大衆，此後不許再信那些左道旁門，二俠答應，虛無叟

這才同大仙辭了侯單二俠，一同向上清飛來，到了上清宮。神聚叟同虛無叟商議，給紅英同朋飛完婚的地點，要在九宮山附近，喜期一過，大家一同去赴逍遙大會。虛無叟才說，這個地點倒很容易，我想在九宮山鳳階，青鸞仙閣那裏倒甚相宜，那洞主青鸞仙子李玄珠，別號又叫賽斗姆，此人專愛管人間閑事，塵世姻緣，他同我也是莫逆之交。我回去寫一封信，叫青松子送到九嶷山，請他預備，作雙方的大賓。聞賢弟你若知會大家，就可以在他那青鸞仙閣會齊，他那裏也寬敞，神聚叟這才定准了地點，這時二鳥一龍，一看事情已了，這才告辭回山，聞道送走了三個人，回來又打發張琳回轉黃山，告訴古南山，在四月二十二日，在九嶷山會齊，就手去赴逍遙大會，張琳答應走了，虛無叟也同紫髯公帶着東方鉞回轉靈岩，又告訴洗塵回去通知鐵笠翁范鼎。到時再往青鸞仙閣賀喜，洗塵答應，也告辭走了，神聚叟才令朋飛同略紅英，去到後面休息，自己寫了幾封書信，一封給知機子鄭玄脩，一封給雪山長教秋蟬上人，一封給峨嵋長教靜脩禪師，一封給百靈仙子楚南星，一封給一乘大師，到時請大師前去主婚，寫完書信，用飛劍分頭送去，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六回

寄東飛書鳴鸞闕一葉集羣仙  
奠地安天九嶺山七老捉二鬼

却說上清教主，六手仙人神聚叟問道，發出仙柬之後，每日在宮中閒坐，靜候四月二十二日，帶着男女兩個弟子去九嶺山不表，再說九嶺山翔鳳峪鳴鸞仙闕的書鸞仙子李玄珠，他本在元末得道，脩的神通廣大，仙術精奇，這個鳴鸞仙闕本是當初鳴鸞夫人所建，在萬山叢中一個山環之內，可稱的起是瓊樓玉宇，貝闕珠宮，夫人仙去之後，就傳給大弟子青鸞仙子，這位李玄珠在明初之時，同天山派的鐵衣菩薩，在塞北呼倫池畔，爲爭取一株肉芝門法，虛無叟由彼處經過，遂幫着李玄珠把肉芝得到手內，鐵衣菩薩差一點，沒有死在太乙霹靂劍下，由此二人遂成莫逆之交，轉眼二二三十年，在這些年中，也不斷的互相在一處聚談，這天李玄珠正在宮中靜坐，只見女童報進宮來，說道外面有崑崙門下廣東羅山清涼洞的青松子，說是奉靈岩之命，來送書信，李玄珠說，你就請他進來，童子出去工夫不大，只見青松子大袖迎風，飄然而至，一見李玄珠跪倒行禮，說道弟子青松子，奉師命來參師叔，并有書信上呈，李玄珠命青松子起來，坐在一旁，青松子取出書信，呈給李玄珠，李玄珠打開書信一看，上面寫的是因爲上清弟子朋飛，同采薇門人駱紅英，定期在四月二十二日完婚，因爲沒有相當的地點，所以打算在鳴鸞仙闕，借地合卺，至期還要請道兄

給雙方作爲上賓，方能完成這件美滿良緣，那日一定有不少的賓客賀喜，千萬不要推辭才好。李玄珠對青松子說道，既有大兄來論相嘴，貧道自當遵命，賢姪回去，上復盧無大兄，說這屆期恭候駕臨是了。青松子一聽，連忙說道，弟子先替祖師謝謝師叔，說完告辭，回靈岩復命去了，再說李玄珠，一見青松子走後，令童子將金雀軒玉龍堂，收拾清潔，作爲雙方一娶一嫁的房室，又把碧梧仙館收拾雅潔，作爲招待羣仙之所，并令童子在園內摘了許多仙果，預備了數十桌酒筵，這天到了四月二十一日，上清教主帶着鐵笠翁范鼎，同范劍影范青萍，伏牛山的洗塵大師，帶着四個女弟子，女方朔白素雲，女崑崙陳瑞雲，女飛衛謝愛雲，逐雷仙女沈棲雲，還有朋飛同駱紅英，這是男女兩家的眷屬。因爲朋飛同駱紅英全沒有近人，所以神聚叟令范鼎算是男家，洗塵算是女家，兩方之眷口，所以這夥人第一先到，緊跟着就是太行山萬松庵一葉大師，帶着弟子如冰若玉，還有象劍象鏡，因爲這是神聚叟請下的雙方主婚人，所以也先到了，緊跟着冷豔山的千手優曇一目大師，同千年木怪南宮琪，接到一葉大師的通知，也在期前趕到，工夫不大，又來了海南三劍，還有崑崙長教妙法祖師清凝道人，帶着八大弟子，青松子，默元子，玉貞子，通真子，赤霞真人，清風子，太玄子，白龍道人，還有東方劍，下一輩的是程鳳，金鯨，侯印，晝化，

松文，何玉，秦光，常潤，鐵明，方雕，緊跟着就是黃山怪叟古南山，帶着弟子張琳，還有雪山長教秋蟬上人，帶着雪山六友，墨雲子，白雲子，凌雲子，步雲子，邀雲子，再就是峨嵋長教靜脩禪師，帶着四大弟子，法源，法明，法惠，法聰，下一輩的是了因，了義，了凡，了性，緊跟着八公山三清觀的知機子鄭玄脩也來了，最後來了白犀宮的百靈仙子，楚南星，這些人全是多年不見的老友，一來賀喜，二來全都期前趕到，好盤桓幾天，趕到第二天二十二日，是個正日子，來的是積石山連雲洞的太清居士，同太清夫人，帶着八龍二鳥，紅螺山黑螺岩，垂虹谷盤纏洞的東靈子，同浴日山旭明潭的東靈夫人，程孝娥，帶着掌門弟子劉瓊仙，還有鐵蓮島的鐵蓮真人，同鐵蓮夫人，帶着耿乾紀鶴，緊跟着來了羲皇島綺雲宮的海底八仙，同雲南點蒼山藏靈峪的靈猿道長靈於哲，後來又來了天目山虛明谷金籐岩，長樂洞的長樂真人，哈哈仙長空靜空大玄，這全是接了九宮山的請帖，預算着去九宮山赴會，在前二三日又接到了一葉大師的通知，請大家齊集在鳴鸞仙闕，所以在二十二日大家全都前來，這一來鳴鸞洞可熱鬧多了，那李玄珠本來宮內有二十餘個女童，真可說忙了個七亂八糟，到了天交正午，由東方鏡張琳耿乾紀鶴八龍二鳥，伴着朋飛，由伏牛四雲，劉瓊仙伴着略紅英，一同到了鳴鸞大殿，先參拜了天地，又拜了各位師尊，同

輩的師兄弟，同下一輩的俱都前來道喜，這一來把個清靜無嘩的鳴鸞仙闕，鬧的人語嘈雜直亂了有一個時辰，纔將一對新人，雙雙送入鳴鸞場，百花仙室之內，所有羣仙，均跟在後面，將將到了鳴鸞場，將那新英送入百花仙室，大衆出來閑遊，借觀那許多仙景，猛見紅光匝地，瑞蕩氤氳，由空中飛下一個人來，頭戴毗盧帽，身穿錦爛袈裟，手持九環錫杖，眉清目朗，氣爽神清，猛一看好似西天取經的唐三藏，又如慈悲渡世的地藏王，那個人落在地下，對大家合什作禮，說道衆位道友貧僧問訊了，大家一瞧，這上中兩輩全都認識，原來是靈源山避邪谷。明心洞內，長臂老佛真如禪師，座前的第一位尊者，先前的無形教祖，文樸，現在無形妙化尊者凌虛上人，二鳥一看，首先上前給父親磕頭，只聽凌虛上人說道，你二人起來，我先沒有工夫同你們說話，於是對大家說道，衆位道友，只顧了一時的歡樂，可知道要大禰臨頭嗎，大家一聽一怔，說道帥兄遠來勞苦，不知有何大禍，請到鳴鸞大殿，我等願聆演誨，大家到了鳴鸞殿坐下。凌虛說道，貧僧奉了長臂老佛之命，令我送來了一個柬帖，請你們大家一看便知，說着山篋內取出五寸長的一個仙柬，一葉大師一瞧，連忙接將過來，打開柬帖請大家一同觀看，大家看完，一齊說道，真如禪師，真不愧未卜先知之仙，有勞老師兄，前來送信，我們大家先謝謝你老人家，大家說着

全向凌虛作禮，又命童子去到百花仙室，叫出紅英夫婦，來叩見仙師，工夫不大，朋飛同紅英一全來到鳴鸞大殿，向凌虛上人雙雙磕下頭去，凌虛上人將二人叫起來，說道我因為奉命傳書，來的倉促，也忘了今天是你二人的好日子，所以也沒有預備什麼東西，我這裏有個玩物，給你兩個，第一算是一點敬禮，第二我也遮遮面上之羞，說着在懷內取出一個三寸來長的金紫如意，對朋飛同紅英說道，我給你這個東西的意思，就是勸君如意早回頭，你二人由烟雲寺出生入死，直到現在，方成了美滿良緣，在平常人，原沒有說的，不過在脩道人千萬不要因為俗禮，誤了飛昇仙徑，你須知道，你兩個此舉，也算是給上清采薇兩門別開生面，那兩門之內，并不許人娶妻生子，要知道那范鼎乃是半路投師呢，還有一件，我今給你二人此物，愿你二人對此物不要時刻相離，將來自有好處，說着雙手一分，那如意分成兩枝，原來在當中有個縫兒，上人說道，這件東西名叫龍虎鴛鴦勾，你二人可以好好收存，說着遞將過來，朋飛按過來，雙雙磕頭拜謝，凌虛說道，你們衆位千萬不要誤了東帖上的囑咐，貧僧我要回山復命去了，說着合什對大家告別，紅光匝地，立刻無影無形了，大家送走無形妙化尊者，方要回到鳴鸞殿，只見空中一片五色光華，映出一天雲錦，落下地來，大家一看，原來是九華山紅蘿峪，九曲金雀洞的鬼俠無憂子沙純，同青羊

山，羚羊峽七星洞，大力真人諸葛振北，帶着妙蓮仙子沙紫瑛，同混元童子沙鴉，女縛麟，齊葛晚貞，原來大力真人諸葛振北，在避邪谷同無形妙化尊者打賭面壁，期限已滿，知道自己的兒子兒媳，全都死在天山烟雲寺，三目鸞鵝佛同文光佛手內，打算去到天山報仇，正趕九宮山立道遙會，知道烟雲寺一定加入，又知道沙純接到請帖，所以相約一同赴會，緊跟着沙純接到東靈子飛劍傳書，所以一同帶着子女，來到鳴鸞仙闕，就手賀喜，大會羣仙，大家一瞧互相揖讓，進了鳴鸞大殿，只聽長樂真人說道，現在喜期已過，我們可就要打算去往九宮山了，但是現在我的人數太多，也得有個首領統帥，然後方能諸事各有頭緒，我想我們大家還是公推一個首領，或兩三個全可，不知衆道友以爲如何，大家一聽，全都點頭稱善，這個時候百靈仙子楚簡星可就說了，這個首領若依弟子來說，我們不必推選，方才不是凌虛上人，送來了一個字柬嗎，我瞧字柬上那三個人最相宜，因爲九宮山對他們老三位，看的十分重大，所以對他三位加了暗算，我們何防就將他們老三位，推成首領，我們大家一聽分配，不知衆位意下如何，大家說道這好極了，本來他三位的身份最重，兩位居士全是受過玉府的封勅，一葉大師他老人家，又輩份道業較衆人爲高，他老三位，真是再好不過，三個人一聽，知道九宮山對自己三個人作了目標，這個逍遙大會也是對着自



已三個人所立，所以一聽大家推舉，并不十分推辭，當時就答應下來，自願領袖羣仙，這個時候，大家推三個人正面坐下，正當中是一葉大師，上首是太清居士，下首是鐵蓮真人，大家分坐兩旁，長一輩的是千手優曇一目大師，千年木怪南宮琪，太清夫人，東靈子，東靈夫人，長樂真人，無憂子，無憂夫人，千手聖母邱鳴錦，大力真人諸葛振北，鐵蓮夫人，一共十三位，中一輩的是海南三仙，虛無叟邱楠，如意仙仇盾，紫髯公谷昭，黃山怪叟古南山，上清教主神聚叟闍道，雪山長教火眼金睛佛秋蟬上人，峨眉長教赤眉佛靜脩禪師，崑崙長教妙法祖師清凝道人，知機子鄭玄愔，百靈仙子楚南星，再就是海底八仙，天靈童子童靈燕，地靈童子穆天波，人靈童子龍奇，五華大師，梅萼，謝紅菱，穆紅綃，陳香珠，還有靈石猴靈於哲，一共十九位，下一輩的是象劍象銀，如冰若玉，劉瓊仙，二龍八龍，耿乾紀鶴，崑崙四弟子，靈岩四東方劍，上清的三弟子，斬雲劍的駱紅英，黃山的張琳，雪山的六友，峨眉的四僧，還有沙紫瑛，沙鷄，同諸葛曉貞，再晚一輩的，就是崑崙的十童子，峨嵋的了因，了義，了凡，了性，伏牛山的四雲，范鼎的一子一女，一共六十四位。前後連老帶少一共九十六個劍仙。一齊集在鳴鶴大殿，一葉大師說道，現在我們的人位，若去對付這般邪魔，可謂饒有餘裕，但是因為道術不齊，不得不選擇一次，更

因為他材難得，所以對各門弟子，我的意思，完全不去，恐怕一個照顧不來，喪了性命，實在有點可惜，長一輩的我們十三個，當然得去，中一輩的全在被請之列，也不能減，至於晚輩的除了八龍二鳥，耿乾紀鶴，象劍象銀，這幾個人可去，下餘的除沙氏兄弟夫妻，別有用意，其他的人，就可以不必去了，因為道術幼稚，去了也是無濟於事，反倒多添麻煩，各位有年歲的劍仙，全都老成持重，一聽一葉大師這句話，全都點頭稱是，下一輩那些弟兄們，內中東方鉞同張琳可就煩了。當時二人也不敢言語，只可靜聽大師吩咐，只聽大師又說道，現在喜期已過，明天各門弟子，仍然各回洞府，閉戶潛修，不許多生事端，崑崙八大弟子，同門下各童子，雪山六友，峨嵋四僧，上清的衆門人，全都答應，正在這個時候，只聽外面有人拍手大笑，說道怎麼來了又回去呢，莫非說因為我來晚了嗎，大家向外面一瞧，由外面進來了一個姓老頭，正是那位巡行化外，道貫中原的不壞金仙，七魔頭的報應，上官星，大家一看，全都認識。十三老一同起身讓坐，朋飛夫妻，同各弟子也全都過來磕頭，氣的個上官星說道，你們這伙子小孩子們，十分討厭，一見面，正話不說，亂來磕頭，又對各門長教說道，你們怎嗎教訓的徒弟，真是難爲你們，也不嫌麻煩，見了人就來磕頭，磕的人頭昏腦悶，大家一聽，不由的哈哈大笑，上官星一眼看見古南山，

關道老伙紀你也來了，這內中就是我兩個對脾氣，古南山說你老人家，爲甚麼現在才到，上官星說，我們坐下再談，大家坐下，上官星說，我自從由索家莊逼退了靈蛇，將定神椿送到寒桃峪，我又往黃山看了看一牒那個老和尚，我就往鹿鳴溝蟹爪那個老怪物那裏去了，在那裏他又給我介紹了一個小和尚，名叫六通，這個六通倒同我談上來了，他的佛法甚深，真不愧六通之譽，我本打算到五月五日，再去九宮山，瞧一瞧立會的人物，不想今天早晨，我在靈蟹洞坐着，忽見他給我飛來了一個字柬，上面說你們大家因爲給上清賀喜，全在這裏會齊，現在九宮山落魂壇內，因爲要暗害一葉師兄，同太清鐵蓮二位道友，由二鬼爲主在落魂壇上，設下了三個草人，要用五鬼釘頭七箭書，在七日之內暗傷你三人的性命，因爲恐怕你三位不知道，所以六通寄柬，叫我前來，給你三位送個消息，好防備一下，不然真若叫他得了手，你三位豈不要大大吃虧呢，所以我才趕了來，第一是送信，第二是想同你們談談，第三是給聞道兄道喜，大家一聽，說道有勞你老人家，但是這個信，這裏已然知道了，上官星說怎麼知道的呢，一葉大師就把真如禪師，令凌虛上人前來送信，說了一遍，又把那個信取出來叫上官星觀看，上官星說真如禪師，早給你們送了信來，這位老禪師真不愧爲未卜先知之士，但是這釘頭七箭書，衆位打算怎辦法呢，這個書要打算

破他，非暗中把書給他取來不可，但是要去取這個書，可實非容易，第一這個落魂壇十分利害，又加上二鬼神通廣大，要打算取這三個草人，同這本書，可算是難上加難，一葉大師笑道，我瞧這個釘頭七箭書，雖然十分利害，又經過當初萬仙的封禁，可是我們如若不知道，或者也許受了他的大害，我們現在既然知道了，當然要用法應付，我想也未必他就能把我們害死，我們何必非要將書盜回來不可呢，太清居士說道，大師兄要叫我說，這個書還是非盜來不可，因為這個釘頭七箭書，對我們有害無害的，還不要緊，可是對各派的門人，還有道淺的宗主，如若他安心暗中陷害，那就應付不來了，再說這個釘頭七箭書，在世界上，止有三部，紫霞宮燃黎祖師那裏有一部，海外陰風老祖那裏有一部，北海五雲宮萬靈教祖萬俟烈那裏有一部，這三部各有各的妙處，大概落魂壇用的這一本，十有八九是陰風山陰風老祖收藏之物，我們現在若將這部書盜了來，豈不又可以見識見識魔教中不傳之秘嗎。再說也給正教中去一種，很大的無形障礙，所以我說必要給他盜回來方妥，上官星一聽，說道還是太清道友深謀遠慮，大師兄千萬不要固滯，一葉大師一聽，也就點頭，這個時候旁邊閃過獨爪雲龍。逍遙客，鐵扇束靈子來，說道一葉師兄，同太。上官衆位道友，不值的爲這一點小事辯論，明天我暗中去一趟九宮山，第一查一查立會還有何人

，第二將他的草人箭書搶來，第三調查調查他這個落魄壇，有何妙用，我們去九宮山，也好預備，東靈子一說，首先答言的是鐵蓮真人，神針居士，說道東靈真人，說的甚是明白，明天老道兄你就辛苦一趟，我們大家恭候佳音就是了，大家一聽，全都點頭稱善，商議已定，天也就漸漸的黑上來了，衆人仍按着平人的風俗，將朋飛同賂紅英雙雙送入百花仙室之內，大家仍然回轉鳴鸞大殿，一部份仍回碧梧仙館休息，這幾天把個青鸞仙子李玄珠，也忙了個心慌意亂，直到現在這才算略爲休息，那小一輩的東方鉞張琳：同那許多各派的門人弟子，到底童心未改，大家聚在一處，商量要往百花仙室，去聽新房，看看天交子正，那朋飛紅英豈能學那俗人的醜俗，不過在洞房之內，談了幾句閑話，就上床作起每日的功課。外邊那許多的孩子，各處亂跑，屋裏二人竟會不知道，看看丑時一過，東方鉞同張琳二人坐在一個山石後面，張琳說道師兄，你可聽見今天一葉大師說了，明天令我們一同回洞，我本打算，隨老師此次去赴道遊會，見識見識魔教的人物，不想頭師要打發我回去，我想九宮山這個逍遙大會，雖然利害，也未必比巖陰島大須彌無量金光陣利害，那金光陣，我們全明出明入，也沒見的把我們怎麼樣了，現在我打算今天夜中，我二人暗中去探一探九宮山風雷洞，瞧瞧這個落魄壇有何妙用，得手再把那釘頭七箭書取回來，也教各

派瞧瞧我們崑崙黃山，不是無能之輩，師兄你看好不好，東方鉞一聽，連連點頭，說道自從我聽見祖師說，明天叫我們回洞，我就十分不願意，但是可不敢不聽，現在賢弟既然願意前往，少不得我同賢弟去走遭。可是必須要多加小心，我二人千萬要在一處，不可分開，天明趕緊回來，以免被師尊知道了責罰。張琳連連答應，兄弟二人商量妥當，也不再同大家去鬧新房，二人慢慢走到一個僻靜地方，駕起遁光，直奔九宮山飛來，二人將一走，這座鳴鸞仙闕，又出了麻煩，你道出了什麼變動，原來那朋飛同駱紅英二人作完了功課，已經到了丑末的時候，二人將要下地活動，隱隱聽得地下微微起了一種轟隆的聲音，忽發忽止。聲音雖然不大，聽的可十分的清楚，由東而西，頃刻到了脚下的地方，復又往別處去了，工夫不大，復又由南而北，紅英對朋飛說道：師兄可聽見了，這種聲音不是無因而至，因為此地雖九宮山一望之地，我們在此處結婚，羣仙會集鳴鸞仙闕，難保九宮山沒有派人前來探聽，你想九宮山的那伙邪魔，可說是無惡不作，真要他們乘今夜暗中派人攪鬧鳴鸞仙闕，我們將如何應付呢？那二鬼在落魂壇，用七箭書陷害三老，那就是前車之鑑，朋飛說依賢妹該怎麼樣呢，駱紅英說，依我說，師兄趕緊去往鳴鸞大殿，報告一葉大師，同太清神針二位居士，那三老全是未卜先知之仙，心動能知一切，請三老看一看，是甚

麼緣故，如若對我們無關，那是求之不得，如若真是九宮山來作對，也好求衆位師尊設法迎敵，朋飛一聽，說道甚好，紅英說你聽這聲音，越來越清楚了，朋飛仔細一聽，不獨響隆之聲，內中還加着一種爆炸的聲音，聽這個聲音，大約在地下百丈深淺，朋飛說不錯，我去前邊報告，聽一聽祖師如何吩咐，說着跳下床來，出了百花仙室，一直向鳴鶯大殿走來，到了鳴鶯殿外一瞧，只見海底八仙中的天靈童子董靈燕，正在殿基上站着，一看朋飛來到，董靈燕說道道友，怎麼現在還不安寢，朋飛說原來你老人家還沒有休息，三位祖師可在殿內，董靈燕說將作了功課，正在休息，莫非道友有什麼事嗎，朋飛說有一點事情，報告祖師，二人正要再說，只聽殿中說道，朋飛進來說話，朋飛一聽同董靈燕連忙來到殿內，一瞧十四位老劍仙，一字兒端然正坐，兩旁就是十九位中一輩的劍仙，朋飛俱都參見已畢，於是就把在百花仙室聽到的地中一種聲音，自己同紅英恐怕九宮山派人暗中前來生事，所以稟明祖師，請各位祖師查一查，暗中是不是有人作祟，這時一葉大師說道，這個聲音，我也聽見了，不獨我聽見了，大約大家全聽見了，我已經明白這是九宮山暗中來的人，要對我們不利，上面用魔威鎖天縛靈大法，將天空鎖住，以防我們有機逃走，下面用陷地消神大法，要炸毀這座九嶺山鳴鶯仙關，將我們一家仙人，完全一網打盡，他們的

用心不算不週秘，他們的法術不算不利害，但是他們也不過落個枉費心機，你固去休息去吧，我這裏已經預備下了：你可以知會大衆，教他們不要出頭，因為來的是丁滔左善，同脩羅尊者，焦面鬼王，這三個人全都出入不測，一個照顧不及，恐怕你們受了大害，你們就在暗中觀瞧就是了，朋飛一聽，連連答應，退出殿外，往碧梧仙館去知會大家去了，不題朋飛，再說九宮山自從九子魔母魏三姑，邀好了海外內地各處的左道羣仙，要在端午日，在九宮山風雷洞內，擺設逍遙大會，同各派爲仇，由魏三姑陰風老祖靈魔真人脩羅尊者出名，出了許多請帖，這請帖中分三部份，一部份是請來參觀勝會，一部份是本山請的幫手，那一部份就是鬥法比賽玄功，請大家破那三十六座落魂壇，那參觀的是誰呢，頭一位請的是小五台山菩提寺的方丈一元長老，大別山枯藤峽白石岩木化真人靈翼，東海天磁島五音宮的明心居士，川邊雲靈峪百花岩香藤谷，奇英洞的玄英大師，北海黑風岩飄風谷的黑衣頭陀，一冥教主，金風嶺金風洞的金風長老，七靈島紅菱渡的靈雲大師，紫芝崖的紫芝仙姥，青竹庵的黃眉比丘三靈大師，還有海底八仙，後來綺雲宮一破，八仙歸正，反倒加入對方，那金風長老，因為幫着他師兄煉那金虬陣，所以辭不赴約，三靈大師同紫芝仙姥，因為新同東靈子解和，也不願加入逍遙會，所以參觀的，止有一元長老，木化真人，明



心居士，玄英大師，靈雲大師，這五個人，說到期滿來，那加入本山的幫手是誰呢，出去作主的四個人，就不用再說了，第一是二鬼，紅眉鬼左善，白眉鬼丁滔，華山教主許瓊芝，摩耳岩千花洞的毗藍婆謝敏，大雪山白骨峯骷髏洞的轉輪老祖，陰羅島的玄霜叟，因為在龍骨寺受了一葉大師的玉晶球傷，回去治愈，要報一球之仇，還有文光佛同三目鴛鴦佛，他二人因為虬面天尊正煉金虬陣，無法前來，所以派了兩個徒弟，作為代表，再就是摩天嶺的黃袍和禽，懸雲洞的懸雲道人，一個要雪五行島之恥，一個要恢復連環港立播之聲，那天山教主因為屢屢失敗，不愿出頭，打發師弟百靈佛同鐵衣菩薩，前來參加，再就是賀一禽，同大覺和尚，下一輩的就是八魔女中紅蓮仙女趙飛鸞，鐵扇仙女也飛鸞，翠雲仙女羅飛鳳，同賀一禽的兩個女弟子，九尾靈蝠林素蕊，賽素女梅絳英，華山四妙，玉面比邱鄭妙因，蓮花仙子劉妙惠，紅衣仙子李妙緣，九手仙姑黃妙印，還有桃花仙女杜蓮芬，陰風老祖的六大弟子，綠眉真人，他自從八宗鬥劍，被怪叟斬了肉身，逃回三仙島，稟明陰風老祖，要煉綠烟壇。找怪叟報仇，現在綠烟壇已由陰風老祖煉成，所以他三個人，迷踪真人，野鶴真人，奉了老祖的法諭，一同前來赴會，還有逍遙島的八寶真人，同一氣真人，也是奉了老祖的法諭，一同前來，那二仙岩的多目陀頭，自從八龍二鳥斬了十足陀頭

，逃回陰風洞，加意脩煉，現在隨着老祖也來參加，這些人由魏三姑飛劍使書，全於四月十八日來到風雷洞，幫助魏三姑同陰風老祖，佈置落魂壇同綠烟壇，那比賽玄功來破落魂陣的，就一葉大師那些人，表過不題，再說九子魔母魏三姑，開手佈置風雷洞，那洞的地勢，本來極為寬闊，所以魏三姑把風雷洞後洞分成三十六部，那綠烟壇本也是三十六座，所以每一座落魂壇，配上一座綠烟壇，成爲一部，這三十六部，共分十二個字，是「消，滅，誅，戮，捉，縛，散，化，斷，絕，迷，亂」，用意就是以消滅精氣神爲主，魏三姑主持消精滅精，消氣滅氣，消神滅神，陰風老祖主持誅精，誅氣，誅神，戮精，戮氣，戮神，靈魔真人主持捉精捉氣捉神，縛精縛氣縛神，脩羅尊者主持散精散氣散神，化精化氣化神，丁滔主持斷精斷氣斷神，絕精絕氣絕神，左善主持迷精迷氣迷神，亂精亂氣亂神，這是三十六部，那三十六座綠烟壇，由陰風老祖的六個門人主持，綠眉真人主持消滅，多目真人 持誅戮，八寶真人主持捉縛，野鶴真人主持散化，一氣真人主持斷絕，迷踪真人主持迷亂，六個人每人主持六座綠烟壇，這就是三十六壇，魏三姑將新煉成的八寶，分在六部之內，魏三姑自己執掌輓紅囊，陰風老祖執掌無形順意穿心索，靈魔執掌銷神鑑，脩羅執掌歸原網，丁滔執掌子午滅形氣，左善執掌四迷鐘，那落魂壇上本有一百零八枝子母落

魂旗，又請萬妙夫人許瓊芝，執掌逐意微芒，作為四路遊擊，這就是那道教中的八害，其餘衆人俱都齊在中央主壇等候，分配好了。大家每日練習，等一七之日熟習之，單等羣仙齊來赴會，轉眼過了三天，這天陰風老祖同大家在一處談話，由懷中取出一部書來，說道衆道友，現在我們既然大舉與中原各派劍仙尋仇雪恨，俗話說的好，拏魚先拏頭，中原各派羣仙，歸隱的不說，現在遊行塵世的，就得以太行山的一葉老尼，同太清居士，鐵蓮真人，道業爲最高，就是我們這座落魂陣，雖然是三禁之一，但是對這些人，恐怕一時治他不住，我這裏有一部釘頭七箭書，這本是我們陰風山不傳之秘，與五雲宮紫霞宮，那兩部大不相同，請二鬼道友，在迷神壇上，立起三個草人，將他三個人的生辰八字寫上，用我這部七箭釘頭書，每日夜間星斗出全了，就運用玄功，按書上的步驟去作，只要行法過了三日，無論你是何人，准保把他那三魂七魄拜離了身體，最好的是，在前三天內，你這裏作法，被拜的人毫無一點感應，等三天一過，對方人也覺出來了，可是也沒有辦法了。那非束縛待斃不可，等到七日，我去幫道友你們將他三個人，用七箭射死，丁滔說道友，你可知道那三個人全預知未來之事嗎，心動能知來意，非同尋常的劍仙可比，陰風老祖笑道，道友只要你從行法起，三天之內，不出意外的事情，休說是他們三個人，就是那玉

府金仙，也難逃七箭之厄，二鬼一聽，連忙接過神書，回到迷神壇上，預備去了，在壇上立下了三個草人，每個草人面前，點上了七盞明燈，打算由二十一日夜間，二十二日子時拜起，到二十八日亥時，整整的七天，要把這三位不壞金仙，拜個魂消魄散，喪了性命，不想吉人大相，真如禪師同六通和尚，察出來因，命凌虛上人親自送東，告誦衆人不表，再說魏三姑一看佈置已定，自己默察此次的勝敗關頭，但是自己近幾年因爲八寶煉成，道心總不安靜，所以仔細推測了半天，止察知朋飛同略紅英借地完婚，對方的羣仙，全聚在鳴鸞仙闕，於是把這個話對大家說明，只聽了滔左善二鬼說道，今天夜中是我二人對七箭書下手的頭一天，我想他們既然借地完婚，爲什麼非在九嶺山不可呢，大約是因爲九嶺山中由地下潛入鳴鸞仙闕，伏下陷地消神大法，上面用鎖天縛靈大法，將鳴鸞仙闕上面鎖住，以備他們逃出法外，下面將埋伏發動，把那座鳴鸞仙闕，連同大衆人等，陷入地肺之中，用地底的水火風雷，將他們的神魂消滅，如若不成，我二人回來再祭七箭書，不知大家以爲如何，再說他們在喜期之中，一定不加防備，我想這是個極好的機會，二鬼這一說，脩羅尊者首先說道，二位道友，既如此說，我今天同二位去一趟，如若被他們發覺，多少

也可以給二位幫個小忙，二鬼一聽，說道脩羅道友，肯去那更妥當了，我們今天夜間，就去施行，到了夜中，子時將到，二鬼同脩羅一同借道，往九嶺山來了，轉眼到了鳴鸞仙闕下面，由二鬼行法將陷地消神之法伏在下面，不想將一行法，就叫人家知道了，三人行法將完，又到了地面上，佈下鎖天縛靈大法，三個人耳聽鳴鸞仙闕，依然寂靜無聲，心中不由的十分歡喜，於一立在山頭，雙手掐訣，向地下一指，一縷火星飛入地內去了，耳內微微聽到地底起了雷聲，知道鳴鸞仙闕頃刻就要陷落，不想等了半刻的工夫，不獨不見一些動靜，索性雷聲也消滅了，三個人就知道人家有了預備，正要施展別的法術，猛聽的背後一聲大笑，說道二鬼妄費心神，真正十分可笑，三個人一聽，大吃一驚，一回頭只見身後站着一個人，頭如麥斗，三尺多高的身材，兩條長臂，堪可及地，三個一看不是別人，正是那個長臂大頭仙，萬松庵主，一葉大師，三個人正要答話，忽聽對面又有人說話，說道：鬼道友，我們一埋三百來年，未曾會面，何不請到洞內一談，三個人一回頭，只見對面也站着一個人，頭戴華陽巾，身被鶴氅，手持青藜杖，五縷長髯，神清氣爽，二鬼認識不是別人，正是連雲洞主太清居士，三個人將要答話，忽聽左邊有人說道，久聞二鬼脩羅威名遠振，今天相遇總算有緣，三個人尚未向左邊觀看，右邊又有人說了，你三位只顧左顧

右盼，怎麼一聲不响呢，三個人一看，左邊這位不認識，右邊這一位，正是東靈子，丁滔一指左邊的說道，你是何人，快快通名受死，只聽那個人說，貧道家住鐵蓮島，身居九靈宮，玉府勅號鐵蓮真人，神針居士是也，今天你三位來的可算十分之巧，正趕上我們大家，全在此處暫居，閑話休題，請你三位暫往鳴鸞仙闕，略事休息，不知你三位意下如何，三個人一看，知道身入重地，又聽人家言語譏諷，不由的一聲怪吼，化成三團烟雲，一黑一藍一紅向上就起，不想上面站着太清夫人，同東靈夫人，只見東靈夫人手托先天聖母靈珠，一聲雷响，那靈珠發出無量紅光，將二鬼脩羅阻住，二鬼一瞧上面有人迎着，四面有人阻住，知道今天不動手是決對不能，但是動手又知道這六個人全是劍仙之中的聖手，又恐怕敵擋不住，但是事已如此，無法躲避，這才運起玄功，立刻那三團烟雲，向外漲大，頃刻每一團烟雲，漲有十餘畝大小，由那黑雲之內，幻出十餘丈長的兩雙大手，手上起着一層龍鱗，一直對一葉老尼抓來，那一葉大師，兩手一張，一對玉晶球化成十丈大小，光華四射，晶融奪目，冷氣侵人，將丁滔擋住，一張手三十六口冰花劍，向黑雲之內飛來，這個時候，左善也在藍雲之中，幻出一個赤體的魔鬼，足有十餘丈高，胸前懸定一口栲栳大的石龍珠，口吐烟火，向太清居士飛來，太清一瞧，微微含笑，左手一指，飛起一片金

光，金光之內，現出數丈長的一枝心靈如意，直向左善當頭飛來，那脩羅尊者一團紅雲，帶起千層烈火，紅雲之內，裹着一顆方丈大的紅珠，珠光之內，脩羅尊者雙手連搖，發出十條紅氣，直奔鐵蓮真人，鐵蓮真人左手托定九靈神塔，金光豔豔，化成一片祥雲，把十條紅氣映的立刻四散，那九靈神塔一起，金光閃閃，向脩羅尊者頂上壓來，這個時候，丁滔已經被三十六口冰花劍圍住，那左善的石龍珠，也架不住太清居士的心靈如意，眼看落將下來，脩羅尊者用的十條脩羅劍，已被九靈塔照化，一看九靈塔落下來，三個人知道難以敵擋，這才不約而同的，一聲大叱，叱開地脈，收了化身，向地內鑽將下去，不想地內迎面隱形等着一個七魔頭的報應上官星，自從二鬼在地下施法，鳴鸞大殿上的衆人就知道，所以令童靈燕先用安天奠地神牌，把天地鎮住，然後大家再想應付的辦法，後來朋飛前來報告，看見童靈燕在殿外立着，那就是行法將完，由一葉大師請太清居士東轡子鐵蓮真人同二位夫人，六個人到外面去看一看二鬼同脩羅，他六位一出殿，就瞧見山頭上立着三個人，所以六個人分了五面隱形把二鬼三人圍住，因為知道這三個人，全是魔教中的聖手，所以方才一顯形各用鎮洞之寶，才把三魔給擋住，上官星一瞧，這三個東西十分可恨，怎麼早也不來，晚必不來，正當人家的花燭之夜，他才來攪呢，所以總打算多少叫三個人

叱咄虧才好，一看大家各用奇寶，知道這三個東西，若由上面四方走不了，必定由地下逃生，自己才隱形，竄入地內，不想等了個正着，三人回山心切，並未隄防，將一下地，只聽咱吡吡，連聲大响，每人背上中了一巴掌，這一巴掌，第一上官星用了十二分的力量，第二三個人也未加防備。第三上官星又是用的金剛大力禪工，這也虧了二鬼有石龍甲同石龍珠護身，脩羅尊者前後心有兩面脩羅神鏡保護，不然這三巴掌，就是死不了，也得身受重傷。這個還把三個人打的眼前金花亂冒，耳內好似起了焦雷，差一點張口吐血，駕不住遁法，所幸の上官星並未安心，將他們擋住，只見光華一閃，三人飛回九宮山去了，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七回

落魂壇二小粗心困地穴  
風雷殿束靈妙法戲神猿

却說一葉大師，衆人逐走了二鬼，同脩羅尊者，衆門人齊集鳴鸞大殿，一葉大師一瞧，十四考中不見了東靈子夫婦，門人中不見了東方鉞張琳，一葉大師說道，東靈夫婦許是追下二鬼去了，鉞兒同琳兒往那裏去了，沒非說這兩個孩子也追下二鬼去了，太清居士說，這兩個孩子一定是私自去探落魂陣去了，昨天夜中大師兄說，叫他們今天各歸洞府。大概二



子心中不愿意回去，所以私自去探落魂壇，被困在落魂陣內，要不爲什麼直到現在還回來呢，但是二子仙根深厚，雖然被困對性命一層，我敢担保，絕無危險，等東靈子夫婦回來，一定就有實在的消息，大師兄如若十分不放心，可以靜中觀察一次，一葉點頭，於是先令各派門人回歸洞府，這時各派門人一聽，立起身來，向上中兩輩的仙人紛紛告辭，又辭了青鸞仙子李玄珠，各歸洞府，鳴鸞仙闕止剩下一葉大師，一目大師，南宮琪象劍象鏹，太清居士夫婦，八龍二鳥，鐵蓮真人夫婦，耿乾紀鶴上官星，長樂真人，海底八仙，海南三劍，黃山怪叟，崑崙雪山峨嵋上清，四派的教主，知機子同楚南星、還有無憂子夫婦，諸葛振北沙紫瑛沙鷲夫妻，除東靈子夫婦未回，東方鉞張琳失跡之外，一共老少還有四十七位，靜候五月五日去赴逍遙大會，不表，再說九宮山子午屈雷洞、九子巖母魏三姑，自從佈置好了落魂陣，丁左二鬼同脩羅尊去探鳴鸞仙闕，攪亂洞房花燭，一直待了多半夜的工夫，天氣將明，只見三個人十分的狼狽，逃回風雷洞來，大家一看，連忙起身相迎，說道三位辛苦了，於是請三個人坐下，童子獻上茶來，陰風老祖說道，三位勝敗如何，只道了聽說道，不用題了，還是試一試七箭釘頭書再說吧，於是對大家仔細將經過一說，大家十分生氣，於是陰風老祖首先說道，既然三位吃了他們的大虧，我們不必再同他們相鬥

了，反正五月五日他們大家一定前來，到時不怕擊不住他們，如若七箭書發生了効力，治倒了他們三個首領，那其餘更不足論了，大家點頭稱善，正然互相商議，怎樣再加重落魂陣的法術，忽見迷神壇的守壇童子前來報告，說道今夜壇前報警，神鐘响了二次，但是不見來人踪跡，迷神穴內起了一縷光華，往後就沒有消息了，當時本要前來報告。因為衆祖師正在殿上靜坐，左真人未回，所以未敢驚動，左善一聽，在自己的壇前發現了變動，連忙站起身形，說道待我前去瞧瞧，迷踪真人也說道，弟子也同祖師同去，二人辭了衆人，一同奔了迷神壇，原來東方鉞張琳自從由九嶺山，鳴鸞關，動身，打算去探顛倒乾坤落魂陣，帶手暗中盜取釘頭七箭書，到了九宮山，用掩光法掩住遁光，落在風雷洞外，東方鉞說張賢弟，我兩個用法隱身，暗中進洞，可要加上十分小心，略一危險的地方，我們就不要靠近，等瞧見那裏發現參拜草人，我用法將他引開，你暗中隱形前去盜書，二人商量妥當，這才隱起身形，來到風雷洞口，一瞧洞門大啓，裏面十分光亮，洞門是十餘丈闊的甬路，頂上盡是鍾乳下垂，長短不齊，密密如同蜂房一樣，又好似纓絡垂珠，每一條鍾乳的尖頭，嵌着一顆龍眼大的明珠，珠光下射，發出異樣光華，地下盡用白石補地，光明如鏡，兩面牆壁上，盡用畫石脩成，也是十分的光潔，兩壁同地下的明石，被珠光一照，反射上去的

光華，將那許多鍾乳石，映的透體玲瓏，十分好看，兩個人攜手前進，走了足有十餘里遠近，裏面忽寬忽窄，忽高忽低，繞了足有十餘個彎兒，耳內隱隱聽到風雷之聲，原來風雷洞內，當初有兩個地穴，一個是風穴，一個是雷穴。這風雷二穴，原是地殼上的兩個地眼，每日由地內發出風雷，遇人擊人，遇物擊物，這是地下的一種自然的力量，任你大羅天仙，只要陷在風雷之中，也難免消魂之苦，後來謝天仇，用法將兩個地穴封住，這穴內的風雷，所以止能地底奔騰，因為沒有地殼隔絕，所以外面每日聽到極大的風雷之聲，東方鉞張琳二人，聽見的這種聲音，就是那風雷二穴發出來聲响，二人進了風雷洞，又走了足有二十餘里，前面豁然開朗，一望無際，裏面樓台殿閣，壯麗輝煌，玉檻珠欄互相映射，這二人隱身急進，順着數丈寬的甬路，經過幾層高樓廣廈，畫閣崇台，一直走了足有一個時辰，始終也沒有找到落魂陣在什麼地方，二人見路就走，也有有人的地方，也有沒人的地方，又有一個時辰，幾幾乎把這一座風雷洞，走遍了，但是始終也沒有瞧見陣在那裏，惟獨在這一片宮殿的西南方一帶，黑霧沉沉，綠烟繞繞，二人找了個沒有人的地方，張琳說道：大哥你瞧這個落魂陣，在什麼地方呢？我們走了半天，怎麼任什麼也沒有瞧見呢，東方鉞說你瞧，那西南一帶，黑烟滾滾，莫非說陣圖設在那裏，我們何不往那裏去瞧瞧呢，張

琳說可以，於是二人連袂前進，走了一刻工夫，前面是一個山口，這個山口也有十餘丈闊，一出山口用目一瞧，這一片比前面那一片可大多了，方圓足有數十里闊，正東方有一丈多高的三座高台，每台相隔足有里許，上面擺列着許多桌凳，在這一片空場當中，起了七十二座高台，台上全都放着桌椅，兩個人一瞧，每台上站着四個童子，桌上擺着爐鼎之類，兩個台在一處并立，每座台上椅子後面，豎着一首長旛，旛上時時冒出黑氣，那一座台的旛上，時時冒起綠烟，二人一看：大約這就是顛倒乾坤落魄陣，張琳說師兄，你瞧這許多高台，築成一個大圓形，暗分門戶，我二人來一趟子，何妨往這裏面瞧瞧，也試試這個魂壇有什麼妙用，看一看這個草人在什麼地方，得手把他偷出來，東方鉞說張賢弟，這個事情，要叫我說，我們圍着瞧瞧就是了，這七十二座落魄壇，稱為道家三禁之一，准知道有多大危險呢，再說各位教主全不敢輕自涉險，我們毫無道業，何必涉此大險，瞧明了他的步驟，然後回去報告各位祖師，豈不比我們自己涉險強呢，張琳說師兄說的固很對，但是我們作什麼來了呢，不是目的為的盜取釘頭七箇書嗎，老師令我們回洞，我們私自來到九宮山，第一不奉師命，算是不守清規，第二沒有瞧見神書的影子，第三沒有瞧見此陣的利害，回去我們總然不受老師的責罰，對同道說什麼呢，東方鉞一聽，真也沒有法子，

於是說道，我們對陣圖一點也不明白，知道從什麼地方進去呢，張琳說這個倒沒有關係，你瞧各壇上，連個主腦人也沒有，明顯着是此陣還沒有十分佈置，所以壇上止留幾個童子守壇，看這個樣子我們若是進了落魂壇，不見的就被他們困住，東方鉞一聽，張琳說的也甚有理，於是二人加着十分的小心，一直奔壇前走去，這也是二人的運氣所致。所以正趕上二鬼不在陣中祭書，如若二鬼祭壇，二人暗進落魂陣，想逃性命，那算休想。等二鬼來看，二人已經隱藏好了身形，也是左善一時大意，未加仔細，所以二人止受了一十四日的地風之災，五月五日，大家破了落魂陣，二人方纔脫了危險。這是後話，再說東方鉞張琳，二人也不管這個落魂壇回綠烟壇如何的利害，也不辨生死的門戶，一直向壇內走去，總覺着人家主陣的既沒有人，當然那陣式沒有困人的能力，那知這個陣勢，人家當初祭煉的時候，用的是自然的力量，若沒有人進陣，他也沒有感應，只要有人來接觸他，他自己就能發出無形的妙用，將人困住，東方鉞張琳二人所進的正是迷神壇，壇上立着三個草人，不過左善用法將草人隱住，所以二人沒有看見。也虧了二人誤打誤撞，入了二鬼的汛地，二鬼往九嶺山去了，如若二人入了別人的汛地，童子一瞧，立刻報告，焉有二人的性命，閑話少說，再說張琳東方鉞，二人由二壇當中，直奔壇中走去，一進落魂壇百步之內，那

陣法無形自己就發動了，雖然在外面的，看不見壇內有什麼動作，合聲色，但是在陣內的人，立刻覺着頭重腳輕。迷了方向，你別看週圍，百丈大小的地方，止要被牠迷住，那就休想出來，東方鉞二人還虧了進的是落魂壇，不是綠烟壇，不然立刻教無形的魔火，就燒死了，再說兩個人，正往前走，只見前面猛然烟雲一閃，迷了東西南北，天往下壓，地向上起，頭重腳輕，立刻就要栽倒。二人眼前連那兩座高壇，也失了踪跡，四面白霧迷漫，天地全變了顏色，要打算往旁處再去，不想脚一離地，二人就要倒在地下，這才知道人家這陣法利害，雖然知道了，可也走不了了，二人本來全會議身咒語，於是不約而同的用起玄功，念動咒語，不想將把咒語誦起，忽見四面八方，陰風驟起，碧火熾熾，由碧火之內，顯出許多的赤身女子，還有許多年幼的嬰孩，將二人團團圍住，兩個人一聽，連忙收斂心神，那知心神一斂，面前那許多女子，變了形狀，立刻悲悲切切，哭聲動地，再瞧那許多赤體的女子嬰兒，一個個腹破腸開，滿身鮮血淋漓，立刻血腥刺鼻，中人欲嘔。幸虧二人根基深厚，沒被血氣沖倒，這時兩個人連動也不敢一動，這些赤身鬼魂，越來越近，一個個口中止叫：還我命來，可是那地，眼看同天并在一起，提的二人心搖目眩，有心敵擋，又怕被人家知覺了，眼看那羣鬼魂，相離且近，猛的向二人撲來，二人不由嘍呀一聲，一個

站立不住，一個跟頭，落入地穴之中去了，原來在壇下有四種地穴，每種九個，分爲水火風雷，不用咒語發動，完全是後天之物，一用咒語發動，立刻由後天化成先天，二人落下的地穴，正是一個風穴，二向下一落，立刻覺着奇冷刺骨，目前一黑如墨，所好二人雖然受了埋伏，但是還沒有失了連絡，忽地二人一落下去，上面穴口復又合在一處了，這時候，東方鉞可就不再顧惜了，暗道：「落，准知落下多深呢，於是一拉張琳，二人駕起遁法，一縷光華向上就起，那知起了三丈高下，就被上面擋住了，再也起不上去。」

東方鉞一伸手，取出紫霞梭一搥，一片光華纔看清了，原來下面沒有底，上面可有蓋，下去倒可以，上來可不容易，方纔那一些頭目眩暈，雖然去了，但是奇冷刺骨，頃刻就要把人凍僵了，二人停住遁光，說道不想我兩個跑到地中來了，但是我既會地行，這個地岩能的住我，張賢弟你駕住遁光，我先試試，要出去了，我再帶你出去，張琳答應，於是東方鉞用手一指，旁邊的土牆，要用地行之術出去，不想人家，早用禁地之法，將地封住，因爲知道這許多劍仙，全能穿山透石，玄功深遠，所以早就預先下了尅治之術，這一來把二人可治住了，真是欲出無路，進退無門，下面的風聲如同牛吼，寒風冷氣，凍人欲絕，東方鉞說，看這個樣子，不用說被人家擊住，工夫大了，非凍死不可。張琳說這個冷，倒有辦

法，止是沒法出去，東方鉞說有什麼辦法，你何不說出來，張琳說，當初去龍骨寺的時候，我師父給了我五粒蘊蕊回陽丹，教我以備不虞，今天我們何妨每人吃一粒，再用內功一催，豈不擋住寒氣，東方鉞說很好，你取出來吧，張琳取出兩粒丹藥，每人一粒，吃下肚去，東方鉞又將紫霞梭一放，停在空中，那梭化成五尺多長，二尺粗細，可也怪怪，那梭向下一放，立刻將下面的寒魔擋住，二人索性全都騎在紫霞梭上，一運內氣，這纜身上溫暖了許多，可是上面的地殼，又壓將下來，二人用法一擋，止覺着足有百萬斤的壓力，那裏擋得住呢，只可慢慢的向下沉去，工夫不大，又沉下去了有二十餘丈，張琳說大哥你瞧，走走走不了啦，雖然暫時擋住寒氣，若盡往下沉，上面的土地漸沉漸長，豈不把我們壓入地肺之內嗎，東方鉞一聽，靈機一動，說道本能尅土，雖然他用一魔法，但是本質受尅，也許多少給他減去一點威力，我的一行針，那條青色的屬木，針訣上也說他能穿透地層，雖然他將土地用法禁住，穿不進去，可是止住他不往下壓，總成的了，待我試試，說着一伸手，取出針匣，由針囊內取出那條青針，向上一指，只見一條青光，如同麥斗，真是五行生尅，十分利害，立刻上面減輕了壓力，把個地層托住，二人一瞧，這才把心放下，運用神功，暫在地內等候不題，二人被困風穴之內，再說左善，一聽童子報告，立刻進了



落魂壇，上了迷神台，用目一看，雖然陣式發動，但是敵人已走，那陣圖的工用，已經風靜浪平了，所以也未加檢查，去了草人的封鎖，立刻壇，露出二十一盞神燈，那燈光全是綠色的，他這才打開七篇神書，打發童子去請了酒，工夫不大，了酒來到，二人這才把靈壇佈置妥當，在草人身上寫上了一葉大師，同太河神針二位居士的生辰八字，步斗踏罡已畢，週圍佈下鎖魂真言，單等二十二日，午時下手，一方面通知魏三姑，教他在洞內重加封鎖，以免再有人私進風雷洞，只要他們來了，叫他來時有路闖去無門，魏三姑一聽，甚是歡喜，對大家一說，只聽陰風老祖說道，魏道友你這座洞，除了正門之外，可還有旁門，魏三姑說，倒是有一個旁門，但是已經封閉多年了，陰風老祖說，你先用法把那個旁門放開，再用法把他掩住，我們此次勝了便罷，如若敗了，我們先將本洞的四面上下，用法鎖住，以免他們用穿山透石之法出去，再將那本洞的風雷二穴放開，還有落魂壇下那水火風雷各穴，我想那三十六壇下面，每壇有三十六穴，一共一千二百九十六穴，若將那後天的水火風雷，再化成先天的水火風雷，也同時將他放開，我們由旁門一走，這許多的水火風雷一齊發動，他們走又走不了，我們破出這座風雷洞不要了，我想一定可以將他們一網打盡，道友你想怎麼樣，魏三姑一聽，越發歡喜，他們只顧了他們這樣很毒的打算，那知天

理難欺，洞中進來了兩位出人頭地的好息，坐在他們旁邊呢，閑話少說，魏三姑一聽，十分的歡喜。於是先按二鬼的話，把風雷洞封了，然後由風雷大殿出來，領着大家，一直到了蟠螭閣後，用手一指，說道衆位道友請看，這就是本洞的旁門，大家一看，在地下有磁盤大的一塊紅石，魏三姑說，這塊紅石下面，直通九宮山頂，一路並沒有埋伏，這兩頭全被我堵死，若不是今天我們說起來，連我門下弟子，全不知道，陰風老祖說，這就是了，既然如此，我們先佈置這座洞的四週吧，真要敗了，我們可以出去，把洞門一封，非把這伙子散仙全體消滅不可，於是由魏三姑同陰風老祖二人，一同把這座風雷洞，用符咒封起，這一佈置，別說是人，連一個極小的昆虫也難出入，放下不表，再說了潛左善二人一看，天將午正，單等魏三姑回報，陰風洞佈置一妥，二人立刻下手祭拜草人，正然時候，只見童子來報，說外面已經佈置停妥，請二位真人行法，二人一聽，這才打開七籙書，由丁沿掌法，左善對着草人，拜將下去，原來書上註明：在這七日內，每日上壇三次。第一日每次要拜四十九拜，共一百四十七拜，第二日每次要拜四十二拜，共一百二十六拜，第三日每次三十五拜，共一百零五拜，第四日每次二十八拜，共八十四拜，第五日每次二十一拜，共六十三拜，第六日每次十四拜，共四十二拜，第七日每次七拜，共二十一拜，這七日

共拜五百八十八拜，拜畢用桃弓桃矢，將草人七竅射穿，那對方的人，立刻魄散魂消而死，但是拜這個草人的時候，那七箭書必要同草人供在一處，因為防人暗中盜取，所以拜草人的，不管看守神書，必在旁邊有人掌法，看守神書，每日拜畢，那七盞燈以滅一盞，拜到七日，七盞燈全都拜滅，對方人的精氣神，可就全都付在草人身上，所以這裏箭發，那裏的人立刻身死，閑話少說，單說丁滔掌法，左善拜壇，第一次拜畢收了神書，用法封起草人，下壇休息，到了酉時，二人復又上壇，拜畢休息，到了夜中子時，左善那四十九拜將拜了四十六拜，那盞燈搖搖欲滅，燈燄如同豆粒大小，第四十七拜左善方拜下去，猛的紅光一閃，由對面伸出一隻奇大無比的大紅手來，直奔草人抓去，左善本怕鳴鸞闕派人來盜剪書，所以十分防備，猛見大手來搶剪書，立刻雙臂一振，也伸出兩隻手來，同那一隻大手抓在一處，一把捉上壇來，將要觀看，壇前清風一掃，那剪書草人同那神燈，立刻失了踪跡，丁滔再瞧，左手擎住的原是一段枯木，丁左二人這才知道受了人家的愚弄，不由一聲怪吼，一展身後的靈幡，立刻四迷鐘連聲响亮，壇前烟雲陡起，將陣法發動，這時只聽陣外一陣哈哈大笑，聲震天地，四面山石同响，這一笑真不亞如虎嘯龍吟，二鬼知道人家已經出陣，於是一方對前面風雷殿上的人，用法告警，請大家發動封鎖，以免盜書之人

乘機逃去，全洞的人，一接警報立刻發動埋伏，把一座風雷洞立刻封了個水瀉不通。大家前後戒備了，足有三個時辰，連一點動靜也沒有，不知由什麼地方，人家已經逃出風雷洞去了，空自戒備了半天，連個人影也沒有看見，這真是一場笑話，不獨沒有瞧見來人是誰，反倒把釘頭七箭書，教人家給盜了去，這口怨氣如何能消，空自費了許多力量。伏下封鎖，擺下顛倒乾坤落魂陣，人家竟能來去自如，這一來把大家氣了個不亦樂乎，陰風老祖說道，衆位道友，此事我們該如何應付呢，旁邊轉輪老祖說道，道友請先息怒，雖然現在他們能來去自如，但是我想他們，一定知道我們這裏的那條暗道的來源，不然進來容易，出去可難，任他天大的神通，也不能不見蹤跡，說道這裏，大家全都點頭稱是，不題大家研究這個出入的道路，再說鳴鸞洞的各位散仙，那東靈子夫婦，往那裏去了呢，原來東靈子一瞧，二鬼同條絛由地中遁走，自己也沒有言語，對東靈夫人用手一指，夫人會意，一同隱身向九宮山飛來，工夫不大，到了九宮山，風雷洞外，夫婦會到一處，一同隱形進了風雷洞，到了風雷大殿一瞧，二鬼同大家正然講說經過，又聽童子來報，迷神壇進去敵人，東靈子託夫人程孝娥，在殿中觀看，聽他們說些什麼，自己跟隨二鬼，一直到了迷神壇，要一看來的是誰，不想到了壇前，已經失了踪跡，二鬼也沒有仔細檢查，就打算歸降

草人，自己一看，暗暗歡喜，又聽二鬼請魏三姑封洞，自己又跑到前邊，會同夫人，一同探聽，聽得陰風老祖，要暗運水火風雷，一面將上下四方封住，自己一想，這伙子人真是渾蛋，你們止顧了制人，自己由那裏跑呢，後來又聽魏三姑指出暗道，自己這才明白，又跟着他消瞧了一趟暗道，這才令夫人在這裏監視他們的舉動，不必回山，自己暗中要去取那七箭神書，自己又在暗中靜坐，默默觀查。才知道張琳東方鉞，被困風穴之中，幸而他們全未覺察，知道二人不至遇害，趕到了二鬼第一日行法將畢之期，乘他們歡喜，自己這才用了替身，引的丁溜去捉，暗中用袖裏乾坤之法，把三個草人，同二十一盞明燈，同那部七箭書，一同攙入袖內，翻身跳出壇來，一瞧二鬼那個急逼的神氣，所以冷笑了一聲，隱形由暗道飛回九嶺山去。到了鳴鸞大殿，一瞧大家正在殿中坐着，自己這才顯出身形，袖袍一抖，將三個草人同二十一盞神燈，一部七箭書，落在桌上，對一葉大師說道，大師兄，幸不辱命，一葉大師一看，連忙同衆人起身相迎，說道賢弟立此大功，在同道中可算手屈一指，教邪教之人，也明白正教人實非易與，東靈子說，大師兄千萬別這樣的譽揚，青鸞仙子請東靈子坐下，太潛居士說道，賢弟你怎樣取來的草人，這麼容易，再說我們這裏還丟了兩個弟子，你可瞧見，東靈子說我知道，於是就把如何盜書，如何知道張琳東方

鏡，二人被困風穴，雖然受困，可無性命之憂，又把九宮山如何預備，暗用水火風雷，并風雷洞還有暗道，一一對大家說明。令大家到時，好作準備。大家一聽，鐵蓮真人說道，東靈道友，可謂不虛此行，把九宮山致命的地方，全都打聽明白，東靈子說道，我還得速回九宮山，助青衣仙子暗中監視他們的行動，說完告辭，復又飛回風雷洞去了，再說魏三姑，大家在風雷洞，因為丟了七箭書，十分悶悶，打算再將那條暗道也封鎖起來。臨時再行開放通行，大家正然商議，只見守門童子來報，說有貴州苗嶺神猿洞的洞主，百靈真君，神猿道長來見，不知祖師見他不見，魏三姑一聽，十分歡喜，說道快請，童子出去，魏三姑說道，神猿道友前來，衆位少坐，待我將他接將進來，這也是我們的一個大大的膀臂，大家一聽，不知這個神猿道長，百靈真君是誰。連領袖海外左道羣仙的陰風老祖，全不知道這位神猿道長是誰，於是對魏三姑說道，道友請便，魏三姑辭了衆人，帶着三個弟子，合一羣女僮，迎出風雷洞來。工夫不大到了洞外，一瞧外面站着兩個陀頭和尚，一個道人，一字兒立在洞外，只見那個道人頭戴三叉冠，青臉膛，一頭紅髮，紅眉金睛，身穿豆青色的道袍，身後背着一大堆葫蘆，大小不一，約有百十個。正是那神猿道長，百靈真君，上首那個陀頭，一頭赤髮，用日月金箍，箍住短髮，彼在肩頭，身穿青布大領，兩條紅

眉，一對圓睛，足有鷄卵大小，左耳上掛着一個金環，下首那個陀頭，面如赤炭，一頭綠髮，也用日月金箍束住，身穿一件綠色的僧袍，魏三姑一瞧。說道神猿道友，久違了。只聽那個道人說道，魏道友我給你介紹兩個朋友，說着用手一指那個紅髮的陀頭，說道這位是金頂山，仙蠶穴的仙蠶長老，又一指下首那個綠髮的說道，這位是苗嶺毒蜂峽的綠衣禪師，又一指魏三姑說道，二位道友，這位就是風雷洞主九子魔母魏三姑，三個人彼此行禮，魏三姑說道，此處不是講話之所，請三位洞中待茶，那神猿道長說道，來到就要討擾，四個人互相揖讓，一同進了風雷洞，來到風雷大殿，大家一看，這三個人全不認識，俱都起身讓坐，魏三姑又給大家一指引，互相揖讓坐下，童子獻茶，魏三姑說道，不知神猿道友，來到荒山有何見教，只聽那道人說道，聽說道友在五月五日，設立逍遙大會，聘請內地海外各派羣仙，前來赴會，我是特意邀請仙蠶綠衣二友前來觀光，就便尋找當年的仇人，不知此人可在被邀之例，魏三姑說不知道友的仇人是誰，神猿道長說道，題起這個人來。可算在中原各派之中，名頭高大，家住積石山連雲洞內，姓雲名鵬字萬里，人稱太清居士，魏三姑一聽哈哈大笑，說道此人不獨被請，還是對方的主腦人物，道友這一趨，可算沒有空來，到時他一定准到，不知道友同他有何冤仇，神猿道長說道，題起此話可就

長了，這是三百年前之事。於是對大家仔細一說，大家這才明白，原來這位神猿道長，是當初大名鼎鼎化外的散仙，左道中的聖手，苗嶺鐵石峪，虎面真人的大弟子，當初虎面真人在苗疆一帶，開創了一個天威教，所以人稱他天威教主，這個教本來的用意，是尊敬上天，如同天威咫尺，所以入教的人，不分男女，可就多了，後來這個天威教主，又得了一部道書，名叫坎離既濟靈編，共分上中下三編，上編完全是採補之法，中編是飛步凌雲，上天入地穿山透石各種神功，下編是遁跡藏形躲避三魔各種的大法，他自從得了這部道書，他在鐵石峪，直研究了一百餘年，才將這部道書看的完全了解，趕按着上面這麼一條煉，又一傳授門人，這一帶的男女，可遭了劫了，盡被害死的，不知多少，他是越來越利害，門人一天比一天多，後來被這位好管閑事的太清居士知道了，不由的十分惱怒，所以找到鐵石峪，先用良言勸解，叫他改惡向善，不想他不但不依，反而太清居士用惡語相侵，太清居士大怒，當時鬥起法來，誰知這個虎面真人，還真有點道業，同老居士鬥法三日，才被太清居士用正乙神雷，把他震的魂消魄散而死，他那三個掌門大弟子，又出來替師父報仇，又被老居士用子母鴛鴦蠟，打死了兩個，這個神猿道長，因為生性狡猾，當時可就逃回洞去，把虎面真人的幾種寶貝，同一些丹藥，還有那一部道書，打了一個包袱，由鐵石峪



的便門，逃了性命，從此這個天威教可就無形消滅了。後來神猿道長，逃到神猿洞遁跡癡形，脩煉道法，把一部坎離既濟靈編，煉成之後，他的道業可就脩成了，於是在苗疆一帶，打算重立天威教，所以同綠衣禪師，仙蠶長老，結為一黨，要找太清居士報那當年殺師的冤仇，一捱三百多年，在這三百年中，又煉成幾種異寶，同百蠱葫蘆，所以自己又稱為百蠱真君，這天聽同道傳說，九宮山子午風雷洞的九子魔母魏三姑，在五月五日擺道遙大會，要同各派劍仙為仇作對，後來一打聽，赴會的是兩種用意，一種是旁觀，一種是比賽，這比賽之中，那太清居士也是被請之一，於是坐定尋思，自己要打報仇雪恨，自己一個人十分的孤單，別人又敵不住太清居士，現在九宮山既要同他們大家為難，我何不加入，幫着魏三姑消滅了各派羣仙，自己豈不報了仇恨，再說自己同魏三姑，雖無深交，也有一面之識，他既然沒有請我，不許我自行加入嗎，想到這裏，用靈籙傳書，把金頂山仙蠶穴的仙蠶長老，同毒蜂峽的綠衣禪師，請到神猿洞商議，一同加入道遙大會，同內地海外羣仙作對為仇，仙蠶長老同綠衣禪師一聽，當時應允，於是約好了日期，二人回洞帶好了法寶，來到神猿洞，同神猿道長一同向九宮山飛來，因為這三個人全都生在化外，沒有出過頭，所以大家都不認識，而且也沒有聽見說過，那魏三姑雖不知仙蠶同綠衣的道業如何，那

百蠱真君的能力，他可知道。比在這座許多的仙人，道業雖淺，法力可不弱，所以他十分歡喜，今天對大家一指引，百蠱真君又對大家一說，自己同太清爲仇的原因，大家也十分歡喜，因他若沒有擊手的本事，他絕對不敢單找太清，所以大家也十分歡喜，百蠱真君，又對魏三姑問道，現在被請的羣仙，我們這一面的可全都齊備。魏三姑說，差不多齊齊了，不來的那就是有事，不能分身，百蠱說道，那麼敵人那一面，有沒有消息呢。魏三姑就把敵人那一方面，全都齊集在九嶺山鳴鸞仙闕，青鸞仙子李玄珠那裏，在本月二十二日，上清弟子完婚之期，二鬼道友，同脩羅尊者暗入九嶺山，打算將這伙仙人暗中制住，不想他們有了防備，三位道友大敗而歸。於是陰風老祖囊策，用七箭釘頭書，要暗害一葉大師，同太清居士，鐵蓮真人，不想他那裏暗中來人，反把神書給偷去了，因爲這個東西，若是他們照法運用，我們就全有性命之虞，所以大家正想辦法，這個時候，道友可就來了，百蠱一聽，說道難道說道友，這裏就沒有一點預備嗎，怎麼他們出入這樣方便呢，魏三姑說，何嘗沒有預備，於是又把打算封起風雷洞，暗祭水火風雷，如若落魂壇同綠烟壇不生効力，揜着這座風雷洞不要了，將他們一網打盡。百蠱說道那麼水火風雷一動，道友大家由何處逃生呢，魏三姑又把本洞原有一條暗道，到時大家可以由暗道出去，百蠱說道這條

暗道，他人是否知道呢，魏三姑說，當然別人不知道，若要全知道，那還叫暗道嗎，還是我在最近告訴大家的呢，百蠱說道，那就無怪其然了，一定來人早就隱在風雷洞內，趕探出你這裏洞中有了暗道，往來全由暗道通過，若不本洞既然加有封鎖，他們那能這麼來去自如呢。這不怨別人。這怨道友自己多言喜瀉之過，可算是開門揖盜了，但是那條暗道，既然未加封鎖，現在難免洞內還藏着奸息，陰風老祖說道，只爲我們一時大意，纔暗中被人家得了消息，這可算當局者迷，百蠱道友這一說，我們可就明白了，一回頭對許瓊芝說道，道友你可將那清陰觀影神鑑請出來，我們看一看，洞中是否還藏着敵人，魏道友你先用法將暗道封住，就有敵人，也省的被他們逃了，魏三姑一聽，連忙用起封鎖大法，頃刻將暗道封了，這時許瓊芝已經把清陰現影神鑑，由懷內取出來，一轉身來到正中，說道請衆位觀看，一口靈氣佈在鏡上，頃刻那面寶鏡，大放光明，化成方圓一丈大小，殿中如同添了一輪皓月，照的合殿通明，大家向鏡內一看，只見在鏡內顯出一座極華麗的大殿，丁滔說這就是鳴鸞閣的鳴鸞大殿，殿內坐着男女老少，一家羣仙，左善說道，這就是一葉大師衆人，大家在那裏好似商量一種事情，大家正然觀看，猛然裏面又換了一個景像，大家一瞧，原來就是本洞的風雷大殿，可是衆人的影子，裏面一位也沒有，大家正然留神，忽見

鏡內起了一片紅光，鏡面上好似蒙了一層紅霧，工夫不大，紅雲收斂，又現出一個影子，大家一看，原來是盤螭殿後面暗道入口的地方，大家正然觀看，只見內中一個人影一現，也沒看清是誰，忽的紅雲又起，把鏡面蒙住，這個時候，一任許瓊芝費盡了神功，那層紅雲好似長在鏡上一樣。陰風老祖說道，許道友請你收起寶鏡，我們瞧見就是了，許瓊芝一聽，收起法術，歸位坐下，說道衆道友，可看見了，果然應了百盞道友之言，洞中真是蹊蹺好息。用法將我這鑑的神光遮住，教我們看不見他本來的面目是誰，雖然這個好息在我們範圍之內，但是知不清敵人的所在，也沒法子擒擊呢，百盞真君說道，待我瞧一瞧，這個好息的所在如何，說着在身後那一堆葫蘆之中，取出一個葫蘆，口中微微動了一動，把葫蘆向上一托，寒兒一拔，只見一縷烟雲，飛出葫蘆，頃刻就不見了，隱隱聽到一種聲音，好似簌簌落葉，又如秋蟲振羽。洞殿之中，頃刻間盡是這一種聲音，稍一停留，盡的一聲由殿門飛出殿去，工夫不大，殿中又起了簌簌之聲，百盞一舉葫蘆，仍然一縷烟雲，吸入葫蘆之內，口中說道，衆道友這好息我已經把他擊住了，大家說現在那裏，百盞說現在殿外，大家一聽，說道既然如此，我們一同去到殿外瞧瞧，說着大家起身，到了殿外一瞧，在殿前殿基上，倒着一個人，形容古怪，一條右臂，十分的長大，那五官面目，全看

不清了，鮮血淋漓，死在地下，靈魔一瞧，首先說道，這個是鐵扇東靈子，在他們這夥子劍仙之內，可算上上的人物，不知道友用何法將他制死。百靈說道，貧道我身後這許多葫蘆，正正的百個，每個之中內有一種毒靈，全是我用心血祭煉而成，名叫百種無形靈，這一個東西，能在無形中傷人軀體，同元神，防不勝防，因為每種是有萬個之多，方才那一個名叫金靈靈，這東西放出去，只要有人，不論你隱形現形，他自己就能找到的，因為全是血氣而生，這東西只要聞見血氣之味，任你隱藏的如何嚴密，他能尋到你的近前，因為他是個無形的，所以人也不加防備，只要被他內中的一個咬一口，立刻心神迷亂，那些金靈，乘勢由傷處鑽入體中，因為神氣一迷，那元神一定走不了，所以立刻就就被他們飲血而死，那元神也就消滅了，大家一聽，連陰風老祖這樣深的道業。當時也沒有觀察明白，足見利令智昏，這時靈魔說道，原來如此，足見道友法術無邊，一伸手把東靈子的尸骸抓在手中，張開大口，對准頭部就是一口，只聽克叻一聲，靈魔一聲怪吼，身後有人哈哈大笑，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八回

鳴鶴殿百靈紛飛傷木怪  
九嶷山羣仙劃策赴逍遙

却說風雷洞，大家一看，東靈子被金蠱蠶食心而死，靈魔猛然想起鬼眼川之恨，一伸大手，把尸骸抓起，張開大口向尸骸，就是一口，只聽哀吟一聲，差一點將靈魔的門牙給崩掉了，靈魔不由的一聲怪吼，用目一瞧，原來手中抓的那裏是東靈子呢，不過是半段斗來粗細的玩石罷了，上面還被靈魔咬了兩個窟窿，大家正然一怔，只聽後面一聲哈哈大笑，在這大笑聲中，轟的一聲，由百蠱真君背上，飛起了萬點金星，金星之中，還掩雜着千條黑氣，直向四方散去，眼看大部的金星，落在蟠螭殿後，百蠱真君說道：衆位道友請看，奸息逃在蟠螭殿後，那暗道上邊，我們前去瞧瞧，大家全都說好，於是衆人出了風雷大殿，一直奔蟠螭殿飛來，到了蟠螭殿一瞧，只見一個半老的道姑，用手中的拂塵，上面飛起五色毫光，同那萬縷金星還有那千條黑氣，混在一團，那五色光華在那金星之中，用力一攪，那金星同黑氣，頃刻消滅了許多，但是前邊消滅，後邊又生了出來，滿地下落的盡是拳頭大小的蟲出，合尺餘長三寸多寬的水蛭，大家一瞧，這個人有認識的，有不認識的，正是那東海浴日山，旭明潭，青玲洞的青衣仙子程孝娥，大家一看，內中轉輪老祖一聲大喝，好一個無恥的婆娘，你無緣無故往風雷洞作什麼來了，莫非你那老不死的東靈子死去了，來到風雷洞想嫁別人，青衣仙子一聽，并不着急，說道你們這一羣孽障，作惡爲端，

不思改惡向善，無故的擺下落魂惡陣，同綠烟壇，你們的死期就在目前，還敢出言不馴，大家一聽，正要一齊動手，只聽青衣仙子哎呀一聲，向上就起，起了不足三丈高，就落在地下，大家這才着明，原來在青衣仙子背上不知何時，伏下了一條尺餘長的金蠶，已經鑽入青衣仙子背內，四五寸深，所以那青衣仙子，未能逃出多遠，就落在地下死了，大家還不知道是什麼原故，一個百靈真君，才知道是仙蠶長老，暗中用了一條金蠶，把個青衣仙子噙心而死，這個時候，白骨教主轉輪老祖一瞧，青衣仙子被仙蠶噙死，一陣哈哈大笑，說道不想大名鼎鼎的青衣仙子，死在仙蠶之口，你昔日在紅蓮峪的威風那裏去了，今天教你魄散魂飛，神形消滅，休怨我意狠心毒，一伸手由懷內掏出白骨骷髏棒來，這時候金蠶鐵蛭早由百靈真君收了，只見那仙蠶長老一招手，收回金蠶，那轉輪老祖，用骷髏棒向東靈夫人的尸骸一指，一縷煙烟，奔夫人燒去，猛聽後面一聲怪叫，說道好一羣邪魔，竟敢用邪術把青衣仙子傷了性命，還要毀尸滅跡，真是殺人可恕，情理難容，我今天若不替夫人報仇雪恨，大約你們也不知道紅螺山的利害，大家一聽，連忙回頭一看，連一個人影也沒有，再瞧東靈夫人的尸骸，轉瞬失了踪跡，猛見一縷紅光，冲破暗道的封鎖，飛出風雷洞去了，魏三姑一看，說道陰風道友，不想我們的封鎖，竟自攔不住這一羣散仙，這便如

何是好，陰風老祖說他出去雖然容易，大約再要進來就不能這樣容易了，最好的是青衣仙子，被仙蠶道友傷了性命，我們第一去了敵手，第二除了肘腋之患，我們現在可以回轉風雷大殿，再打算完善的辦法。於是大家隨着魏三姑，回到風雷殿內坐下，魏三姑說道，自從近數日來，二鬼道友，同脩羅道友受辱在鳴鶯仙闕，緊跟着又失了七箭釘頭書，洞中還伏着兩個奸息，真可說活活將人氣死，不想今天第一除了肘腋之患，我們這裏一切的行動，不至瀉露，第二又殺了程孝娥，去了我們一個硬對，總算盈虧相抵，也出一出我們胸中的惡氣，這個時候，只見神搖洞主百蠱真君說道，現在我打算先把洞中的封鎖解除，一個時辰，我將我這蠱虫放出幾種，教他直奔九嶺山，暗傷那一夥子劍仙，這許多靈蠱，全經我自己的心血煉過，不怕相隔萬里，他的勝負，我全能知道，但是必須先立下一個百蠱靈壇，我好登壇祭蠱，魏三姑一聽說道，既然道友要首立奇功，我們那落魄陣內已有七十二壇，不知可能應用，如不合用，現令童子築壇瞬息可成，百蠱真君說道，依我說，還是立刻在陣中再築一壇方好，因為我到五月五日，還要運用靈蠱敵掃太湖，你想若同衆位在一壇上行法，豈不互相擾亂嗎？魏三姑說，既然如此，命童子趕緊去到後面築一座靈壇聽用。百蠱真君說，我還要自己去到築壇之處看看地勢如何，魏三姑說我同道友前去，衆位



請在殿中休息，大家說道友請便，我們全是自己人，何必如此客氣呢。於是魏三姑同百蠱真君，帶着幾個童子，一直向後面走來，工夫不大，到了落魂陣外，只見愁雲慘霧，黑氣藍烟，鑄成一片，烟雲之內隱隱現出七十二座高台，兩座台成爲一部，一共三十六部，魏三姑對百蠱真君說道，道友這就是我們那三十六座落魂壇，同三十六座綠烟壇，配在一處，共成一座顛倒乾坤落魂陣，不知道友這座百蠱靈壇，是築在陣內，還是築在陣外，請道友自己斟酌，我好派童子動工。百蠱真君一聽，說道這座百蠱靈壇，還是築在陣內相宜。因爲在陣外似乎失了連絡。魏三姑說既然如此。待我放開陣法。我們進去瞧瞧。原來自從二鬼失了七箇書，大家恐怕還有人來探陣。所以每日將陣法發動。沒人來使罷。如有人來，立刻困在陣中，這也是亡羊補牢之法，所以今天魏三姑同百蠱真君，來到陣外，由魏三姑放開陣圖，然後二人帶着童子一直進了落魂陣，百蠱這才看開了，這座落魂大陣，按九宮合八卦，外運太極，內藏一氣，明顯地煞之數，暗隱天罡之形。共分六部，每部十二壇，暗藏七件鎮壇之寶，不愧道家列爲三禁之一，的確十分凶狠。百蠱看罷，找了一個較高的地方，自己看着令童子築成一座方圓三丈六尺的靈壇，壇高九尺，共分三層，工夫不大，將壇築成，百蠱真君令子在壇上設下了三個蒲團，又令童子去到前邊殿內，請來了綠衣禪師，同仙童

長老，工夫不大，二人來到，百蠱說道，我這一行法，連這二位道友也不能離身，必滿了一七之數。今天是四月二十五日，至五月初一日，方能出壇，道友回到前邊，立刻將暗道也可，正門也可，開放一處，好放我這靈蠱出去，開放一個時辰，立刻封鎖，以後就不用管了，到初一日辰時，再開放一個時辰，好放靈蠱回來，魏三姑答應，說道既然如此。道友我可就不陪了，三個人說道，道友請使，魏三姑於是自己回風雷殿來了，再說百蠱真君，同綠衣禪師，仙蠱長老，三個人佈好了靈壇，把一百個葫蘆分立在三層壇上，三個一路坐下，口內誦起咒來，工夫不大，只見三個人頂上飛起了一片黑雲，將三個人罩住，再瞧那一百個葫蘆之中，冒出各色的烟雲，隨風而散。那三個人也領氣歸神，閉目合睛，入定去了，這且不表，再說鳴鸞仙闕一葉大師，自從東靈子盜來了神書草人，復回九宮山，轉眼到了二十五日，不見東靈子夫婦回來，正要在靜中觀察，忽見紅光一閃，東靈子飛進殿來，大家起身相迎，說道東靈道友，又有什麼消息。九宮山可有什麼舉動，東靈子於是就把九宮山又來了三個苗疆的左道，看出自己二人隱在風雷洞內，請許瓊芝用清陰現形神鑑，察看，被自己用無極扇遮住鏡光，那新來的三個人中，有一個百蠱真君，是當初太清大哥，殺死的天威教主虎面真人的徒弟，他善祭百蠱，他當時用無形金蠱蠱來傷自己，自己

用了一個身外替身之法，把蠱虫退去，他們當時沒看出是我的替身，那靈魔恨我入骨，所以當時抓起來就是一口，差一點沒把門牙崩掉了，大家一聽哈哈大笑，東靈子說他們知道受了我的愚弄，緊跟着百蠱又放起金蠱鐵蛭二蠱，我告訴青衣仙子，再用替身，同他們戲耍，好叫他們不疑洞中再有敵人，於是青衣仙子用出一個替身，叫仙蠶長老，暗祭仙蠶，噙心而死，我又故意搶了尸骸，紅光沖開封鎖，他們以為青衣仙子真個已死，我已出了風雷洞，所以放下心頭，由百蠱真君畫策，在落魂陣內立下百蠱靈壇，暗祭無形靈蠱，向鳴鸞仙闕，暗害我們羣仙，我乘着他放出靈蠱開放封鎖的時候，我飛出九宮山，一直回來送信，恐你們受了他的暗算，現在那無形蠱也快飛來了，還是隄防一下，我現在還要回風雷洞，同青衣仙子監視他們的行動，大家說那麼就請賢夫婦多偏勞就是了，不題東靈子仍回風雷洞，再說一葉大師、同二位居士、一乘羣仙，送走了東靈子，大家出了鳴鸞大殿，只見由遠遠飛來了片五色彩雲，足有二三十畝大小，如同弩箭離弦，由北方飛來。工夫不大，來到了鳴鸞仙闕上空，一直向下壓來，眼看距地不到二十餘丈，一聲响亮，爆散開來，化成一片片拳大五色的雲團，那團中隱隱聽到振羽之聲，任憑羣仙脩成了慧眼，那海底八仙謝紅菱陳香珠龍奇三人，服過七孔九光芝，千里之外，能察秋毫，今天竟看不出空中飛

翔的是些什麼東西，轉眼的工夫，那許多的雲團，每一個又化出許多，頃刻空中化成億萬五色的雲團，一直向下就落，那振羽的聲音，立刻大震，好似颶風驟雨一樣，一直向大家飛來，這個時候，八龍唳的飛起了八隻子母鴛鴦錫，一片金光，向那五色雲中飛去，那五色雲團，本來在空中聚成一片，一經金光擾亂，嗡的一聲，四面散開，讓過金光向下便落，這一來反把八隻金錫閃在空中，這個時候，耿乾由懷中取出萬鶴梳翎網來，向上一撒，只見一片白雲，隨風而散，再瞧那許多五色雲團。止能在距地十丈高的地方，上下飛舞，連一個也落不下來，不過耳邊聽到了風雨之聲，一直待有半刻之久，耿乾一聲大喝，那天空四面，起了白雲，向當中一聚，把那無量數的五色雲團，立刻全都包在白雲之內，落將下來，耿乾將要伸手去接，早被鐵蓮真人將仙網接住，說道乾兒不要鹵莽，用手指，大家一瞧，平地上放着一個很大網兜，網內滾滾翻翻五光十色，也看不出是什麼東西，鐵蓮夫人一伸手，向網內一指，一縷光華，向網內鑽去，只見光華連閃，頃刻那網內連一動也不動了，鐵蓮夫人一招手，收了化形針，鐵蓮真人用手一抖，只見忽的一聲，散了一地，五色的飛砂，仔細一看，每個砂粒也不過芥粒大小，閃閃生光，大家正在觀看，忽的一聲，那許多五色飛砂，依然飛上天去，無影無形了，緊跟着風聲亂吼，風中帶着奇腥的氣

味，鐵蓮真人，說道不好，這個時候，象銀象劍，早已哎呀一聲，倒在地下，只見鐵蓮真人一伸手，取出太玄圖來一抖，一片金光，化出萬朵金蓮，將衆人護住，一回手又取出兩粒金丹，叫耿乾給象氏兄弟服下去，這個時候，空中被金光一映，化出億金色的游絲，一葉大師一瞧，令紀鶴取出婆婆杖，大師接到手中，口誦神咒，向二象一指，只見由那七寶之上，飛起了七縷光華，向二象七竅中穿去，略一停頓，那七縷光華由象氏兄弟七竅中退將出來，光華之上，帶出七縷金絲，仍然蠕動不息，象氏兄弟這才哎呀一聲，坐起身形，大師令二人取出金寬袋來，將七蠱裝入袋內，象劍一聽，取出金寬袋，對着那七縷黃絲一揮，將七蠱收入袋內，那一葉大師，又將婆婆杖向空中一指，杖上飛起了萬縷光華，直向金光內鑽去，光華一退，將那些億萬金絲，仍然全都吸在光華之上，象劍仍然用金寬袋收了。這時那金光之上，復又現出了億萬金星，全都有拳頭大小。鐵蓮真人用太玄圖二次向上一抖，那一片金光反包將上去，立刻將那許多金星包在金光之內，一葉大師這才仍用婆婆杖，將那許多金星釣出太玄圖外，仍叫象劍用金寬袋收入袋中，這個時候，天空可就沒有別的物品了，鐵蓮真人仍叫耿乾，用萬鶴梳翎網護住鳴鶴仙闕，令象劍提看金寬袋，一直回歸鳴鶴大殿來了，到了殿內大家坐下，一葉大師令象劍由金寬袋內倒出收來的靈蠱，瞧瞧

是什麼東西，原來第一次來的是百蠱真君，祭來七種靈蠱，自己的元神，也同綠衣禪師仙蠱長老二人的元神，一同跟來，不想七蠱未曾施展，就被人家將七蠱收住，那七蠱本是靈蠱的神氣煉成，並不是養成的活蠱，所以那許多飛砂，一離網就飛起空中，被蠱母吸去，那仙蠱長老同綠衣禪師二人，一個發出了無形仙蠱，一個發出了無形的金蜂，這兩種東西，在百蠱中最高利害，況且又是無形，所以這兩種東西一出手，象氏兄弟首先中了七條金蠱，那許多的生蠱還沒有落下來，就被太玄圖擋住，一方面用易骨金丹分給二人，將七蠱拘住，一葉太師才用婆婆杖七寶靈光，釣出了七蠱，金霓袋收了仙蠱，這個時候，金蜂又被太玄圖的金光照的露了形跡，又被太師用金霓袋收去，二人一看十分惱怒，對百蠱說道，師兄他們大衆收去我們的仙蠱、金蜂，我們若收不回來，豈不令風雷洞羣仙恥笑，百蠱說，我們先遁往鳴鸞殿瞧瞧，得手在鳴鸞殿給他們伏上靈虫，十有八九，可以傷他們三個主腦人物，三個人將要由空中往下飛墜，不想人家用萬鶴梳翎網，阻在天空，三個人用盡氣力，只是遁不下來，仔細一瞧，這才知道人家用下了埋伏。三個人無法，止可落在地下，用起玄功，打算由地下穿入鳴鸞大殿，幸而地下未有封鎖，三個人這才借遁穿入地中，頃刻飛進了萬鶴梳翎網範圍之內，來到鳴鸞大殿一瞧，那殿中的羣仙，正在殿中觀看

收來的金蜂，同仙蠶，那一葉大師用神光罩住，仙蠶同金蜂，在殿內神光之中，往來飛舞，那金蜂一個個大如麻雀，那仙蠶全都一尺餘長，這兩種東西週身紅光綠火，閃閃生輝，止在大師神光之內，上下飛舞，因為那東西嗅覺極靈，一聞見有血氣的東西，立刻就要來咬，不想被大師的神光籠罩，只急向各處亂飛，三個人一看，十分有氣，仙蠶長老取出兩條金頭蜈蚣，百蠱取出兩條螻蛄，那綠衣禪師取出兩隻天蝎，這三種東西，全是十分利害，十分通靈，並且無形無質十分難防，三個人一瞧，大家正在注意觀看那仙蠶金蜂，他才冷不防，將那六條毒蠱，一鬆手，六縷清氣，向一葉太清鐵蓮射來，三個人滿打算把這三位主腦傷了性命，不想六蠱將一進殿，就被那位大力真人諸葛振北，同無憂子鬼俠沙純，發覺了，沙純一伸手，把自己煉就七寶中一百零八鉤的靈瑤索，向外一拋，只見一縷青光，迎將上來，憑空將這六條毒蠱之器勾住，饒是勾的快，那千年木怪南宮琪，還被天蝎在左膀之上，掃了一勾，那毒蠱立刻傳入肺腑，等自己再用正氣來擋，已經來不及了，不題木怪受傷，再說殿內羣仙，全都發覺殿外潛入敵人，首由八仙中的童靈燕，用手一指，一縷金光，壓靈金牌，飛出殿外，三魔一看人家知道了，六條靈蠱，又被人家鉤住，仗着自己三個人來的全是元神，易於遁走，所以將那帶來的百蠱，完全放將出來，只見億萬五色的

雲團，同腥臭之氣，一同飛入殿內，來傷衆人，噯的一聲，滿殿盡是毒蟲，這真得說是措手不及，也虧了一日大師心急眼快，立刻飛出萬丈靈燄，那紀鶴又將婆婆杖一指，飛起了千條彩練，那沙純的靈瑤索，也橫空矢矯，來捉那無量的毒虫，頃刻的工夫，那億萬的靈虫，被靈瑤索同婆婆杖，捉住了十分之三。那十分之七，也有三分被靈燄裹住，那四分又被象劍用金霓袋一袋裝了個乾淨。三個魔王暗中一看，知道這夥人十分難惹，好在蠶母未傷，這些毒蟲，仍然能用法收回，所以互相一拉，打算仍由地內遁出萬鶴梳翎網，不，上面那壓靈金牌，專制人的元神，所以仙蠶長老走的略慢一點，早被神牌壓在鳴鸞殿外，一葉大師正要用冰花劍去斬他的元神，不想仙蠶長老還真有點道業，用起托天之法，托起金牌，自己退入地中，趕冰花劍飛來了。那仙蠶長老，已經逃回風雷洞去了，一葉大師同大家這才把所有的靈蠶，一同拘入金霓袋內，叫回了耿乾，用梳翎網罩在上面，然後請太清居士施用正乙神雷，把這許多靈蟲擊死，太清居士點頭，左手一伸，一個震天的焦雷，將那許多靈蟲，震的化成一片灰燼，自從經過這一次，大家才每日在上空同地下，加了封鎖，這是後話，大家趕將諸事辦完，這才來看千年木怪的傷痕，只見左臂上青了掌大的一片，你別看南宮琪道術通玄，但是也禁不起這天蝎之毒，所以落得神昏氣短，鐵蓮真人取出兩粒易骨神丹，給



南宮琪服下去，但只能回復了原來的神氣，不能驅除蠱蝎的餘毒，大師一瞧，知道這是天蝎所傷，欲去此毒非北海五雲宮，萬靈教祖万俟烈的吸毒石，又名萬年烏風蛇角，不能把流毒吸淨，這必須過了逍遙會，然後再想辦法，於是先叫古南山，把他那雍蕊還陽丹，日日給南宮琪服用，大家靜候端陽不表。再說百蠱真君綠衣禪師同仙靈長老，一同回到九宮山，知道非到五月初一日風雷洞放開封鎖，不能入內，打算在洞外覓地潛脩，不想一到風雷洞府，那魏三姑同靈魔，正在洞口同一個奇形的道人談話。三個人因為自己元神不便同人說話，所以一直飛到後洞，上了百蠱靈壇，歛氣歸原，收了百蠱葫蘆，一同向前面走來，工夫不大，到了風雷殿，一看方才那個道人，同大家正在高談闊論，魏三姑一介紹，這才知道是銅鈴谷的銅鈴教主，武天夷，也是因為門人林素被上官星撕去兩耳，自己覺着十分難堪，所以才處心積慮，誓報此仇，聽說九宮山擺設逍遙大會，心想上官星一定參加，所以來到此處，也加入逍遙會，要找上官星報仇，魏三姑又問百蠱真君，三位祭蠱之事，百蠱真君不好直說，只可說那九崙山防備的十分嚴密，百蠱無從侵入，就回來了，只可等五月五日我在百蠱靈壇，伏下百蠱然後同他們再決雌雄，大家別無他法，只可靜候五月五日，書不重敘，這天到了五月初五日早晨，魏三姑先祀封洞的真言撤去，在風雷大殿，大張

宴席，靜候一葉大師衆人前來赴會，只見童子來報，說有東海天礮島五音宮的明心居士來訪，魏三姑一聽，對大家說道，衆位暫坐，我到洞外去瞧瞧明心道友，說着辭了衆人，向外走來到了風雷洞外，一瞧那明心居士，滿面含笑，立在洞外，魏三姑說道，不知道友駕臨，恕我未曾遠接，明心居士說道，豈敢老朽來的南莽，也望道友海涵，二人正要進洞，只見正東上一朵彩雲，急如奔馬，向九宮山飛來，頃刻落在風雷洞外，二人一看，來的不是別人，正是東海七靈島紅菱渡的曠雲大師，三人互相見禮。方畢，又來了大別山白石岩的木化真人靈翼，緊跟着川邊雲靈峪百花岩奇英洞的玄英大師也來了，那小五台山菩提寺的方丈，一元長老也來到風雷洞參觀，魏三姑一瞧，參觀的衆人已經來齊，於是將五個人讓進風雷洞，大家一瞧，全都是素識的朋友，不然就是慕名，大家方才坐定，只見童子來報，說外面有太行山的一葉大師，同積石山的太清居士，鐵蓮島的鐵蓮真人，還有許多的羣仙，來到社會，魏三姑一聽，連忙對陰風老祖靈魔真人脩羅尊者說道，三位道友，既然一葉衆人來到，我們四個人還是前去迎接才是，就便請衆位先往後面落魂陣那裏等候，我們同着一葉衆人直往後面，這個事情，就託二鬼道友招待羣仙，落魂陣外面那三座高台，左邊是給一葉衆人預備的，右邊那一座是我們自己的，當中那一座是給參觀的來賓所設，二

鬼道反以替我們四個邀請本洞的仙真。回來賓到後面等候，二鬼一聽連連點頭，帶着大家往後山去了，再說魏二姑同脩德會各陰風七祖靈魔真君，四個人一同帶着許多童子，向外行走，再說一葉大師衆人，自從逐走百靈真君，同綠衣禪師仙童長老，太清居士用正乙神雷，消滅了百靈。大家靜候五月五日，開九宮山，轉眼到了五月初四日晚上，大家齊集在鳴鶴大殿，一葉大師說道，明天就是五月五日，我們到了赴會之期，我早知道，魏三姑這個魔母，煉成道家的八害，這八個東西乃是我們道家最忌之物，非用玄天至寶，不易敵擋，我們總有玄功，至寶護身，但是若收不了他的八害，這個落魂陣無法來破，何況又加上這許多惡魔，這一次必須將他主要的份子，除去三五個人，然後他們方不敢小視正教，久聞鐵運道友，在滌垢池，蒙玉府脩文沈七仙賜過八寶，這八寶足可爲八害的硬對，請道友你取出來，我們分配一下，不知道道友以爲如何，鐵運真人一聽，說道大師兄說的極是，於是山懷內取出脩文各寶，除了七星珠賜與耿乾，正正的還有六件，那一件是了一真言，一葉又說道，前幾天地東靈子報告，他這座落魂陣，共分六部，每部六壇，每壇遠配着一座綠烟壇，一共七十二壇，他這六部神壇，名叫「消滅」，「誅戮」，「捉縛」，「散化」，「斷絕」，「迷亂」，這一衆邪魔，也分六部主持，我們何妨將大家也分成六處，齊在中央相會，大

家說這個事體全在大師主裁，我們一聽尊命，大師說道，如此老僧可不恭了，一伸手拿起鈎繫勾來，說道太清道友，請你持此勾到時去破他的誅戮六壇，谷昭你隨老居士專破他的綠烟壇，老居士夫妻可帶着八龍，二鳥，太清夫妻一聽，連連點頭，谷昭連聲答應，一葉又對鐵蓮真人說道，鐵蓮道友，你夫婦用九靈神塔同化形針，去破他的捉縛二部六壇，令仇盾跟你去會綠烟壇，再帶上耿乾紀鶴爲助，大師一伸手，又取起萬鶴椿翎網，對上官星說道，你持此網帶着靈猿道友，同八仙道友，去破他的散化二部，令古南山跟隨去破綠烟壇，又擎起鯨鱗扇對長樂真人說道，道友你持此扇，帶着百靈仙子，同鄭玄脩去破迷亂六壇，崑崙掌教你隨長樂真人去破他那綠烟壇，一回手又取起伏龍環，對無憂子沙純說道，沙道友，你夫婦可持此環，帶着一子一女，去破他那斷絕六壇，神聖叟你可同沙真人去破綠烟壇，老僧同一日賢弟，帶着象氏兄弟，去破他那消滅二部，用礙變關，邱橋家我去破綠烟壇，諸葛真人同令媛，專爲報仇而來，請你專找三日鴛鴦橋，同文光爲仇，恨，秋蟬你持太玄圖，單找許瓊芝，破他那杏雨桃風劍，得手能將他除去最好，東駝夫婦，到時一定出頭，靜脩你可同他夫妻在陣內接應各處，各壇破後，當中還有兩座壇，歸魏三姑同陰風老祖二人掌管，還有一座百靈靈壇，我們再合力去破這兩座主壇，等這主壇

同百疊壇完全破後，這座落魂陣方算破去。再去救東方鉞同張琳，又對上官星說，你破去落魂壇後，就去暗道出口埋伏，只要有人逃走，多少得叫他帶點傷痕，他們這地底的水火風雷，若一發動，大家千萬留神，不要落在地穴之內，叫海底八仙，急用安天奠地神牌，將地穴壓住，以免一座靈宮福地陷入地肺之中，大家一瞧，大師分佈的十分妥當，這才作起每日的工課，大師又託青鸞仙子李玄珠，照應南宮琪，書不重敘，到了第二天早晨，大家這才一同隨定一葉大師，辭了李玄珠，直奔九宮山飛來，到了風雷洞外，魏三姑同靈魔陰風老祖脩羅四個人，迎出洞來，好在全都認識。於是互相揖讓，由魏三姑引導，直奔落魂壇走來，大家一面行走，一面觀看，這座風雷宮洞，真是宮殿巍峨，樓台壯麗，可惜一座洞天福地，被一夥子邪魔佔領，工夫不大，繞過了前洞，無數的殿閣樓台，才來到後洞之內，雖然此洞深居山腹，但是被明珠異寶照的，不啻日光之下，繞過落魂陣，到了看台前，魏三姑請大家上了高台坐下，然後命童子擺上仙肴，果品，四個人坐在主位相陪。魏三姑首先發言，說道貧道僻處九宮山，數百年來，未從出而問世，所出山行道的不過是幾個小徒，所以他們在外邊一切舉動，我那能盡知其詳，誠恐彼等所作所為，或有許多妨礙各派道友的地方，所以惹的衆位道友，對敝教諸多不滿，這原不該歸咎衆家道友，第一怨

貧道久不出山對大家失了連絡，第二也是他們修養不到，不加檢點所致，至於陰風老祖，同脩羅尊者，純是因爲僻處海外，打算來到內地，同大家連絡感情，靈魔道友呢，因爲被因奧斯騰峯下，最近纔得了自由，所以也同近世羣仙未能連絡，因此我四人至再商量，設了一個逍遙大會，東請近世各派道友，來此赴會，一爲連絡感情，二爲研究研究道術，原本意在觀摩，增長歷練而已。乃各道友，還真看的起我們四人，如期全都不約而同，來到敝洞，這真得說是蓬蓽生輝，令人不勝感荷之至，一葉大師一聽，說道蒙衆友折柬相邀，怎好推辭不到呢。正趕上上清弟子朋飛同略紅英，借地完婚，所以大家一同去到九嶺山，第一賀喜，第二就近同來瞻仰勝會，不知道友對於道術預定怎麼個研究之法，我們是一聽尊命，魏三姑說貧道四個人，在原先煉了一個小小的陣圖，名叫顛倒乾坤落魄陣，共分三十六部，內藏七十二壇，壇上全有人主持，只要衆友玄功深厚，自能於身體無傷，單入入陣也可，大家一齊入陣也可，一葉大師說道，不知此陣現在何處，我們可能預先瞻仰瞻仰，魏三姑用手向台下一指，說道這就是三十六座落魄壇，大師同衆人一看，只見距這三座台，足有數里遠近，正西的地方，愁雲漠漠，慘霧淒淒，更有五色的光華，繽紛閃爍，再加上地底各穴的水火風雷，鉅風振耳，轟轟隆隆陣中各壇上旗旛亂閃，鬼哭神噪，真是

好一座凶惡的陣勢，一葉大師看罷，說道這座陣，我們全都看明，且見衆道友玄功深奧，貧道等若不進陣一試，未免有貧道友一片研究盛心。今天既然前來，無論如何，必要入陣一行，以副相邀之雅，就請衆友回去預備，我們這就入陣。魏三姑四個一聽，說道如此我們可就失陪了，說完告辭退下台來，口誦神咒，猛見由左右兩手心內，飛起了無數的光華，向上下四方飛去，立刻雷聲隱隱，把一座子午風雷洞，上下四方封了個水瀉不通，四個人，每人加了一重封鎖，真比天羅地網，還加倍利害，他四個人回到自己的台上，說道衆位，對方現在就要入陣，請大家進陣預備，除二鬼道友，同陰風四弟子而外，百靈道友，綠衣道友，仙靈道友，各歸汛地，其餘衆位，全請在壇上暫候。我們好一同相機攻擊，並請華山道友，四路往來接應，大家一聽，立刻一同駕遁，飛往落魂陣內去了，再說一葉大師一瞧，對面台上無數的光華，飛進陣去，頃刻陣中陰風慘淡，黑霧迷漫，把一座落魂大陣罩住，一葉說道，衆道友請看，現在他們已經預備妥當，我們照原定計劃，分道進行，但是怎麼始終未見東靈子夫婦呢，正然說着，只見清風過處，東靈子夫婦現出身來，說道我因為魏三姑他們尚未進陣，所以不便現形，大家請先入陣，我二人在陣中處處遊擊，接應使了，大師說我們預定的也是請你夫婦同幟帽長教，一同到處遊擊。東靈夫妻點

頭，應允，身形一閃，復又迷了踪跡，大師又對雪山長教說道，你也持太玄圖一意對待許瓊芝，稍一得手，就將他們除去，秋蟬答應，也下台去了，這時台上衆人，紛紛下台，各人去按一定的計劃辦理，內中單說太清居士，同太清夫人，帶着八龍二鳥，同化地無形紫髯公谷昭，十三個人，早看明了他這座落魂陣，分六個門戶，每個門戶有四棵旗門，於是出正東方四門戶，逐個觀看，只見每個門上，各挑出一個金牌，牌上寫每部的名字，六個門戶，共成六合之象，走到第三個門戶，上面挑出一個金牌，是誅戮之部，太清一看，到了自己進行的地位，於是告訴夫人留神，我們這就要進陣了，說着只見旗門開處，走出一個童子，說道來人如欲進陣，請隨我來，說着轉身進去，太清夫婦，毫不過意，帶着十小同谷昭，向內就走，一進旗門，一聲雷响，立刻變了方向，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，

## 第九回

八寶除八害萬丈金光從地起  
六老破六壇千條瑞靄自天來

却說太清居士夫婦，進了旗門，一瞧旗門復閉，一聲雷响，立刻陣內變了方向，在自己週圍，顯出十二座神壇，十二元辰的方位，一個壇上立着陰風老祖，一個壇上立着多目陀頭，那十小神壇，上面各立着兩個童子，十個童子手持着乾坤顛倒落魂旗，十個童子手持



着綠烟幢，太清一進神壇，只見陰風老祖，手舉令牌的一响，在老祖後面那首皂旗立刻搖動，這一條主幡一動，立刻那週圍五座落魂壇上的主幡，也搖將起來，六座壇下，每壇週圍那一百零八枝落魂旗，紛紛亂動，頃刻壇內陰風慘慘起了鬼哭之聲，由壇口跳出了無數赤髻冤鬼，只覺着腥臭觸鼻，轉瞬天昏地暗，這個時候谷昭也奔了綠烟幢。壇上向多目陀頭，也將手內令牌一聲响亮，那綠烟幢上四十個童子，將綠烟幢展動，頃刻這一座誅戮部內陰風大作，綠火橫飛，那地下的水火風雷，復又轟轟隆隆直向上起，那壇上的陰風老祖，把一條無形順穿心寶鎖，飛將出來，這條寶鎖，本是道家八害之一，專能無形傷人的心意，所以他一出手化成一片白烟，飛入陰風冷霧之內，同那許多的赤體怨鬼，一齊向太清居士襲來，那太清夫婦，同谷昭一看，知道這個陣法十分利害，稍一不慎，中了陣中的那一件，全得魄散神消，那老居士不慌不忙，由手內退下了一隻鴛鴦鐲，向下一擲，一片金光，將地下的水火風雷擋住。這金光一起，頃刻將壇內的陰風慘霧消除，將那許多赤體的冤魂，隔在金光之外，谷昭也運起玄功，由背後飛起了一片紫霧，帶着萬丈寒烟，把那多目陀頭的無量綠烟，隔在紫霧之外，這個時候，陣內稍微看清了方面，只見在金光紫氣之外，魔火飛揚，陰雲四佈，又由那十二座壇上，冒出萬丈黑烟，向當中攏聚，頃刻緊在

會空，向下一罩，太清大家平空覺着上面添了無量的壓力，足有幾千萬斤，一直向下壓來，太清居士，纔把自己煉成的那枝心靈如意，向上一舉，只見金光豔豔，彩霧紛飛，衝將上去，那無形順意穿心鎖，到底利害，仍舊順着金光，穿將進來，一直來襲衆人，二鳥八龍本是初出犢兒，未經折錯，所以八龍飛起八隻鸞鷲錫，二鳥飛起一排如意紫雲針，所以那心靈如意一得金光紫雲的幫助，頃刻威力大長，一直將那黑氣托將起來，但是那條穿心鎖，一經阻力，立刻化成億萬白烟，同金光混在一處，仍然向下襲來，您道這穿心鎖如何這樣利害，因為這個鎖，本是順着人的精氣傷人，那寶物全經人的心血祭煉，所以同穿心鎖，無形中有互相吸引的力量，太清居士的這枝心靈如意，同大家的法寶，只能擋住一切消魂滅魄的氣體，對那條鎖，却擋不住他，太清居士同夫人是如何的道業，焉能不明白呢，知道非把這條寶鎖除去，不易去了那背後的暗敵，又知道要除去這種東西，非借來的師父八寶不可，於是一伸手，由懷內掏出釣鯨勾來，向外一拋，只見由勾上飛起了一片青光，同那許多的白氣一接，只聽沙的一聲，在釣鯨勾上粘着一條青蛇一般的東西，足有五尺餘長，只見那條神勾，猛的飛起了一條青氣，那青氣在那條鎖上一橫，沙的一聲，把一條多年煉成的寶鎖，削成兩斷，落在地下去了，這東西一去，立刻暗中去了阻礙，那太清居

士運玄功。那枝心念如意。同一枝釣鯨勾。金光閃閃，青氣紛紛。向壇上。陰風，祖飛來。這時那許多的黑氣陰風。同亦體怨鬼。皆被金鎖回紫雲。射架住。隔在金光之外。再說陰風。老祖，半壇上運動陣中的妙用，又加上穿心鎖暗中傷人，眼看將太清衆人困住，不想人家取出一個勾兒，半空將寶鎖勾住。削折了寶鎖。一條金勾一條如意，反回自己飛來，自己知道用玄功同太清居士迎敵，那太清同玄功也不在自己之下。勢力相當不易取勝。於是將自己鎖洞之寶，先解體陰風扇取出來，這把扇子，內藏八風，就是炎風，滔風，熏風，巨風，濤風，颶風，厲風，寒風，這八風乃是天地的正氣，被當初陰風洞主收來，煉成這把陰風扇，任你萬劫金仙，若被此風吹上，也難免解體之厄。歷代傳來，到了陰風祖之手，今天他一看太清居士，毀去了穿心鎖，這座落魂壇的落魂大法，制不倒他，所以才取出陰風扇來，對着衆人就是一扇。只聽忽的一聲，立刻八風齊起，由四外向當中吹來，太清居士也深知他這陰風扇利害，那先天正氣，不易敵擋，這才雙目一閉，一聲雷響，天門大啓，由頭上飛起了一片慶雲，雲中懸着一座繆絡寶蓋，蓋下罩定一顆斗大的明珠，珠光四射，向下一罩，幻出畝許大的一片金霞，發出無邊的異彩。將衆人罩在金霞之內，這金霞一現，壇中所有的愁雲慘霧，黑氣妖氛，以及那許多赤體的怨鬼，同那無量的綠烟，通被這

金霞照的完全消滅，頃刻上下清明，那十二壇上的一百零八枝落魄旗，同綠烟幢，完全失了功用，谷昭同八龍二鳥一看，收了金錫，同紫雲針，谷昭收了護體的紫氣，八龍的八口扶風劍，二鳥的十口無形劍，谷昭的兩口烏雲赤霜劍，一同向陰風老祖飛來，陰風老祖一瞧，許多光華一直奔自己飛來，一方將那心靈如意同釣鯨勾用八風阻住，一方連搗了三扇，立時那十子同谷昭的飛劍，全被陰風扇搗將回來，太清居士一瞧，令大家收起飛劍，自己也收了如意，同金勾，止用金錫擋住下面的水火風雷，用玄功將自己七百餘年的一顆內丹飛起，來擋陰風扇，這個時候，只有八風在珠光之外亂轉，發出了許多異聲。時如火聲熱熱，時如濤聲震耳，時如環珮琤琮，時如瀟瀟夜雨，真可說無聲不俱，這種無質無形的風聲，也可以搖動人的心意，聽到那種悲風淒雨的聲音，如同征人嫠婦，哽咽哀啼，不由的也要一洒傷心之淚，聽到那滔聲振耳，晃如置身洪波大浪之中，孤舟搖蕩，叫人目眩頭暈，聽到那種萬馬奔騰的聲音，如同置身戰場之上，兩敵相接，殺聲震耳，金鐵齊鳴，不由得令人週身起慄，聽到那微風細細，環珮琤琮的聲音，又如置身玉府，朝見玉府天尊，肅靜無譁，止聞環珮之聲，不由令人肅然起敬，也就是這十幾位散仙，道行深遠，不然不必叫風吹散了身體，就是這種無形無質的聲音，就可以把人引的入魔而死，因為還有許多

奇技謠巧的聲音，驚心動魄的聲音，隨着人的心意，能夠變化萬端，這十三位散仙最淺的也在地仙以上，所以聞如不聞，是這個樣子，足有半個時辰，不見雙方的勝負，那綠烟壇上的多目陀頭，一看打算田自己煉成的金光，來傷大衆，於是解開衣服，一揚雙臂，露出肋下的十二隻眼睛，由眼睛之內，射出無量金光，向下罩來，不想金光將一同珠光相遇，立刻四散飛揚，他這才知道人家太清衆人，對陰風扇雖然取了守勢，自己對人家可差的太多了，他如在旁邊觀看，還不至惹起下邊這幾位的不滿，他這一來，金光不獨失了効力，首先將二鳥同谷昭惹煩了，那二鳥同谷昭對陰風老祖別看顯着不濟，但是也在中輩劍仙，是出名的人物，若對多目門法，可說是有勝無敗，那二鳥一伸手，飛起了兩條無形妙化金剛杵，一直向多目頭上落來，那多目雙手一揚，由兩手心內，飛起兩縷金光，將神杵擋住，那紫髯公左手一指，兩條烏雲赤霜劍，由中部向多目射去，那多目尚未敵擋，二鳥的無形劍，也飛上台來，罡風過處，左足中了無形劍，不由的哎呀一聲，精神一散，赤霜劍一繞，立刻尸橫壇上，那無形杵失了阻力，向下一落，一聽響亮，別說多目陀頭的屍身，連一座綠烟壇，也打塌了一片，那陰風老祖，正用陰風扇同太清居士賭賽玄功，忽見多目陀頭死在壇上，不由的心頭火起，把陰風扇運起，打算連扇四十九扇，把太清居士同這一

片地方，一直送入地肺之中，不想將將扇了三下，忽見紅光一閃，面前站着東靈子同東靈夫人，還有靜脩和尚，東靈子手執無極扇，扇上發出萬丈紅光，向陰風老祖沖去，老祖正要對敵，只聽空中一聲雷响，抬頭一看，太清夫人不知何時遁出元神，用出拘神定氣之法，向自己歷來，自己知道四面受敵，無法取勝，真要被壓住，還有何面目再回陰風洞，領袖海外左道羣仙不如退往中央，等魏二姑同大家一到，再運綠烟壇作最後的決賽，想到這裏，收了陰風扇，大袖一抖，無影無形了，這時多目已死，陰風老祖退往中央，這誅戮十二壇完全破去，那八龍運起八口扶風，轉瞬將那六百四十八枝落魂旗削斷，太清居士一抖大袖，將那一千二百九十六個子母陰魂，收入袖內，打算回洞再用玄功，令他們各往善地托生，所以說邪正的關頭，這就分出來了，這一座落魂陣，共三十六壇，每壇要害一百零八個孕婦，就是二百一十六條性命，一共受害七千七百七十六條性命，不過爲爭一口無用的怨氣，這是如何的殘忍，這種殘忍的邪魔，豈能長期存在，所以下文風雷洞一破，魏三姑就被燃黎祖師，用龍雷擊斃，不可不說是報應循環，閑話休題，太清居士說東靈賢弟，由那裏來，你三位負着接迎的責任，別處怎麼樣了，東靈子說，我們這是幫着長樂真人，破了他那迷亂之部，清凝道友不愧爲崑崙教主，用先天清凝氣，打死了迷踪真人，我們逐

走了左善，就往這裏來了，原來那長樂真人，帶着知機子鄭玄脩，同百靈仙子楚南星，還有崑崙長教清凝道人，四個人一下台，早就看明那落魂陣的方向，是外按六合而設，共分六個門戶。只可先瞧瞧前面的門戶，是個什麼部份，到了近前一看，上面金牌，寫的是迷亂之部，原來正是自己進攻的地方，長樂真人說道，原來此處就是迷亂之部，我們就可以由此進攻，正然說着，只見旗門開處，出來了一個童子，說道來人如欲入陣，請隨我來，說完轉身進了旗門，長樂真人同楚南星鄭玄脩、清凝道人，四個人一同向陣內走去，將將進了旗門，只聽一聲雷響，那十二壇中，立刻四面八方幻出萬道金籙，籙上開着千門萬戶，轉瞬迷了方向，在當中立着兩座神壇，一個上面立着紅眉鬼左善，一個上面立定陰風門下的迷踪真人，左善手捧石龍珠，迷踪真人懷抱迷踪旗。那左善一瞧敵人進陣，將石龍珠向空中一舉，一片光華，沖起那壇上的主籙，主籙搖動，勾起了下面的六百四十八面落魂旗，同那六百四十八面綠烟幢，頃刻陰風驟起，黑氣迷漫，把一座落魂陣遮住，再瞧那四面八方的金籙，頃刻旋轉起來，同時那地下搖搖欲動，起了風雷水火之聲，四個人覺着地動天搖，又由黑氣之中，飛出了無數赤體冤鬼，直向當中襲來，長樂真人，一伸手，取出長樂傘來，只見祥光一閃，頃刻陣內大放光明，十畝大的一片祥雲，祥雲之內托定那長樂

牟尼靈光傘，傘內懸着七顆斗大的明珠，光華四射，將四個人罩在當中，將那些陰風黑氣，綠火藍烟、連壇內的赤體冤魂，地下的風雷水火，齊齊的隔在珠光之外，一任他五光十色，上下翻騰，風吼雷鳴，響成一處，只是侵不進傘上的靈光，左善一瞧，知道憑陣內的玄功，制不倒敵人，於是一揚手，對準壇上懸的那四迷鐘就是一鎚，只聽噹的一聲，氣貫滿地，把那陣內的五色烟雲，震的紛紛亂滾。這個時候，靈光內四位散仙，聽到鐘聲隱隱，頃刻覺着目眩神搖。那靈光傘威勢無形減去了不少。長樂真人一瞧，知道要容他連敲二十四響，自己四個人，必然要受他人之害，於是取出鯨鱗扇，那扇本是脩文八寶之一，能發水火風雷，能尅水火風雷，能尅一旦七魔襲人的祕寶，這本原當初脩文七叟中的騎鯨居士所煉，賜給耿青冥，叫他抵抗七魔之物，不想今天用他將四迷鐘尅住，只見長樂真人用鯨鱗扇向外連扇了三扇，猛然陣內起了萬金霞，陣中挾着無量的風雷烈火，將鐘聲化散，漫天蓋地，向左善飛來，那左善一見石龍珠，一片光華，把那金霞擋住，將自己同迷踪真人罩在光華之中，正在這個時候，只見紅光一閃，東靈子夫婦同靜修禪師，立在壇前，那東靈夫人，手托先天聖母靈珠，一聲雷響，紅光四漲。立刻那石龍珠的光華收斂，那迷踪真人的迷踪旗，也失了功用。陣內的水火風雷，同加藍烟綠火，黑氣陰風，連那許多赤



體的冤鬼，全被珠光照化，陣內已經天地清明，惟存那所有的綠烟幢同那所有的落魂旗，左右飄擺，這時那長樂等四位真人，早收了靈光傘，一直來到壇下，同東靈子夫婦會在一處，左善同迷踪真人一看，前後左右受了包圍，連忙對着四迷鐘一陣亂打，不想那四迷鐘，早被紅光罩住，被長樂真人對着四迷鐘，忽的一扇，一聲響亮，四迷鐘炸成粉碎，左善一瞧，知道無法爲力，這才想同迷踪真人退到中央，不意清凝道人，一張口，一條金光，向左善吹去，左善以爲是飛劍之類，所以毫不經意，用石龍珠向前一迎，不想珠光反將金光阻散，化成萬縷金絲，仍向左善飛來，左善認不清是何寶物，迎敵不及，一抖身形，向中央飛去，那迷踪真人走的稍慢一點，一聲响亮，被金光撞透前胸，死在地下，原來這條金光，乃是清凝道人的一口先天清凝之氣，不題清凝，打死迷踪，逐走了左善，再說清凝道人一瞧，陣中只剩了六百四十八枝落魂旗，於是運起玄功收了那一千二百九十六個陰魂，楚南星一伸手，一個焦雷，把綠烟幢同落魂旗燒成灰燼，這個迷亂之部算是根本消除，只這鄭玄脩哈哈一笑，說道不想一部落魂陣，被你衆位偏勞了，我連手全沒動，東靈子說你聽太偏宜了，真得說懶人有個懶福，長樂真人這才問東靈子由何至此，東靈子說我方纔在陣外瞧見許瓊芝，同秋蟬道友鬥法，所以我幫着秋蟬道友，殺死四妙，同杜蓮芬，把許瓊

芝遂走，才來到這裏，你四位可往中央會齊，我去別處瞧瞧，他這才到了誅戮之部，同太清居士逐走了陰風老祖，復又奔捉縛之部而來，那捉縛之部，原是靈魔真君同八寶真人主持，本來這六部是同時動手，因為限於筆墨的關係，所以不能同寫，必須一部一部的分有寫明，就顯着有了先後，閑話休題，再說東靈子到了捉縛之部，一瞧那十二座壇，早已瓦解冰消了，所以他又奔別處飛去，原來那鐵蓮夫婦，帶着耿乾紀鶴，同如意仙，一同向捉縛之部，一進十二壇，就瞧見壇上的靈魔同八寶真人，正在行法，那落魄陣的陣法，將一發動，就被鐵蓮夫婦同耿乾誦起了一真言，三片祥光互相為用，把個捉縛部的十二座靈壇，完全罩住，那落魄牌同綠烟壇的妙用，竟會一毫也沒有發生出來，那靈魔同八寶真人空擊令牌，只是那一座陣勢，毫不發生變化，氣的個靈魔噤的一聲，把一塊令牌摔在地下左手執着消神鑑，右手拿着萬年火魂晶，向壇下劈面照來，那消神鑑，真不愧八害之一，那寶鑑神光閃閃，沖開祥雲，電閃般的向衆人照來，鐵蓮真人知道這個消神鑑利害，那靈魔同時又將那塊火魂晶祭將起來，只見萬丈紅雲，如同泰山一樣，也將壓到頭上，同時那八寶真人，因為看出綠烟壇失了妙用，也將自己煉成的八寶戮魂牌飛下壇來，他這八寶戮魂牌，內藏八寶，就是他自己煉成的韃羅傘蓋，花貫魚腸，金弓銀彈，雖不是佛家之寶，也

十分利害，這三件至寶，同時飛到，未等鐵蓮真人動手，那紀鶴早將婆婆杖一舉，只見由七寶之內，飛起萬朵金蓮，平空將八寶戮魂牌同火魂晶擋住，那消神鑑，畢竟利害，婆婆杖竟自擋不住他，鏡光仍然由金蓮隙中直向下照，耿青冥一看，這才取出九靈塔祭在空中，立刻祥雲滾滾，瑞霧紛紛，由塔內飛出了佛家的三顆舍利，把那鎖神鑑映的立刻光華收斂，停在空中，邪正相搏，咱的一聲，把個鎖神鑑炸成粉碎，靈魔一看，一聲大吼，雙臂一振，一片紅雲，雲中幻出一個大頭，同兩隻大手，直奔鐵蓮真人抓來，鐵蓮真人一看，劍訣一緊，那九靈塔金光閃閃，直向靈魔頭上壓來，靈魔一聲怪笑，頃刻隱出了形。四面八方化出百朵紅雲，每朵雲中，藏着一隻大手，仍然來取鐵蓮真人。真人一看，這個靈魔十分利害。於是取出五雷葫蘆，向掌上一托，由葫蘆之內，飛出百縷金光，一聲大響，好似地裂天崩，把靈魔的百朵紅雲震散，現了原形倒在地下，原來那五雷葫蘆，內藏金木水火土五種神雷，乃是當初雲霓仙子費盡了辛勤，煉成之物，五雷齊發，玉府金仙也禁當不起，也幸虧是靈魔真君，如換個旁人，早已魂銷魄散了，鐵蓮夫人神針仙子，一瞧五雷震倒靈魔，左手一指，三枝化形針，向靈魔射去，那靈魔雖然被雷震倒，他的道業不消，一瞧三樓靈光，如飛而至，那靈光之內，隱着三枝神針，看出是九天之寶，無法迎敵，這才怪叫

一聲，帶定火魂晶，向中央飛去，那八寶真人一看靈魔逃走，自己也收了八寶戮魂牌，向上就起，不想那化形針，乃是先天之寶，不傷人永不回頭，無法可破。靈魔一走，那針可就追上去了，也是八寶真人該遭劫數，他走的稍慢一點，同神針遇在一處，只聽一聲怪吼，八寶真人落在地下，頃刻身形化成血水，連元神也沒有逃出去，耿青冥一瞧，神壇已破，這才收了九靈塔，問五雷葫蘆，紀鶴收了婆婆杖，如意仙雙手一抖，把六百四十八枝落魂旗收在袖內，一同向中央飛來，將將來中央，只見長樂真人同楚南星、鄭玄脩、清凝道人，上官星，同古南山，海底八仙，靈猿道長，全在壇外站立，鐵蓮真人來到壇外，將要互問經過，只見那太清夫婦，也帶着八龍二鳥同谷昭一同飛來，大家將要談話，只見一葉大師同無憂子，還有大力真人，雪山長教，最後是東靈子夫妻，同定靜脩禪師，一同先飛來，大家聚在一處，互相一說，才知道外面的七十二壇，全都破去，愈道那一葉大師，上官星，無憂子，怎麼破的那三部靈壇，雪山長教怎樣戰敗的許瓊芝，許聖得一分條細寫，請閱者細細向下觀瞧，先寫那上官星，他計畫的是去破散化六壇，所以他下了台，找到散化之部，這一部本是脩羅尊者同野鶴真人主持，他走入壇中，一看那脩羅尊者同野鶴真人，正在壇上作法，一看到上官星帶着十多個人，進了散化神壇，令牌一響，發動神壇

的妙用，上面用歸原網罩住，下面發動水火風雷，四種地穴，只聽壇內雷鳴風吼，鬼哭神噪，魔火飛騰，黑風驟起，內中雜着萬把金刀，飛將下來，上官星說，你們十個人，不要亂動，我先把那這個脩羅尊者捉住，然後再破他這個陣法，大家答應一聲，只見上官星雙手一揚，飛起了一朵五色的彩霧，將古南山靈石猴，同海底八仙罩住，他自己立刻隱去身形，衆人由那彩霧之中，向外觀看，只見那綠烟壇內綠烟滾滾，綠火之中，時顯一縷金絲亂串，那落魂壇下，愁雲慘霧之內，也偶有金光到處飛騰，就連那歸原網撒下的萬丈黑氣之中，也時有金光飛舞，足待了有半個時辰，一聲雷響，由黑氣之內，顯出一盞明燈，這盞明燈，懸在空中，距地足有三丈高下，那燈燄足有一丈多高，火光能照直向上起，那綠烟壇的魔火，反到時時向地下鑽去，地下的水火風雷，也停了響動，地上的陰風慘霧，被那燈光照的，也漸漸消除，陣內也將要風流雲散，惟獨那歸原網，罩在上邊，仍然黑氣紛紛下降，但是這盞金燈的燈燄，也越長越高，工夫不大，足長了有十餘丈高，那歸原網只要罩住人物，無論多大道業，立刻化成凡夫，如若罩住法寶，立刻消了靈氣，反本歸原，現在這盞燈不獨不被仙網消滅，但是那火燄漸漸要燒到網上來了，脩羅尊者，立在壇上，盡量的發揮神壇的妙用，但是始終也沒有見人家敵擋，只有在壇中立着十個人，用彩

裏護住身形，空中懸着一盞明燈，這個陣的妙用，不知因為什麼，漸漸的消滅，自己正在納悶。不想那盞燈的燈燄，快要燒到網上，心中暗道：莫非說你這個燈燄，還能將我這仙網燒塌不成，他這一思想，總算分了心神，猛的一聲雷啊，那盞神燈化成一天烈火，向上燒去，自己這才看清，是太陽真火，自己知道這個火，無堅不摧，比先天的真火還要利害，看是看明了，可也不能爲力了。轟的一聲，把個多年煉成的歸原神網，化成灰燼，四散飛揚了，歸原網一去，立刻天地清明，神壇已破，脩羅尊者一看，糊糊突突教人把陣破去，還不知破陣的是誰，不由的十分惱怒，打算招呼野鶴真人，施用異寶。不想咒語無靈，玄功也失了靈効，再瞧那野鶴真人，如同木雕泥塑的一樣，立在壇上，失了自由，知道被人家暗中用法禁住，自己也受了人家的暗算，無法施爲，只可退入中央，再決勝負，於是雙手插訣，欲要飛遁，不想自己的雙足，也連在壇上，絲毫不能動，自己這才知道，被人家用金剛法地禁形大法，把自己困住了，因為這種大法，出諸佛門，自己無法可破，只急的連聲怪吼，把一個神通廣大的修羅尊者，竟鬧的束手待斃，他正在着急，忽見眼前一棍，上宮星顯出真形，立在壇上，用手一抬，收了壇下的五色護身雲霧，壇下的十個人，也飛上壇來，只見上宮星對脩羅說道，道友，你可認識老朽。脩羅說道不認識，上宮星說

道這就怪不的了，我告訴你，我就是七魔頭的報應，要按你們這種作爲，今天就應當一劍兩斷，消滅了元神，但是老朽有好生之德，所以對你用良言告誡，不知你以後改也不改，那脩羅自求得道以來，脩煉海外，幾時受過這種羞辱，不由的一聲怪叫，說道好一個老不死的惡鬼，祖師爺一時不慎，中了你的詭計，殺副任你自便，你不該用言語羞辱祖師，你別瞧祖師被你困住，我早將生死置之度外，伸這個老鬼，幾時被我們捉住，少不得卽以其人之道，還治其人之身，上官星一聽并不動怒，旁邊惱了海底八仙，天靈童子童靈燕，左手一指，一縷金光，向脩羅一繞，唳吟一聲，把個脩羅尊者夾成兩斷，上官星一怔，說道你這個孩子，怎麼了，你把他這一傷了性命，豈不是自己種下禍根，童靈燕說：似乎這種毫無仁心的惡魔，老師還有那麼大工夫同他講話，既然被擒，還這樣口出惡言，留下終久是禍，所以弟子把他用夾靈剪，取了性命，上官星說：你這孩子，還是這種性兒，這一來不要緊，又得遲我數十年飛昇之期，這真是定數難逃，這一個既然死了，把那一個放了吧，可惜脩羅尊者，脩道四五百年，落了個元神消滅，說着一指野鶴真人，那野鶴真人去了禁法，一縷光華，飛向中央去了，上官星這才叫古南山，收了落魂旗，一同向中央飛來，到了中央一看，那長樂真人也將將來，再說那無憂子夫婦，怎樣破的那斷絕神壇呢，原來無憂子同

夫人千年聖母邱鳴錦，帶定一兒一女，同神聚叟，找到斷絕神壇之下，進了旗門，那了滔同一氣真人，正在壇上作法，一見進來敵人，立刻發動了陣中的妙用，頃刻兩種靈壇烟雲匝地，真火橫飛，鬼影幢幢，天愁地慘，由半天之中又罩下了一天芳香之氣，原來這就是那子午滅形氛，被了滔把一葫蘆毒氛，飛將下來，那無憂子，本是靜字門中的領袖，不求有功先求無過，一伸手取出伏龍環來，向空中一擲，只見那伏龍環，化出萬丈紅霞，把一葫蘆子午滅形氛，束在金環之內，然後取出自己煉成七寶中的聚靈旗，同真武劍來，把旗向地下一立，只見那落魄旗上，飛出來的許多陰風慘霧，同那赤體冤魂，一同全無形的飛在聚靈旗上，那神旗祥光一展，立刻把落魄壇鎮住，一伸手把真武劍遞給神聚叟，說聞道友，你持此劍去破綠烟壇，神聚叟本來也是靜字門中之士，所以後文他也歸入靜字門中，凡事專講以守為攻，還是遇事持重，不逞己能，今天一聽沙真人給他真武劍，還忙接過來，到了綠烟壇前，那一氣真人正在壇上施展陣法，只見由一旁走過神聚叟，足踏青蓮，懷抱寶劍，那陣中的魔火被他那足下的青蓮，沖的紛紛四散，自己一伸手，取出混元一氣圈來，由壇上向下一擲，只見一片藍烟，足有三丈方圓，向神聚叟當頭套來，神聚叟一看，左手一指，一朵青蓮，沖起百丈青光，立刻把一氣圈架住，右手向上一指，真武劍一片寒



光，起在空中，那陣中的魔火，立刻被寒光迫的完全消滅，劍光一落，把一氣圈斬爲兩段，一氣真人一看，傷了一氣圈，綠烟壇失了功用，自己無法迎敵，止可駕遁往中央去了，神聚叟也不追趕，收了真武劍退回身來，再說了滔，一看十二神壇，全都失了功用，滅形氛又被人家制住，一氣逃往中央，不由的怒氣填胸，一聲怪吼，化成一片藍雲，雲中現出兩隻大手，手上滿滿套着一層龍鱗，烟火熊熊，向無憂子衆人抓來，那千手聖母邱鳴錦一看，把魚尾冠向後一推，由頭上飛起了一條白氣，足有三丈多高，一聲雷响，現出一尊化身，面如傅粉，週身纓絡垂珠，背後伸出無數的聖手，真不亞如千手觀音出現，眼看那丁滔飛到近前，這尊化身向前一迎，背後的那許多聖手向前一探，同了滔的一雙大手抓在一處，那千手聖母，正要用擒拏法，把了滔捉住，不想沙紫瑛同沙鷄兩個人，一個飛起了金粟雙霓剪，一個飛起了混元鎖魔錐，五色烟雲充滿天空，罩將下來，了滔知道這是靜字門中之寶，不易抵禦，一聲大叫，逃往中央去了，無憂子一瞧，陣已破去，這才雙手一合，一聲雷響，把滅形氛，震作飛烟，夫人收了化身，二小收了錐翳，神聚叟交回寶劍，收了落魄旗一同向中央飛來，這個時候，也正是那一葉大師去破消滅神壇的時候，也就是那東靈子在陣外幫助秋蟬長老，殺死華山四妙同桃花仙女杜蓮芬，逐走了華山教主許瓊芝的

時候，不題無憂子帶領衆人飛奔中央，再說一葉大師，自從打發走了衆人，自己帶着一目大師，千手優曇，同虛無叟，象銀象劍，走下台來，一直奔消滅神壇走來，那消滅神壇，原是魏三姑同綠眉真人主持，一見大師走進落魄壇來，十分惱怒，暗道你是羣仙的領袖，若不先制倒你，如何能制倒各派羣仙，於是一言不發，首先發動陣法，只見愁雲慘霧，黑氣妖氛，沖滿了一部惡陣，內中隱隱伏着無量水火風雷，再瞧那一葉大師，天門開處，飛起了一顆佛家的舍利，靈光四射，頃刻將一部消滅神壇失了功用，魏三姑一看，一回手取出九子魔母風雷塔來，向空中一放，只聽風大起霹靂交加，再加上陣內無量魔烟，紛紛亂滾，那風雷塔向下一落，壓在舍利之上，由塔內飛出了九道陰霾，陰霾中現出九個赤體魔鬼，全都圍在舍利靈光之外，惡氣恂恂，俱要攫人而食，一葉大師一瞧，雙手一揚，飛起一對玉晶球來，一出靈光，立刻寒光四射，漲成磨盤大小，騰輪急轉，頃刻飛了一週，那陣中的無量綠烟，無形中被玉晶球消滅了個乾乾淨淨，那玉晶球直奔風雷塔飛來，那風雷塔本是九宮山鎮山之寶，十分利害，那魏三姑等開不肯輕用，今天一看，一葉的神光利害，舍利一顯，把一座落魄陣照的失了功用，所以纔用風雷塔來壓大師，如今一瞧，雖然用神塔把一葉罩在塔下，但是靈光顯耀，那塔壓不下來，九個魔鬼，沖不進靈光之內，人

家反用玉晶球把綠烟壇也消滅了個乾乾淨淨。那綠眉真人空施法力，魔火被玉晶球鎮的點火全無，那對玉晶球，又飛向風雷塔掃來，魏三姑也知道玉晶球利害，所以一回手，取出八害中的軟紅囊來，向下一抖，只見一片紅雲，散滿壇內，架着房一般大的，一個錦囊，口兒向下風一般的來裝玉晶球。大師這才左手一指，三十六口冰花劍，一片寒光，裹定三十六條水晶大蟒，奔魏三姑飛來，魏三姑一瞧，知道這冰花劍無法抵禦，於是雙肩一抖，一片紅雲，失了踪跡，那三十六口冰花劍，滿陣飛舞，鎮的那軟紅囊，光華收斂。風雷塔威力漸漸消除，魏三姑暗中一瞧，這才知道太行山一葉大師，果然十分難敵，不由的十分惱怒，暗運元神，合在風雷塔上，一方運用軟紅囊，來裝玉晶球，他那知那玉晶球，同一葉大師，合爲一體，不亞如第二元神，那軟紅囊如何裝的住他，眼看那軟紅囊飛到近前，那玉晶球喇的一聲，飛起萬縷寒光，反把軟紅囊冲起了十餘丈高下，那九子魔母元神付在神塔之上，一瞧軟紅囊失了效用，那軟紅氣體，又侵不進靈光之中，那風雷塔，任你用盡力氣，再也壓不下去，自己也不敢飛出風雷塔外，恐怕被冰花劍傷着，不穩沒有困住人家，反倒被人家制住了，雖然一葉傷不了自己，但是自己也難傷一葉，二人相持足有半個時辰，綠眉真人一揚手，飛起了萬枝綠眉針來，那綠眉針，無微不入，能毀佛道兩家的三光

，因爲他本是用穢物所煉，中在身上，立刻元神失散，道殞神消，只見萬縷綠色遊絲，由四方那冰花劍同玉晶球光華之中，直奔神光飛來，眼看到了近前，象劍早看出這種東西，是穢物煉成，回手取出金霓袋來，對着四方一棍，可也作怪，那萬縷綠絲，好似靈蛇入洞，一同鑽入袋中去了。象鋌一伸手，把陰陽鉞飛出手去，那綠眉真人，正在催那綠眉針，去毀靈光，不想被人家把神針收去，不由的十分着急，正要再施法寶。猛見由靈光之內，飛起兩縷光華，嗒嗒的亂響，自己連忙飛起綠氣分光劍，來迎雙鉞，不想將一接觸，嗒的一聲。分光劍被神鉞削成兩斷。正要用寶再擋雙鉞，不防一聲雷響，太乙霹靂劍，飛到近前一繞，將綠眉真人的身體削成兩斷，雙鉞齊落，連元神也絞散了。魏三姑一瞧，落魂陣破去，綠眉被殺，自己又無法制倒一葉，不如退往中央，再決輸盈，於是用法來收輓紅囊，那知一葉大師，將璇璣圖把輓紅囊捲入靈圖之內，那璇璣圖，本能包羅萬象，復又來收風雷塔。魏三姑這才帶定神塔，退往中央去了。一葉一瞧，令衆人收了飛劍，自己也收了神劍晶球，一吸氣，收回了靈光舍利，令虛無叟收了落魂旗，一同往中央飛來，到了中央一看，大家齊集中央，單等自己前來，再破那兩座主壇，同百靈靈壇，大家一瞧一葉來到，檢點人員，并無一人受傷，這才直奔裏層三壇而來，不表，再說魏三姑，飛到壇上一看

外六部的七十二壇，完全被人家破去，大家齊集主壇之上，死去了綠眉真人，多目真人，八寶真人，迷踪真人，還有修羅尊者，那華山教主，失去了遂意微芒，死去了一個師弟杜蓮芬，還有四個弟子四妙，魏三姑一瞧，這個氣可就大了，說道衆位道友，不想我們費盡心血，反被他們一齊把分壇破去，還傷了老幼十位道友，眼看來到主壇，我們須要努力齊心，作最後的決賽，如再不勝，破着這座風雷洞不要了，開通風雷二穴，再將各壇下水火風雷各穴放開，封住這座風雷洞，把他們一網消除，一回頭又對許瓊芝說道，道友如何也一敗塗地呢。許瓊芝這才對大家仔細一說。原來許瓊芝尚未入陣，同秋禪長老遇上，想起當年鬥劍氣死萬妙真君之仇，不由的十分惱怒，一聲嬌叱，說道雪山教主，我們仇深似海，今日相見，豈肯相容，必須分出高下，雪山長教一聽，說道許道友，不想你脩道三百餘年，還這麼偏執己見，沒有法子，我只可奉陪，請你動手就是了，那桃花仙女杜蓮芬一聽，心中大怒，一張手，杏雨桃風劍，飛起空中，一片紅雲，萬朵桃花，紛紛下落，那秋禪長一瞧，也不動手，微微把口一張，只見一條紫氣，飛上天空，向四外一散，驚天動地，一聲雷響，把杜蓮芬那杏雨桃風劍震的落在地下，原來這個雷，名叫禪雷，是佛家卷的一口真氣煉成，這是近五十年來，秋禪上人煉成之物，專尅那道業淺一點汙穢之寶，那道業深的

也能擋住，那杜蓮芬本來煉的這口杏雨桃風劍，道業太淺，所以被神雷一震，立刻落  
地下，成了玩鐵，緊跟着飛出一粒迦持珠，那杜蓮芬未及敵擋，已經穿胸而死，許瓊芝一  
瞧，一照面死了一個，也因自己失神之故，不由的十分惱怒，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十回

妖火紛紜魔法通靈難助惡  
神光照耀玄功幻化可除邪

却說許瓊芝一瞧，秋禪和尚用禪雷震壞了杜蓮芬的杏雨桃風劍，迦持珠打死杜蓮芬，不由  
的心中大怒，一聲叫道：「好一個雪山長教，出家人如何這樣意很心毒，我非同你誓不兩立  
不可，秋禪說道，出家人慈悲爲本，誅惡人卽是善念，想你數百年來，不思正務參脩，到  
處助紂爲虐，今天也少不得要受斷頭之厄，許瓊芝一聽，氣的面目焦黃，一聲大吐，雙手  
一招，四妙同許瓊芝師徒五人，把秋禪和尚圍住，妙因發出來的定形尺，只見無數的光圈  
，向秋禪當頭落下，妙慧祭起波羅化神劍，萬丈黑氣，直向秋禪飛來，那妙印手捧玄都金  
瓶，飛出萬丈金光，止妙緣未將太上散光珠祭起，因爲此珠一起，連自己的寶貝，也受尅  
制，所以持在手內，相機而發，許瓊芝自己飛起杏雨桃風劍，這幾件寶貝，全是先天靈氣  
爲用，大羅天仙也要皺眉，秋禪一看，知道許瓊芝對自己今天非拚個生死存亡不可，於是

自己不慌不忙，把在寒桃峪請來的大悲傘，取將出來，把傘一撐，只見一片禪光，把那四件寶物阻住，那妙緣一看，一抖手，飛起五顆太上散光珠，一片彩雲，飛入祥光之內，原打算把祥光冲散，定形尺把秋禪定住，杏雨桃風一落，把秋禪斬作肉泥，用波羅化神劍，把他的元神化去，好報昔日之仇，他那知道，那大悲傘，乃是佛門異寶，內藏三顆舍利，區區的幾種邪寶，豈能同他迎敵，只見那太上散光珠飛入禪光之內，一聲響亮，爆散開來，化成無數的雲團，唰的一聲，反倒投入傘內去了，許瓊芝一看，失了太上散光珠，正要運用玄功，忽見紅光一閃，天地通紅，罡風陡起，雷電交加，許瓊芝一怔，只見前面落下三個人來，正是東靈子夫婦，還有靜脩禪師，東靈子手持無極扇，說道許道友，你到處助惡，恐怕今天難逃一劍之厄，許瓊芝一看東靈子，復又想起靈苗窟奪果之仇，一言不發，把那逐意微芒發將出來，東靈子一看，無量金星，一閃，倏忽不見，正要運用鐵扇，不想秋禪長老，早將太玄圖飛將出來，只見萬丈金光把許多光華擋住，太玄圖一抖，立刻把逐意微芒，定形尺，波羅化神劍，還有玄都金瓶，一齊捲入太玄圖中，許瓊芝同妙不由的一怔，不想東靈夫人，早把頭髮咬下一段，放入口中，一張口，向許瓊芝師徒噴去。這萬髮金針，利害非常，前文書已經表過，許瓊芝一瞧，萬點金芒，向自己射來，欲敵不及

只得雙足一頓，飛起空中，同時那四妙，都被金針刺入前胸之上，哎呀一聲，相繼倒在地下，死於非命了，緊跟着金針向自己追來，自己一瞧，不能敵擋，一聲長嘆，收了杏雨桃風劍，飛入中央去了，秋禪一瞧，東靈夫人金針斬了四妙，逐走了許瓊芝，自己連忙收了大悲傘同東靈夫婦，靜脩禪師見禮，東靈子說，我三人不想將一下台，就遇上這個婆娘，稍一大意又被他走了，今天如再相，務須把他除了，給大家去一個大害，秋禪道友，你就此入陣，去會羣仙，我三個人還要到處接迎，你可小心百靈神壇，我們走了，說着紅光閃閃，奔誅戮之部飛去，幫着太清居士破了誅戮神壇，復又往各處相助，那許瓊芝到了中央一瞧，黃袍和尚，鐵衣和尚，百靈佛，三目鴛鴦佛，文光佛，玄霜叟，轉輪老祖，毗藍婆，懸雲道人，武天夷，全在壇上等候，那神猿道長，綠衣禪師，仙叢長老，全在百靈靈壇預備，散放百靈，還有四魔女賀一禽大覺和尚同林素蕊梅絳英，也在落魄土壇等候，許瓊芝同大家相見，一說經過，大家這才知道，東靈夫人未死，東靈子始終也未離風雷洞，洞中的佈置，大約人家早已明白，既然毫不畏懼，當然有剋制之法，大約這個落魄魂壇，也難操勝算，最可笑的是空擊這許多左道金仙，肘腋之下，伏着一個若大的敵人，竟會粗心大胆，不細搜尋，到了受了大害，要不怎麼叫東靈子巧鬥魏三姑呢，閑話少說，大家立在



壇上，向四外觀看，只見前面六部之內，時而光華亂起，時而風吼雷鳴，時而寶氣冲天，時而彩雲映日，足有三個時辰各壇上的主持，全都紛紛飛上壇來，最後是魏三姑，那對方的敵人，也跟踪來到主壇之外，大家互認經過，才知道死了華山五弟子陰風四弟子，還有脩羅尊者，大家只可再加意預備。作最後的爭持，不表，再說一葉大師，一看人已來齊，對上官星說道，賢弟你快去守住那條暗道的出口，又對董靈燕說道，你去到迷亂神壇之下，開了風穴，把東方鉞同張琳救出來，就便把安天奠地九靈牌，伏下，以免這座古洞陷能，安排妥了之後，你三個就在地穴出口之處隱形等候，以防他們逃走，但是千萬不可逞能，以免受了傷損，能擋則擋，不能擋則讓他們出去，千萬不要勉強，董靈燕答應一聲，同上官星兩道光華各執其事去了，再說一葉大師，對秋禪同一目大師說道，師弟你可同雪出長教，去破那百靈神壇，又令東靈子夫婦同太清居士夫婦，四個人去破綠烟主壇，自己同大衆去破落魂壇，好在這三座壇，相隔不到百丈，全能互相接迎，兩撥人一聲答應，各自去了，這三路一同進行，當然是一同動手，這還是那句話，只分開來說，先說那一葉大師，帶着門人象劍象銀，鐵蓮夫婦，帶着耿乾紀鶴，二鳥八龍，長樂真人，帶着海底七仙，同靈於沓，無憂子夫婦，帶着沙鴉紫瑛，諸葛振北帶着晚貞，再就是海南三劍，黃山怪

叟，崑崙，上清，峨帽，三位長教，知機子，楚南星，大家一同向落魂壇來，這個時候，丁滔左善，黃袍和尚，鐵衣和尚，百靈佛，一氣真人，野鶴真人，相助陰風老祖去守綠烟壇，百靈真君，仙蠶長老，綠衣禪師，三個人去守百靈壇，那落魂壇上，止有魏三姑，轉輪老祖，縣雲道人，玄霜叟，靈魔，謝敏，武大夷，許瓊芝，三目鸞鴛佛，文光佛，大覺和尚，賀一禽，十二個人，還有四魔女，同林梅二人，一共十八個人，同守落魂壇，魏三姑知道，憑陣法不能取勝，所以對大家說，只要他們一進壇，我們就給他一個萬寶齊施，措手不及，不怕降不住他，再說一葉大師，對大家說道，我們此次會鬥旁鬥，我們七個老人，先立在旁觀的地位，瞧瞧他們這各位中輩的地仙，同各長教的道法玄功，然後我們措手不及，一齊動手，大概就許把這伙邪魔一齊除去，就是不能肅清，至少也除去個十個八個的，鐵蓮夫婦同長樂真人，無憂子夫婦還有大力真人，全都點首微笑，中輩的劍仙，大家可留上心了，因為自己若是當場敗落，當時就不好看，所以全打了個以守為攻的辦法，大家頃刻走進落魂壇來，那魏三姑大家一看，魏三姑首先將九子風雷塔祭在空中，雷鳴風吼，直向一葉歷來，這時象劍象錕，取出脩形傘，一搥，百丈金光向上飛起，同風雷塔合在一處，那峨帽長教取出一枝峨帽杖來，這條杖本是空空老佛所賜，叫他繼長峨帽，杖上能

起萬朵白蓮，可敵一切異寶，他恐怕二象擋不住風雷塔，所以把峨嵋杖取將出來，向上一舉，一片白光化出萬朵白蓮，向上托去，同時上清教主，也安了寧爲鷄先之心，所以一張口，一朵斗大的青蓮，奔魏三姑打來，魏三姑一看，風雷塔在這兩種寶物托住，連半分也壓不下來，只能在空中雷聲響亮，又見一朵青蓮，奔自己飛來，自己這才把蓮花巾向後一推，由頂上飛起了九條黑氣，化出九個大力魔王，來迎青蓮，那知神聚叟乃是佛道兩家之仙，不然也不敢平空自創上清派，所以連連張口，由口內繼續飛起九朵青蓮，把那九個大力魔王擋住。這個時候，懸雲道人把那四座懸雲塔祭起，直奔鐵蓮真人壓來，紅光滾滾，霹靂交加，紀鶴一瞧，一伸手取出婆婆杖來，向上一舉，一片白光，化出萬朵金蓮，把四座神塔托在空中，耿耿一張口，飛起七星珠，奔了懸雲道人，懸雲道人一瞧，七星珠來的利害，一揚手飛起了懸雲剪，那懸雲剪一片黃雲，交頭交尾，向下一落，嘩啦一聲把七星珠剪住，那玄霜老人，一瞧也把玄霜塔飛起，萬丈陰靈，化了長樂真人，這時海底八仙中的五女梅萼祭起玄寶網，五華祭起紫金鉢盂，一片祥雲一團紫氣，把玄霜塔擋住，謝紅菱飛起鎖靈椿，除香珠飛起九宮鎚，穆紅綃飛起鎮土珠，這三件寶貝，奔玄霜叟飛來，玄霜老人一看，伸手取出玄霜扇來，對着三寶向上一揮，一片玄霜把三寶擋住，轉輪老祖飛

起了六光輪，奔了無髮子，一片黑氣壓將下來，沙鷄飛起混元錐，沙紫瑛飛起雙霓剪，兩片五色彩雲，把六光輪架住，靈魔幻出一團火雲，雲中藏着一雙大手，飛下壇來，被海南三劍，用起玄功，三個人飛起了一層五火光束神之氣，把靈魔圍在當中，毗藍婆謝敏自從百靈潭同楚南星結怨，今天一見楚南星，正是仇人見面，分外眼明，一言不發，把近十年新煉成毗藍神火罩，飛將起來，一片藍雲托定神火罩來罩楚南星，楚南星也知道謝敏利害，於是把無量真人留下的百靈椿，向地下一立，一條金光，把毗藍罩頂住，謝敏一看，連運玄功，把神火的威力發出，打算把百靈椿煉化，那知楚南星玄功深厚，神火越旺，金光越發加長，這個時候，武天夷一看不見上官星，只得也飛起三個攝心鈴來，崑崙長教清凝道人，知道此鈴傷人心意，一翻手飛起啞音兜，一片白雲，啞音兜把攝心鈴圍住，一絲聲音也透不過來，華山教主許瓊芝，自陣外失了四寶，氣不能出，飛起杏雨桃風劍。來傷古南山，那怪叟早用在紅眉老佛一牒禪師那裏請來的關天劍，一片光華，化成一天光幕，把那風雨桃花托在空中，諸葛振北同女兒諸葛曉貞，一眼看見三目鷲壽佛，同文光佛，不由的怒氣填胸，曉貞一伸手，一縷五色彩華，飛起奔了文光佛，大力真人左手一指，飛起乾坤掌來，奔了三目鷲壽佛，文光佛飛起春秋筆，五色彩華，把金寬劍架住，王目鷲壽佛

飛起十八顆年尼珠來，把乾坤掌也托在空中，大覺和尚同賀一禽二人，每人飛起一口九子風雷劍，因為二人全是煉固的元神，全把寶劍失去，魏三姑每人送了一枝飛劍，以備迎敵，二人的飛劍一起，那鄭玄脩早就預備，一張口把飛劍吐出，兩縷青光，把九子風雷劍擋住，這個時候，落魂壇前，陰風亂吼，濁霧迷漫，金光豔豔，紫氣氤氳，一陣陣風亂滾，一聲聲電閃雷鳴，烈火飛空，玄霜亂舞，震的山鳴谷應，地動天搖，這個下面只有二鳥八龍，同石猴靈於哲，未曾動手，立在一葉大師等五老旁邊不表這裏動手，再說那一日大師秋禪上人奉命去破百蠱靈壇，那百蠱真君，同綠衣禪師，仙蠶長老，早把百蠱靈虫暗暗佈在天空，單等敵人入陣，工夫不大，只見由一葉那邊飛過兩個人來，三人手掐靈訣，一見秋禪同一目入陣，立刻靈訣一緊，轟的一聲，一天五色的飛星，全有拳頭大小，直奔二人飛來，一目大師正要用法敵擋，那秋禪長老，早把太玄圖，一抖，一片光華飛起，萬朵金蓮，把那許多的靈蠱完全收在太玄圖內，立刻雲靜天空，三個人一瞧，正要再二次施放靈蠱，不想一目大師背後一聲響亮，由背上平伸出三隻大手，大手一探，把三個人抓了個結實，玄功一收，把三個人拖離靈壇之上，一聲大喝，把三個人舉在空中，三個人本來身上全有一種蠱母，所以那百蠱運用不窮，百蠱之中以金蠶同水蛭金蟲為主，綠衣是一種金

蜂爲主，仙蠶是一種靈蠶爲主，三個人一看到自己被人家用大擒擊法促住，不由的怒氣填胸，不約而同的一張口，吐出五個蠶母，這五種靈蠶，全有巴掌大小，那條仙蠶足二尺來長，只見五團金光，一齊落在大師後背之上，金光一閃，復又化出萬點金星，把個一目大師，落滿了週身，頃刻成了一個金人，連四體也看不清楚，可也作怪，惟獨面目上，紅光旋繞，一個靈虫也沒有，只見大師一目緊閉，空中三隻大手抓定三個人，絲毫不動，一旁嚇壞了秋禪，用法不能，用寶不敢，因爲一傷靈虫，大師一定得受波及，不傷靈虫，大師豈不要受靈蠶之傷，想到這裏，十分着急，再瞧被抓的三個人，在空中用出十分力量，往起掙扎，只是掙不出擒擊之法，欲將元神遁出體外，但玄功道法，又運用不靈，只急的目瞪口呆，眼看就要冒出火來，足待了有半刻工夫，再瞧那許多靈虫，沸々揚々上下亂爬，亂動，看神氣是打算飛起來，可是好像被身體吸住一樣，所以沸々揚々，亂動亂跑，只是飛不起來，秋禪長老一瞧，不明就裏，猛的由大師口目鼻耳之內，噴出烟來，好似烟筒一樣，滾滾翻翻，冒個不住，那烟越來越濃，工夫不大，轟的一聲，週身冒出烈火，連那三條長臂之上，也火光圍繞，頃刻化成一個火人，燒將起來，燒的那些靈虫，噼噼的亂叫，繞的那三個魔王，連連怪吼，燒了足有半個時辰，一聲雷響，火滅烟消，大師現出身來

把那百千蠱蟲，不分子母，俱都燒成灰燼，那百蠱綠衣仙算子個人，也被這心靈真火，連元神全煉化了，原來那一目大師，本是火中之精，離中得道，他自己煉成的五靈陰火，比道家的三昧真火，同魔家的魔火，還利害許多，一將三個人抓住，就怕他用暗算傷人，所以用拏靈之法，把三個人的元神拘住，趕三個人放出蠱母，自己把五靈陰火，運在週身，皮膚之上，那許多蠱蟲，向身上一落，又被大師用法拘住，那蟲兒正想張口食人，只覺着如同落在火炭之一樣，燒的週身生疼，那裏還有工夫咬人，可是逃又逃不了，只急的吱吱叫怪叫，所以片刻工夫，把三位蠱中聖手，燒成灰燼，一個焦雷，把百蠱凝作飛灰，秋禪一看，十分佩服人家，別看是左道旁門，可稱玄功稀奇，只聽一目說道，老道友，我們可以回落魂去了，秋禪說道，弟子也記掛着那一方的老少，一目二人，這才直奔落魂壇走來，將一鴻落魂壇，只見太清夫婦，東靈夫婦，已將綠烟壇破去，那陰風老祖，已經同魏三姑大家聚在一起，壇上壇下戰的正然不可開交，你道太清東靈四個，怎樣破的綠烟壇呢，原來太清夫婦，同東靈奉命去破綠烟壇，那陰風老祖帶着兩個徒弟，一氣真人，同野鶴真人，白眉鬼丁滔，紅眉鬼左善，黃袍鐵衣百蠱三個和尚，正然將綠烟壇佈置妥當，只見太清夫婦，同東靈夫婦連袂飛來，未等陰風老祖發動陣法，東靈夫人早把先天聖母靈珠

祭將起來，此珠有奪天地造化之功，所以紅光掩映，把綠烟壇罩住，那伏下的魔法，半點也施展不來，陰風老祖，取出陰風扇，對着下面連搨了三扇，只聽四面風聲大起，八風一齊襲來，可也奇怪，只要那八風一進了紅光之內，立刻減了威力，那東靈子一看，陰風老祖取出陰風扇，勾起八風，雖然被聖母靈珠解了風力，但是也得把他逐離了綠烟壇，想到這裏，取出了無極扇，對着壇上連搨了三扇，只見罡風大起，向壇上吹來，陰風老祖一看，也知道他這無極寶扇，是不壞尊王丙翼所煉，變化萬端，暗道今天倒要賽一賽這兩把扇子，看一看輪盈，分一分優劣，想到這裏，對着罡風盡力一扇，八風齊起，凝成一片陰靈，如同萬馬奔騰，天崩地陷，同罡風一觸，如同起了一個焦雷，震的人頭暈體顫，那八風同罡風四力相抵，可就兩力相消了，陰風老祖又把陰風扇連搨了四十九扇，那東靈子也把無極扇向上連搨，只聽滿壇中盡是風激雷響，金鐵交鳴，真不亞如地陷天崩，頃刻又兩力消滅了，東靈子一看，暗道，我自出世以來，這把鐵扇，未逢敵手，怎麼這個陰風扇，就這樣利害，想到這裏，把鐵扇端平，向上一揮，只見一縷金光，裹定千層利刃，向上沖去，那陰風老祖一揮寶扇，一團赤霧，化成一片大火，向下燒來，似這個樣子，此來彼往，彼來此往，相持半個時辰，不分勝負，這二人的玄功能力，總算比肩，不然早分了上下



了，太清居士一瞧，這得等到幾時，於是一張口，把一條心靈運在心靈如意之上，一鬆手，那如意起在空中，金光旋繞，向下壓來，陰風老祖打算用別的寶貝，恐怕不能敵擋，要用陰風扇，又得抵擋東靈，正在這個時候，那丁滔早現出化身，伸開兩條長手，外套直龍甲，用擒拏法來接如意，那左善也運起石龍珠，向上撞來，太清夫人一看，一張口把一顆多年煉成素女靈丹，噴將出來，紅光四射，好似一輪曉日東昇，飛上壇來，那黃袍和尚，鐵衣和尚，百靈佛，三個一瞧，百靈佛飛起百靈珠，黃袍和尚飛起兩儀金圈，鐵衣和尚飛起一領鐵袈裟，一同來擋金丹；太清夫人用手一指，那粒金丹立刻化成碾盤大小，未等那三件寶貝發出效用，只聽噹的一聲，將兩儀金圈打落壇下，緊跟着克叻克叻連聲響亮，把那一百零八個百靈珠，擊成粉碎，這時候鐵袈裟一展，把金丹裹在當中，猛然一聲雷響，一片烈火飛揚，把一領鐵衣燒成灰燼，三個人一怔神的工夫，那東靈夫人早飛出一束萬髮金針，萬點寒星，奔壇上飛去，三個和尚同一氣野鶴兩個道人，未及敵擋，俱都中了金針，只聽一陣哎呀之聲，上面的金丹向下一落，五個人同時喪了性命，陰風老祖正在同東靈子鬥扇，二鬼敵擋太清居士，忽聽哎呀連聲，一回頭被金丹打死五個，二個人一慌，那二鬼的石龍珠，被如意擊落，丁滔左臂上，中了一下，幸虧石龍甲護身，不然就許將左臂打

折。陰風老祖一看，自己的人吃了大虧，揮起陰風扇，擋住大家，同二鬼飛往落魂壇來了，來到落魂壇一看，壇上死了懸雲道人，同毗藍婆謝敏、武天夷，三日慈駕佛，文光佛，賀一禽，只剩下魏三姑，玄霜叟、轉輪老祖、靈魔真君，同大覺和尚五個，還有魏三姑的四個門人，同林梅二女，尚在死命敵擋，這時下面萬寶齊施，魏三姑還在困鬥不止，你道怎麼轉眼死去這些人，原來魏三姑這邊，正然互相鬥法，那賀一禽同大覺二人最為輕弱，那飛劍又非自己煉成，所以十分吃力，被知機子的兩枝神劍，迫的止有招架之功，這時候靈石猴對八龍二鳥說道，道友你瞧這些邪魔之中，就是大覺和尚，同賀一禽不成，我助鄭仙長一臂之力，快快的把他兩個打發回去就得了，二鳥說道友，你這可算是借棍打狗，靈猿一聽一笑，一伸手警慵振儒二劍飛出，直奔大覺賀一禽飛去，他二人本感不支，不想憑空又添上了兩枝古劍，再說靈猿的玄功，比二鳥八龍尚高一等，那大覺同賀一禽，如何能成，所以一照面，兩支九子風雷劍，就被二劍削折了，這個時候還算大覺見機，一閃身形藏在武天夷身後，這邊四劍齊施，生生的把賀一禽新固的元神，絞了個烟消火滅，靈猿的兩枝劍，又奔了大覺，那武天夷正同清凝道人指揮着三顆攝心鈴鬥法，不想後面來了大覺和尚，還有兩枝飛劍，所以一揚手，飛起兩條金杵，來救大覺，分了心神，那清凝道人

，一張口，一口先天清凝氣，把那武天夷打的穿胸而死，這時三日鴛鴦佛的十八顆牟尼珠，文光佛的一枝春秋筆，擋住大力真人的乾坤掌，同諸葛碗真的金寬劍，那鴛鴦佛正要施放鴛鴦綠氣，忽見賀一禽被殺，武天夷身死，不由的心內一慌，那乾坤掌一落，把十八個牟尼珠打落塵埃，那一對綠氣鴛鴦將要飛起，也撞在掌上，噠的一聲也打下地來，自己知道不好，將要後退，不隄防大力真人發出一枝大力透心針，一縷光華穿入鴛鴦胸口之內，鴛鴦佛哎呀一聲，倒在地下，元神嘜的一聲，飛上天去，也是他惡貫滿盈，向上一擡，乾坤掌上，咱的一聲，立刻消滅無形了，文光佛一瞧師兄身死，一走心神，只聽噠噠一響，春秋筆被扶風削斷，原來龍助在一旁看出偏宜來了，所以一擡扶風，把神筆削斷，那金寬劍一繞，立刻文光佛死在壇上，這個時候一葉大師六位，尙未動手，清凝道人說道，我何必鬧着，快快把他們除了就完了，說着一指啞音兒，把攝心鈴收入兜內，啞音兒再起，奔了毗藍婆，那毗藍婆謝敏，正在運用神火罩，來煉百靈樁，不想由當頭罩下啞音兒，自己連忙運起魔火，要將啞音兒燒燬，那百靈仙子早把三才神光錐，發將出來，一縷金光對着毗藍神火罩一落，把神火罩擊成粉碎，毗藍婆一瞧，神罩毀頂，立刻把神火罩沖上天空，三才錐向下一壓，把神火罩擊成粉碎，毗藍婆一瞧，神罩毀

去，正要再施魔法，那怪音兜早收了魔火，同王才鏗向毗藍頂上壓來，那百靈橋也向下一落，三寶齊施，立刻毗藍喪了性命。這個時候，許瓊芝正同古南山相持不下，那怪叟的開天劍，抵住杏雨桃風劍，那清凝道人同楚南星，知機子，二鳥八龍，這些人對許瓊芝，全都恨他入骨，所以不約而同的把許瓊芝圍住，八龍的扶風，二鳥的無形劍，清凝道人的清凝氣，全都不怕邪污，所以一照面，全施展出來，許瓊芝一瞧自己受了包圍，忙運起玄功，前來敵擋，不想一聲響亮，左足中了二鳥的無形劍，許瓊芝知道今天難以抵擋，於是借到血光帶定杏雨桃風劍，穿透風雷洞的封鎖，打算飛回華山，不想將一飛起，咱的一聲，頭上中了大力真人的乾坤掌，一聲響亮，把頂門擊碎，那元神帶定杏雨桃風劍穿過封鎖，飛出風雷洞去了，他一出風雷洞，正遇上華山老祖，因為聽說九宮山立遣還會許瓊芝，加，派盧下的第一個童子，名叫非非侍者，前來打探消息，一見許瓊芝的元神出庫，連忙大袖一抖，把元神收在袖內，一揚手，收了杏雨桃風劍，飛回五台山伏魔洞去了，這一回去，直頂到八宗三次鬥劍，方才隨着華山老祖，出頂，盡在本書後集說明，開闢少說，再說大力真人、用乾坤掌擊死許瓊芝，這個時候，也正是懸雲道人被鐵蓮真人用化形針殺死的時候，原來那懸雲道人正指揮着四座懸雲塔，一枝懸雲剪，同紀鶴的婆娑杖，耿乾的七

星球，用力爭持，只見自己這一面，斷斷續續死了六個人，連華山長教同銅鈴谷的武天夷，全死於非命，明知今天這個戰爭，決難取勝。但是到了這個程度，可說是欲罷不能，但是若總這樣支持，支到幾時方纔罷手，於是把真氣一提，將數百年煉成的一顆金丹，運到口內，一張口向壇下飛來，直奔耿乾當頭就落，鐵蓮真人一瞧，一顆斗大的金丹，鮮紅如火，乾鶴二子，萬難招架，自己若再不出頭，深恐二子吃虧，於是把九靈神塔，取將出來，向上一托，只見祥雲騰騰，彩霧紛紛，由神塔之內，飛起了三顆舍利，靈光照耀，立刻把懸雲道人的一顆金丹，定在空中，不獨下不來，而且還回不去，紀鶴一看，九靈塔定住金丹，對耿乾說道，哥哥收回七星訣，我以靈磁尺把他的懸雲剪收了，你再用七星訣去傷他的金丹，我再用無形剪把他射死，耿乾答應，一招手收回七星訣，那懸雲剪如飛星逐電，直追下來，那紀鶴一手持着婆婆杖，架住懸雲塔，一回手取出萬應靈磁尺來，向懸雲剪一指，只聽叮咚一聲，神剪夾在靈磁尺上，一任那懸雲道人用力來收，只是收不回去，懸雲塔被婆婆杖架住，金丹又被九靈塔舍利定在空中，方知這許多散仙，實非易與，正在這思想之際，青光一閃，三枝無形箭，已經中在胸前，把一個神通廣大的懸雲道人，立刻穿透前胸，死於非命，那四座懸塔雲，失了主載，立刻隨着婆婆杖落將下來，耿青冥一瞧，

懸雲道人被無形箭射死，懸雲塔被紀鶴收了，自己暗暗說道，這孩子怎麼這樣很毒，眼看那懸雲道人因為金丹在外，連元神也沒有逃出來，就死在壇上了，可惜數百年道業，化爲烏有，看起來脩道人，不可謂入歧途，稍一不慎，就有誅魂之慘，想到這裏，用九靈塔把金丹吸落，收在囊中，這個時候，太清夫婦，同東靈夫婦，正然隨着陰風老祖同二鬼也一直進了落魂壇，那一目大師，同秋禪和尚，也恰在此時，飛進壇來，一葉連忙將大家叫在一處，一問，才知百盞靈壇，綠烟壇，俱都破去，於是知會大家，一齊動手，要把這伙子邪魔，一律消除，大家一聽，太清居士祭起心靈如意，太清夫人運起扶風，東靈子寶扇連揮，東靈夫人把聖母靈珠飛起，一目大師放出百丈金沙，秋禪和尚，飛起太玄圖，一葉大師取出三塗金斗，長樂真人，撐開長樂傘，無憂子取出聚靈旗，這個時候，落魂壇下，陰風大起，黑氣迷漫，紫霧黃雲，金光綠氣，一陣陣雷聲響亮，真不亞地裂山崩，魏三姑那風雷塔，風雷響亮，玄霜叟的玄霜塔，黑氣漫空，轉輪老祖的六光輪，光華亂閃，靈魔真君一雙大手，往來飛騰，二鬼現出化身，黑霧藍雲，左右亂滾陰風老祖陰風扇，八風陡起，金鐵交鳴，大家相持不到一刻之久，玄霜塔六光輪，被一葉大師收入三塗金斗之內，陰風老祖一看，對魏三姑說道：「今天看形勢，這座風雷洞，無法保守，若再任意遲延，

只恐有殺身之厄，不如收起寶物，實行最後的計畫，魏三姑一聽，連忙招呼大家，預備出洞，陰風老祖道：「纔運動陰風扇，連扇了四十九扇，用八卦把大家擋住，大家一縱道光離了落魂壇，向暗口飛來，一葉大師瞧見八風齊動，就知道他們大家要走，知會衆人，留意攔劫，所以陰風老祖大衆一動身，大家就由後面追將上來，到了出口，用法移去封鎖，一方開了水火風雷，這時地下隱隱起了風雷之聲，那風雷二穴立刻烟雲陡起，大家將飛入口內，只剩下魏三姑，陰風老祖，帶着四魔女同林梅二女八個人，只見金光一閃，現出三個人來，正是童靈燕同張琳東方鉞，擋住去路，原來童靈燕自從奉了一葉大師之命，到了迷散之部，運玄功開了風穴，那東方鉞張琳兩個人正在穴內，自運玄功，一抬頭，猛見天光下射，一瞧童靈燕立在穴口，二人催遁飛上穴來，說道：「童道友如何來到這裏，童靈燕這才仔細對二人一說，二人方知自己在穴內已經待了十餘日，現在大家已經破了落魂壇，全往主壇那裏去了，依東方鉞要往裏面接迎衆人，童靈燕說大師吩咐，令我三人把守暗道出口，暗中催他們逃走之人，我還要把安天奠地九靈牌，伏在洞內，恐他們發動水火風雷，把此洞毀壞，說着把神牌安好，這才往蟠螭殿後飛來，三人隱形等候，忽見一衆妖人，形體狼狽，直奔洞口而來，一到洞口，爭先恐後，飛將進去，止剩陰風老祖，同魏三姑，還有六

個女子，所以三人現出身來，陰風老祖一看，哈哈大笑，說道連靈人欺鬼，時衰鬼弄人，就憑你三個晚輩後生，也敢擋老祖的去路，童靈燕一聽，十分大怒，并不答言，一伸手，飛起來靈翳，一片金光落將下來，張琳一瞧，搖動雙肩，飛起兩枝吳勾，金光閃動，向八個人飛來，東方鉞一瞧，五條光華沖起，五行針也一同飛來，陰風老祖說道，別看三個孩子，全有至寶護身，右手搖動陰風扇，擋住金光，奪路而走，只聽後面說道，陰風道友不要走，我來了，魏三姑一聽，是東靈子的聲音，知道追者來到，於是招呼陰風老祖，也不抵擋，往道內飛去了，四魔女同林梅二女，飛心的略慢一點，羅飛凰被夾靈翳一夾兩斷，也飛鶴趙飛鸞陸飛鵝，林素蕊梅絳英，全中了五行針，五個哎呀一聲，俱都身死，陰風老祖同魏三姑一回頭，五個人中隻身死，氣的個陰風老祖，舉起陰風扇，對着童靈燕三個人盡力一搨，三個人第一未加隄防，第二也應該有寒風之難，所以喲的一聲，身中寒風，倒在地下，昏過去了，三人一倒，一葉大師衆人趕到，海底七仙救起童靈燕，怪叟救起東方鉞張琳，一葉令怪叟看守三個人，自己同衆人向外追趕，到了洞外一瞧，上官星笑嘻嘻的立在洞口，魏三姑的尸身倒在洞外，大師一問，才知道洞中還有這麼一段情形，原來上官星自從奉了一葉大師之命，守住洞口，待了足有兩個時辰，只見幽的一聲，由口內飛出



一道光華，正是轉輪老祖，上官星也不言語，一伸手照定轉輪背上就是一巴掌，嘭的一聲打出去了十餘步遠，緊跟着靈魔飛出口來，背上也中了一下。玄霜叟一出門，也受了一掌。大覺和尚同二鬼，不偏不正，每人一掌，全都打在背上，六個人一回頭不見有人，知道這裏一定人家伏下了能手，將要再等魏三姑，不防每人臉上又中了一個嘴巴，六個人知道此處，不可久居，這才道了一聲再見。轉輪回了骷髏洞，靈魔同二鬼往鬼門嶺鬼母洞中找靈饒同靈蛇，商議報仇去了，那大覺一人，無處可去，也駕遁光要回碧波岩，再行脩煉不題，再說上官星一看，逐走了羣魔，眼前金光一閃，露出一個老道人，手持藜杖，立在面前，說道賢弟辛苦了，上官星一看，認的是燃黎道人，口中說道，原來是你，嚇了我一跳，你不在紫霞宮偷閑躲懶，往這裏幹什麼來了，燃黎說道，魏三姑大劫臨頭，特來追他的性命，說着只見光華一閃，陰風老祖飛出洞口，上官星說，那裏走，一伸手就是一個焦雷，被陰風老祖對着焦雷一扇，那雷立刻飛回來，正趕魏三姑將將出洞，那個雷，正打在魏三姑胸前，幸而魏三姑胸前帶定風雷塔，所以未受大傷，將要飛遁，不防燃黎道人雙手一伸，一片白光，把魏三姑罩住，只見白光之內，一道金蛇由魏三姑脚下鑽入，一响聲亮，魏三姑死在洞口，再瞧燃黎人已經失了踪跡，回轉紫霞宮去了，上官星將說了一句，這個雜毛老，

道，怎麼走了，只見洞中飛出許多光華，正是一葉大乘，上官星這才對大家說明，大知魏三姑，被龍雷擊死，那許多人，全都逃回自己洞中去了，一葉對大家說道，現在這算是又掃清了一部，這座大好的靈山洞府，不能再任邪魔侵占，我們收拾清楚，然後回山，於是大家仍然回到風雷洞內，這個時候那洞中的雷風火水各穴，早被安天奠地神牌鎮住，所以大家回到風雷殿上坐下，將要令象劍象鏡八龍二鳥，紀鶴耿乾，往各處收拾，那已死的尸骸，忽見由殿外走進幾個人來，頭一位是小五台山菩提寺的方丈一元長老，第二位是大別山枯藤峽白石岩的木化真人，第三位是東海天磁島五音宮明心居士，第四位是川邊雲靈峪百花岩香藤峪奇英洞的玄英大師，第五位是七靈島紅菱渡的七靈大師，這五個人本來立在參觀的地位，雙方全是朋友，一看風雷洞瓦解冰消，傷了無數的散仙，大家逃走，於是一元長老說道，現在大會已完，雙方輸盈已見，畢竟中原各派來的正大光明，人家已走，我們還在此處作什麼，不如去到前面瞧瞧，各回洞府就是了，於是大家一同來到風雷大殿，正趕上一葉大家回來，眾人一看，全是舊日老友，大師請大家坐下談說經過，五位散仙，又將大師眾人恭維了幾句，這才告辭各自回山，大師眾人送走了二元五位，然後仍令門人打掃洞府，就令象氏兄弟

宮山看

底八仙，把靈靈燕台引去

雲宮，用義皇士人所留的金丹調治。

令虛無叟，帶回靈岩。

自己同一目大師去青鸞仙闕，把南宮琪攜回太行，再想法子去五雲宮借烏風蛇雨，治天蝎之傷，大家一看，各事完畢，這才紛紛告辭，大師又用法封了水火風雷各穴，取了安天奠地牌，交給海底八仙，諸事已完，衆人可就告辭全都走了，這部八宗劍俠傳，編到這個地方，因爲八宗去了華山一宗，現在剩了七宗，只可略略的作爲結束，至於那虬面天尊，設立魔火金虬陣，八景靈圖困住虬面天尊，陳小仙玉劍鬥剎魔，三靈二鬼二次再立逍遙會，古南山三入五雲宮，性海路過紫芝崖，學藝十載，往伏牛山找四雲報仇雪恨勾起八宗二次鬥劍，這許多節目全在中集塵海仙踪裏面說明，正是邪正從來難并立，自古冰炭不同爐，



(第八集終)

